旅行雜誌

西康行……樓祖詒
蒙化履痕……鞠孝銘
車里水擺夷的自然環境……姚和生
瀾滄人民迷信概述……劉遠東
平倭圖說雜鈔……梁岵廬
適閩雜詩……施蟄存
旅行的新認識……孫福熙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
第十七卷　第六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6 June 1943.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桂林分行：中北路趾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三斗坪

西安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延平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業務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處

梧州・桂林

南寧・全州

長安・榕江

分處

古宜・鹿寨

宜山・祿步

金城江・大

改進農工生產

調劑商業市場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茶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剎車油
調水油
建國肥皂
經濟衣皂
經濟黑皂

貿易部

桐油・桂油
茶油・茴油
生油・皮油
菓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油
芝蔴油
篦蔴油
棉子油
化學酸類

本處地址

柳州水南村電報掛號：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業務組：培新路　電話：〇三二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第六月號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卅日出版

西康行……樓祖詒……五
青原山兩日遊……劉克鶴……一一
滇黔歸途之感想……胡宏基……一四
蒙化屐痕……鞠孝銘……一五
打稻聲……趙誠伯……一九
話別成都……舒淞……二〇
車里水擺夷的自然環境……姚和生……二三
溫泉浴之研究……陳炎冰……三一
病中雜感……吳宓……三三
贛南道上……蔚文……三四
黔西憶行……王越三……三九
瀾滄人民迷信概述……劉遠東……四二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嘉州攬勝紀……羅鶴……四九
千秋歲……施莉俠……四九
綿陽行紀……李致剛……五〇
平倭圖說雜鈔……梁岵廬……五六
生活……墨人……六二
並根之鼠塔……馮朱棣……六三
路南八日……青鳥……六五
適閩雜詩……施蟄存……七二
古今中外詩人交響曲……林文錚……七五
涼山一角……江應樑……七六
雙周花甲賦呈若文一百五十韻……陳樹人……八九
川滇紀行(續)……萬里……九一
貴陽市農林計劃書草案……胡宏基……九九
七星巖之遊……黃漢棠……一〇一
旅行的新認識……孫福熙……一〇三

四八—一二一

廣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各廠產品質料精良式樣新穎零沽批發價格相宜訂購定製交貨敏捷如蒙光顧請向本公司採銷部或各營業處接洽

出品

純淨白糖　仕敏土

陶瓷器皿　玻璃儀器

足力酒精　皮革用具

各種機器　各式書表

總辦事處

桂林：鳳北路四十號

電話：
董事會二一四八
總經理室二八五三
總機 二七六四
　　 二九八〇

長途電話：二一四八

電報掛號：〇一二〇

營業處

桂林：中南路六十九號

梧州：九坊路一四一號

柳州：培新路二十八號

南寧：興寧路　號

四八—一二三

西康行

——一箇相當危險的旅程報告——

樓祖詒

本文作者係郵政局副郵務長，因公務旅行西康回來，除報告其公務以外，作此遊記。以交通實情報告於全國同胞之前，此實足感激而欽佩，并大可作業餘研究者之模範。今之欲往康藏者日漸增多，欲知往康藏情形者更多，本文以古今交通路綫作學術的論列，而對於以郵務推動邊務，開通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陸上郵綫，其識見尤爲遠大，想讀者必深感興趣也。

編者。

小詩作引

出關入塞二千里，涉水登山一月程，
險路歸來夷似淡，家人慰問喜還驚，
平生未作封侯想，此際居然游子情，
大好園林風物舊，兒童鳥雀噪相迎。

這一首小詩是筆者從康藏邊疆歸來，經過高山激湍，荒僻蠻陬，在海拔四千英尺的二郎山圜牛坪，崩巖滑足，幾乎不測，居然安返成都，痛定思痛，到家學吟以留紀念。現在權且用來，作爲本文小引。此行係奉公前往，西康省會所在地——康定，是康省政治中心，康青藏交通樞紐。康定一等郵局長兼西川郵政管理局駐康專員，新舊任交替，依公務員交代條例規定，筆者奉派赴康監交，兼查帳目，及設立西康關外郵局會計制度，並因在驛運方面，承乏總管理處設計委員，亦乘便將歷年來川蒐集清代經營康藏，趙季和，傅嵩炑設置康藏驛站舊制，與現時中印國際交通綫相對照，加以研究，及爲郵政經濟建設上，戰時戰後，對邊疆郵務政策，依着最高當局指示方針，亦有乘此親往闡發必要。尤其對於筆者最近五六年來所思維規仿美洲西部移民史，郵政建設輝煌歷史，作兩洋交通大動脈——美國的兩洋交通是由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企試，作理論與實際觀察的初步，希望由太平洋到印度洋，連接大西洋主要航綫，達到恢復有元一代雄偉郵程的規模，凡此種種，不涉於本文旅程紀錄，但係筆者入康之動機與感覺興趣之所在，故簡括列入引言之內。

一、路綫介紹

欲作遠行，不能不有所準備，筆者此作，專寫旅程，一爲便已，一爲便人，依筆者觀察，現時深入康藏者尚少，將來時異勢移，必定接踵摩肩，此時將筆者行前，所計議種種，寫成介紹，既使一般讀者有

志邊疆，西出康藏，可省去筆者所費去之一番精力與時間，又因郵政服務的同人們較爲普遍，筆者從郵局同人所得的資料，實是腳踏實地的可信可靠，而且關外郵政局長，西康段郵務視察員，好多位都是親歷十年左右出入康青藏大草原，這次與筆者同行共話，故此文所包涵，係筆者見見聞聞，固不僅旅程所經者而已。

筆者係由成都出發，故以成都爲起點，由蓉入康，現有路綫，約如下開：

（一）由成都經雙流，新津，邛崍名山，而抵康省雅屬重鎮之雅安。

（二）由成都經雙流新津，彭山，眉山，夾江，樂山，循新近通行之樂西公路，而抵康省寧屬重鎮之西昌（寧遠），

（三）更進入內部康屬路綫，由雅安起程，分南北兩路，南路爲老大路，經滎經，經蠻子坡，翻大相嶺至漢源泥頭（宜東）再翻飛越嶺至化林坪，經沈村冷蹟至瀘定，經烹壩抵康定。此路參考曾昭掄先生記載全程長九百零五華里，係八月一日動身十五日到康適爲半月。

北路又分小路與汽車路兩綫。小路係經馬鞍山曾見德涵屢由斯路，風景奇險與峨眉髣髴由雅安西去經天全小人堰至兩路口入山愈深，峯高樹鬱，水氣變入極爲陰冷；登馬鞍山，經五里溝渡瀘水至烹壩同前路綫到康定。六月二十八日動身，七月六日抵康，計行九日視前爲速。

北路之汽車路，由雅安經天全抵兩路口，及由烹壩到康定，與小路完全相同，所異者，兩路口後不翻馬鞍山而翻二郎山，此路較險，工程迄未穩固，但行程較速。

（四）更進由康定出關，依實際行程有分赴雅江甘孜瞻化三路，再展往德格巴安渡金沙江入藏，德格爲關外北大路，巴安爲關外南大路，即轉入拉薩。

（五）康藏南北兩道，比較上昔時南重於北，今則北勝於南，此中有値得注意一點，即西康西南部，山脈河流皆自西北斜向東南，並行擁擠，千里綿延，不易橫越，而西北高地，亦向東南壓迫，惟留昌都正西一帶，東西橫淺山谷，適爲康藏往來通路，是以北路經甘孜，德格，渡金沙江經同普抵昌都，南路自巴安順金沙江，南行入莽嶺河谷，踰寧靜山沿瀾滄江東側各小支流之末稍，部行走經寧靜（江卡）察雅（乍丫）亦抵昌都（察木多。）

（六）自昌都循昂曲河至浪蕩溝，踰納貢山入舍理河谷，再自恩達踰瓦合大山入怒江之谷，經嘉裕橋，洛隆宗，碩督（碩般多）邊壩等至丹達塘，路皆平坦農地，自此踰丹達大山穿阿南多草原，再踰魯工拉大山至嘉黎（拉里）又踰拉里山入窩哈高地，下瓦子山入工曲河谷至太昭（江達）凡八站，皆荒涼貧瘠，世稱窮八站者是也。由太昭西去始出西康省

境而達藏區，踰鹿馬嶺入拉薩河谷至拉薩。雅魯藏布江雖為西藏高原之大動脈，然因刻削太深，兩岸過於峻峭，不能造成繁盛之都市，僅其支流拉薩河，原流雖不遠長，特能於萬山叢中構成長數百里寬坦沃腴之平原。故由太昭西來，踰鹿馬嶺後經入藏區推達塘，烏蘇江，墨竹工卡，南摩德慶等地，沿途平疇綠野，莊房相屬，世所稱入藏之富八站，此清代正驛也。

（七）復由拉薩沿河兩站至曲水，渡雅魯藏布江，踰干壩山入年楚河，山谷，經古洗，沙加至江孜。再西進經白浪，葱堆，至日喀則（扎什倫布）是為前後藏往來正驛。

（八）藏印交通線以喜馬拉雅山脈橫亙其間一千餘里，峻嶺入天，最難踰越，僅江孜亞東間，比較低凹，故藏印交通取道於此。此外由日喀則西南向，經薩迦，定日，宗城，聶拉木至尼泊爾之貢都，加德滿，此清福康安征廓爾喀故道也，由加德滿下印度平原，則為古代印藏佛法流通之大路。

（九）中緬經康交通線（因關國防國際交通從略）

（十）中印經康藏交通（因關國防國際交通從略）

二、邊情介紹

古訓有云。入國問俗，此又為一般讀者所欲知者，筆者此次入康（一）亦曾作粗淺準備，未行以前，多覽康藏相關圖籍，既已登程，所歷見聞無不處處留心，前節介紹路綫本節介紹邊地風土人情，最後再將此行排日紀程，庶讀者洞明一切，至少可以省去後來同志一番精力與時間，此區區所懷。惟是宇宙萬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此行觀察有未到處，有謬誤處，得此機會亦可加以糾正，此蓋留心邊疆同志應有之心情，而長途寂寞中之良伴矣。姑暴鄙懷於茲。

從地理政治（地緣政治）學之發展成為專門科學乃最近二三十年之事，雷資爾氏於其名著政治地理學（Friederich Ratzel :Politische Geographie）書中述及國家位置及其影響，國家在歷史方面之演進，國家土地之獨有或多有性，地域之廣袤，國家之外形，國家領域之一部性或多部性，國家與各地理之單體關係，國家與河流或海洋間交互之影響，空間漸增之定律等等。雷氏高足弟子瑞典政治學家紀蘭氏乃籍以首創地理政治學（Geo politic）此種推論結果，國家政治生活，必須受大地環境之約束，此乃易於令人領悟者，今日之康藏，其現實與將來趨勢，斷無法超出地理之自然環境與其社會環境，茲分別述之：

（甲）自然環境　康藏高原尤其土伯特民族所聚處之自然區域，往往為世人目為神秘之國，究竟神秘何在，因何而成此種神秘，有無方法打破，或如何利用，冀得其助，自然環境地文較氣象尤有關係，氣象以氣流風向，往往有一定規律，但經過相當時間，或因

種種因素今昔往往大異，即如雅康道上之大相嶺（按即丞相嶺，尚有小相嶺）在陳渠珍氏於前清末年隨趙季和（爾豐）軍隊入康時情形：

「登大相嶺，相傳〔人〕不能交言。否則神降雹冰……予猶未至，大聲呼喚，有應聲而呼者，〔人〕聲交作，天陡變，陰雲四合，雹落如拳粗，予急奔下山，後來者多爲〔雹〕傷」——陳著荒野塵夢

與最近西康國民日報陵公先生所述，今不相同，此僅三十餘年間事，便有如此差異，段先生謂「據今一般人云西康氣候，近年陡變，即以大相嶺而言，不僅高聲呼喚，了無異狀，即使打鎗鳴炮也不致雹落如拳粗，有謂自某年某月，某某兩軍隊在這山上打了一大仗，現在山上沿途都有碉堡，把空氣打變了，山上即不再禁高聲云云」，斯風向氣流之變遷，較陵谷滄桑尤爲迅速矣。

康青藏大高原平均高出海面四千公尺以上，面積二百一十萬餘方公里，西以喜馬拉雅山脈與印度平原相接，正東以大雪山脈與四川盆地相望，東北綏斜下遞，構成隴山以西之低線丘陵地，與涇渭盆地相連。成爲漢藏兩民族間最古之橋道，南則與雲貴高原相倚傍。此一大高原之水，匯爲若干大河流，向東南奔注，入太平印度兩洋，浸刻若干河谷盆地與絕峽，偶因地殼變動，摺襞疊起，遂有崔巍之峻嶺，與嵯峨之雪峯，其地摺未着水蝕未深之部，多爲草原牧場，間有平原農地出於其間，以利耕種。其農作物，自春末迄秋初年只一稔，概爲麥類而已。

按地面溫度水平方面，近赤道愈熱，兩極愈寒，垂直方面，近海面愈熱，愈高則愈寒，故康青藏大高原上平均溫度較同一緯度之沿海地方低落攝氏十八度，至於不能栽種穀物。所幸賴有諸大河流，刻劃而成三千公尺以下之深谷，而且大部係南北縱向，恰與夏季季候風吹入之方向適合，克以導引南洋溫暖氣流貫注谷中，因而將溫度提高，降水量甚大，產生堪以栽種之氣候與環境，此康藏之農村與都市，所以集中於河谷下部，若如西藏區之山脈河流，皆東西向，妨礙印度洋氣流輸入，氣溫不堪栽種，除雅魯藏布江流谷以外，大部分幾同沙漠一片荒寒，毫無生產。

康藏高原天然形勢如此，溫度生產又如此，天之所以限內外者，蓋有由也。此一大高原兀立亞洲中部，四圍懸絕，除正西之印度河域東北之河湟地區而外，其餘六方，皆作峻壁陡絕之狀，尤以與四川盆地及雲貴高原相接之部，峻坂之外，復以邃流絕峽，竄亂其間，隨處皆成斷巖峭壁，鳥道旋空，仰望雪山，俯瞰激湍之態。往往對面呼應之距，行一二日始能到達，度谷涉川，胥賴笮溜皮筏之類，民之老死不相往來，致使數千年來漢人無由窺見此中秘密，而此中人語，亦不願爲外人道也。

（乙）社會環境　自然環境與天文地理有關，社會環境則與

歷史文化有直接關係，而人口面積政治宗教風俗形成多方面之因素，互為因果，雜糅至不易分辨。姑為分述於次：

康藏人口，向無正確統計，據二十五年內政部報告如下：

西康　九六八、一八七人

西藏　三、七二〇、〇一一人

按上開西康人數尚未將寧雅兩屬劃入，自劃入後，民國二十九年，康省舉行各縣調查戶口編聯保甲，其結果為：

雅屬合計　五四五、四三八人

寧屬合計　七九一、〇六四人

康屬合計　二五六、七九九人

復據莊學本氏寧屬人口，漢倮調查結果：

漢人　八四七、七九五人

倮夷　六二二、〇六七人

此數合計超出上列寧屬甚多，究竟上列戶口調查，有無包括倮人在內，抑係莊氏調查有何出入，弗可詳已。任筱莊氏估計，依大高原河谷及牧場面積，可以容納人口限度計之，西藏不能逾六十萬人，西康省陷於藏方各地（指金沙江以西）不能逾三十萬人，康區十九縣亦不過三十萬人，青海省漢回合計，不過七十萬人（大部分散佈於河湟之間）蒙古人不過十四萬人，藏人不過三十萬人，如是，則此大高原全部面積二百一十萬方公里之地，僅得二百三十四萬人口，再加雅屬寧屬各一部分，平均每方公里一人左右，此其大概情形也。

史冊所載，漢族移民康境，當在五千年前，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黃帝二十五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水經：「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為瀘江水，」按若水即大小金川會合之大渡河，亦即瀘水是也。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按蔡在雅州，蒙在名山，逾此以西，禹蹟不至矣。

康藏族類，異常複雜，秦漢之巂昆明，後漢之白狼夷，魏周隋之黨項諸羌，唐之吐蕃，元之震爾，即係指此。此行入康，並悉當地土稱，康人自稱為「康巴娃」，藏人為「藏巴娃」其餘尚有「甲龍娃」或「甲絨娃，」「俄洛娃，」「乍了娃」「三岩娃」等，皆其苗裔也。現統康藏民族之類別稱之，計有藏巴，康巴，甲龍，霍巴，波巴，狢巴，捉巴，哲巴，別巴，白巴，傘打巴，苗，倮倮，黑倮（即烏蠻，尚書之盧人，晉宋齋梁之獠），白倮，倮㦬夷，摩些，栗粟，怒子，猓子，蒙古人，等等，大別之分隸於土伯特，苗蠻，蒙古，三大系。

漢與康藏交通，當遠溯先秦，秦開巴蜀，始有商人南買滇㦬，西買邛筰之說，秦始皇徙嚴王之孫於嚴道（今滎經縣），漢滅邛筰，置郡縣，王莽開西海為郡縣，於是南至建南，西至河湟矣。康雅交通，由滎經入漢源，即係秦代開華陽國志卷四：「相如持節開越巂，」復

按之史記相如列傳，均可徵信。川滇間郵驛幹綫，以清開寧遠為正驛，其後經營西藏，遂自黎州（漢源）分驛，而趙氏開邊，更逼近南北大道。（關於驛運古制，另製繪川滇藏古驛大勢圖，及圖攷四卷，茲不贅）此次入川，有一事足資回憶者，即雅安城外之金鳳寺，廟宇恢宏，匾額散落，詢之鹽局長楊云紅軍經此，毀損為甚，而金鳳寺之後殿，即為紅軍徐向前之辦公廳，亦謂紅軍所至，搗毀佛像，而唐代所塑之像，殿內往往儲有交子（即當日鈔票），因此頗引起川西一帶考古家之興趣云。

古時□定至瓦斯溝之河峽，尚無通路，蕃人入川，分南北二道，南道踰□抑埂，經摩西面渡沈村河，入黎州，即後漢時白狼入貢舊路，其後更有繞經□小河踰山至沈村，繞避大相嶺飛越二嶺，即係諸葛武侯南征之路。北道自草地入松潘，或自金川出理番河谷至威州，唐代吐蕃入犯，恒由此二途。大概南宋初年，蕃商雜處民間，蕃人為謀運茶捷徑，始開瓦斯溝峽路（南宋時樓鑰攻媿集卷八十八贈特進汪公行狀，即自瓦斯溝渡河，踰□州大山，至碉門（今天全），貿易茶馬，史上著名茶馬市者即此。清康熙後，改自天全踰馬鞍山，經瀘定至康定，民國以來，雅康相攻，始發見二郎山路綫，近遂循之，以築川康公路，此為最後之路綫，筆者所由，即此最後發見而最新開鑿之一綫。

康藏民族所通行之文字，是為藏文，考其起源，當自唐代始，唐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七世主棄宗弄讚，載唐書吐蕃列傳，公主要以三事，其三為藏無文字，不能普惠文教，此後必須造文，使民皆得潤澤之，據蒙古源流敘：「特勒德蘇隆德（即棄宗弄讚）遣其十六臣至額納特珂克國（即後印度）傳音韵之學，互證土伯特之三十字母，合入四群，於原三十四字內，刪除十一字，以其餘二十三字與土伯特始創之六字相並，合原有之阿字，定為三十字母，各分音韵翻譯禪經百拜懺悔經三法□經等成文」云云，可視其梗概。

土伯特民族人口減少原因，實由於莊房制度，限制生產，與僧侶過多所致。土伯特制，無論農民牧戶，其耕牧地有一定面積，主權屬於官府，不得分析與轉賣。耕地號為莊房，牧場號為牧戶，每戶無論子女若干，只許一人承繼產業，當差納賦，餘子皆為游民，故家有數子，則共娶一婦，無子婦而有數女，則共贅一婿，不能分戶婚娶也。又其崇奉僧侶過度，社會上所有一切權威與幸福，皆被喇嘛佔去，故人家有子，皆願其為喇嘛。家有數子，僅以一子承產，餘俱使為僧者有之，數子悉令為僧，而以女贅婿承產者有之，子皆為僧，女來為尼，僅留一女贅婿承產者有之，幸其尚有強迫留子承產之制度，否則此大高原上，人類殆早歸絕滅矣。此行入康，最認為深切印像者，即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宗教，一切均與大喇嘛寺有直接間接關係，而隨時隨地，無不有此感覺，筆者淺見，凡有康藏行者，當同作此想也。

青原山兩日遊

劉克鶴

立吉安廓外東望，有山翼然起於雲中者，青原山也。山勢盤紆，外望蔽虧，旁有一徑縈澗而入。自古爲儒教聖地，佛祖道場，人文鼎盛，昭著史冊，自來過吉安者，未嘗不以遊青原山爲樂也。

三十年冬，書家胡友葛先生卜居茲山之興隆巖，烟雲霧靄，曉夕相親，頗得箇中佳趣。屢招余及陶然齋諸子作數日之遊，均未果行。三十一年春杪，復來函相邀，乃與喩子寶威、朱子世侃、武子建倫、吳子述聚、族弟克鈞等選日治具，同發吉安，渡贛江而東，沿吉青公路步行十有五里，抵山口，經山前村，上行數十步，達一方亭，亭橫一額，顏曰「聖域」，清施閏章手筆也。甃亭內見獅象二峯，巍然對峙，儼若仗儀。土人云：「象峯秀鍾文天祥，惜獅峯稍低，不能呼應，故天祥抗元時，卒以衆寡懸殊而殉國也。」其言荒謬，姑妄聽之而已。

乃循坦道前行，約三百餘步，黃梅樹畔，軒然一巨坊在，上書「國立第十三中學」八大字；左右二額，一書「青原古寺」，一書「陽明書院」，皆熊式輝將軍手澤，氣勢剛勁，非柔秀之筆可比。再前百餘步，復抵一亭，正樑上懸顏魯公（眞卿）書「祖關」二字橫匾一方，筆意雄渾，洵爲珍品。其背面亦有同樣匾額一方，形雖類似，而精神萎頓，一望而知係流俗所贋造。穿亭東北行，跨石橋，有溪澗經流其下，迂迴南流，聲潺潺然。喬木數百株列立巖畔，如拱如衛，篁竹千竿，掩映成趣。繼行數十步，則青原淨居寺在焉。唐高僧行思嘗居此，卽世傳七祖是也。考之青原山志亦云：宋季文文山先生嘗讀書於此，至今山門猶存先生遺書「青原山」三字巨石一方，廣約七尺，高三尺許，剛遒蒼勁，凜然若不可犯，千載下猶令人想見其沛然之氣節焉。

抵寺憩於客堂，住持高光上人含笑至，出本山茶烹山泉而飲之，其味甘醇，清香滿頰。諸友伴遊興方濃，不耐久坐，乃振衣而起，穿閣廊至放生池。池內飼鯉魚數十尾，游泳自若，投之以餅餌，則群浮水面，爭相啖食。池上跨橋，寬可八尺，長二丈餘。橋盡至大雄寶殿，殿宇宏敞，香火稱盛。高老和尚云：「數十年以來，歷經艱亂，院宇半燬於火，邇來郡中諸居士集資十餘萬，鳩工修建，始稍復舊觀，然去昔時尚遠也。」言之不勝感慨。和尚持戒清謹，蒲團功深，遠近釋子及郡人士多皈依之其少時見古寺荒廢，卽慨然以光恢名山爲己任。開且擅技擊，今年近古稀，猶矯健如昔。殿內佛相莊嚴，皆名匠所塑，其背後之蓬萊殿，采畫仙靈，雕鏤臺閣，精巧玲瓏，爲所罕見。

移時，友葛先生至，謂大殿左右壁間有黃庭堅太史題詩刻板，書法超絕，爲世珍品，衆大喜往觀，果然，惜年遠時積，木板朽落多處，匪亂時，又經不肖之徒舉炊其下，字跡損傷，殆半不禁悵歎久之。沿

階石拾級而上至，毗盧閣閣，倚山築負，竹林臨，雙泉古柏，蒼松盤踞，左右，壁間有重修毗盧閣碑，清藥地禪師撰文並書丹，文筆並茂，碑亦完美無闕，殊可寶也。按：藥地禪師，法號弘智，明末桐城人，在俗姓方，名以智，孔炤子，字密之，號鹿起。與商丘侯方域，如臯冒襄，宜興陳貞慧，並門閥清貴，以文章氣節相尚，時稱四公子，崇禎間舉進士，官檢討。明亡，削髮為僧。至青原山，止焉。密之風神英發，天才橫溢，博覽羣籍，精於考據，尤通音韻之學，創發音送氣收聲之說，世皆宗之。著作甚多，如通雅、易緲、古今性說合觀物理小識藥地砲莊等皆其著作也。愛國僧人，為名山增色多矣。毗盧閣之上有藏經樓，嚮昔藏佛經數萬卷，匪亂後，焚燬散軼，存者十不二三，良可慨也。

寺背有祖師塔枕山而築，七祖歸骨處也。塔外圍護樓一，衡扉軒暢，登樓四矚，但見衆山起伏，如在几席之下，萬里烟雲，蒼茫一片，心神為之怡然。其旁有留青閣，藥地禪師舍利塔在焉。其下為試劍石，有羅鏡仁書「重興天地」四字刻石。

下祖師塔，穿竹林，經飛來塔至綠蔭深處，兀然一亭臨山岡，號曰五笑，碧瓦丹墻，自山巔視之，大有萬綠叢中一點紅之勝概也。亭內有石桌石墩，可坐可奕，遇良辰月夕，與知己數人圍坐小酌，或品茶談經，遺滌俗慮，誠人間至樂耳。至若嚴冬觀雪於此，勝絕之狀，不可盡描，味外之味，豈可以言傳哉。

踏石級下五笑亭，傍山東北行，抵長松下，漸聞泉流淙然。至一石巖，青苔蔓生，間雜灌木，下臨深潭，潭周可十餘丈，即所謂釣魚臺是也。巖側有仄徑可上，披草而登之，見臨水處一巨石，作仰臥狀，刻有斗大之「釣臺」二字，署款已模糊不可辨。巨石下有石級二層，可坐以踏足者，下釣魚臺，繼前行，則林木濃密，泉源綿遠，山愈深，路愈狹，人言有豺豹伏居，未可窮其境。

折回至五笑亭下，沿鳥道至象山側，有深潭廻漩其下，人言係「無底潭」，其水源出於吉水，自高山而下，經釣魚臺抵此而驟急，江西水利局在此築「青原坡」，蓄水以利農耕，而山洪時發，時遭冲毀，尚待竣工焉。過溪左，西行至「待月橋」，橋頭有碑，旁鐫聯語曰：「橋因月有待，名與石俱留。」書法尚秀娟，乃郡人所共立，執筆者為清某諸生也，橋上有亭，雜以丹色，內有長凳，可坐而聽泉，恰當澗水廻漩處，時山洪驟發，澗流湍急，擊石砰訇作巨雷聲，抵此而盪激益緊。奔騰叫嘯，蔚為大觀矣。

南行抵陽明書院，明王守仁先生講學處也，現國立第十三中學駐此，該校學生共千人，多隸屬戰區，施以嚴格之軍事管理，功課亦甚緊張，云書院有傳心堂，匾額甚多，其著者，當推王贈芳題「傳心堂」三字，及劉繹題「道一心同」四字，並皆佳妙，階下有李子畬太守重修陽明書院碑二方，時值工匠拓字，觀者擁擠，未及細讀。

各舍巡禮畢，步出後門，西北復登山，參觀吉安中心苗圃青原山示範植林場，場址即因舊時龍集寺所修建，按龍集寺為曹溪正

宗曉，昔高僧名士曾接踵其間，勝況不讓靜居寺，惜遭洪楊紅軍踏亂，寺宇盡付一炬，僧衆亦逃亡殆盡，今所剩者，敗棟殘垣耳，佛像殘肢，錯雜瓦礫間，依稀可辨，石柱數枝矗立榛莽中，有纍纍斜架其上，狀殊猙獰，令人不敢逼視，植林場所建者，爲前殿小部份，亦雞犬混處，糞溺載道，掩鼻而過，默想當年香火之盛，人文之萃，不禁有滄海桑田之感。匪亂既平，寺周野塚纍纍，草長如人；毒蛇惡獸，時相出沒，每屆黃昏，居民相戒閉戶，近年有學校遷此，而植林場亦稍加開闢，榛莽漸除，道路亦開，山間遍栽松桐樹苗，日長，枝葉扶疏，頗疊青葱可愛。

黃昏，返青原靜居寺，值山僧修晚課，鐘磬飼然發入深省，是夜，天清似水，月白如銀，坐功德堂觀山志，其間有青原志略補輯一卷，施閏章所纂，文章醇雅，記事愼密，議論正直，不愧一代史筆，繼有掛單僧遠照得法二師來談，至九時始去，餘興未闌，既滅燭就寢，猶絮絮道旅途瑣事，夜闌，明月自竹林移窺禪房，萬籟俱寂，臥聞竹枝懸索聲，涼意漸深，日間曾聞野老言，寺後常有虎嘯，每深夜輒自山坳出，人不得見，然余未嘗聞之，覺朦朧入睡焉。

翌晨大霧瀰天，諸巖岫皆隱不見，獨象巖聳立雲表，遙見山樹作搖曳狀，頗令人神往，早餐罷，霧漸銷散，日光稀疏透林間，晴光和煦，暖氣漸生，友葛先生曰：「茲山之勝，以小龍湫爲最絕，然山深道梗，豺虎伏居，非尋常遊人所得而至者，吾儕盍往一遊乎！」衆皆興致勃勃，欣然欲試，乃持槍械往焉。

自陽明書院西行，約六七里，抵一山麓，乍入谷，未有奇，沿山溪行數里，草木漸幽美，有丹黃雀飛鳴林際，聲啾啾然，文采絢爛，人至不驚，惜不辨其名耳，徑隨峯轉，雲傍人飛，遙聞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行里許，四山忽閉合若無路者，嘉木異卉被之，葱蒨馥郁。俄而巨風自山巔下，呼號震撼，山與木石若相顚而下墜者，使人心悸目眩，不能自已，山坳有風雨亭，專供樵子息足者，憩焉，遇樵子告余曰：「此去山愈狹，有虎跡，幸勿往！」衆聞言色變，欲逡巡，友葛先生曰：「吾輩人衆，且持械，何懼爲？」衆心稍定，遂復鼓勇前行，纔里許，得泉之清而冽者，懸石壁上，潺潺然，鏘鏘然，下墜於石，作噴珠吐玉狀，復漩入石罅，洑而出，激而爲迅流，即所謂小龍湫是也，衆匍然色喜，披草坐崖石上，悚然而視，寂然而聽，久之，覺境愈清，思愈遠，世侃建倫二君各執寫生器描寫其勝峯巒泉石，盡入囊中，余笑謂友葛先生曰：「如此泉石，先生能無作乎？」而曰：「諾，余已默識之矣，歸後試一塗寫聊誌遊興可耳。」

傍午，循嶺下，松風夾道，風入欲醉，繞道遊興隆巖，巖有一古剎，在萬壑叢中，由山腰拾級而上，但見松竹遍山野，芳卉妍好，鳥盈百，上下柯枝，時或環迴空際作凌雲之姿；或啁啁啾啾，唱迎客之歌，松濤棱棱，溪流丁丁，但覺清氣逼人，不意身在畫圖中也，山間產藥材甚多，而半夏，杜仲，田山七，烏藥[illegible]尤爲珍貴，此外尚有不知名之藥

草數種，產於此，鄉間老輩常採之。謂敷無名腫毒及癰瘍甚效云。

既抵寺，見殿內裝設簡樸，僅佛像數尊香爐一個而已，其側有淨房二，一即友葛先生舊歲卜居之處，室內陳列尤樸素，一桌一榻，一几，二椅，一架書而已；先生愛其清靜，冬夏則居於是。寺內有老僧一，破衲敝履，惟甚講究清潔，日常喜讀法華經，朝夕禮佛甚勤謹，間亦採煉藥草為人治病云。老僧見我輩至，欣然捧茶敬客，話匣大開，且絮絮問近日戰事，我輩七嘴八舌，大唱抗戰必勝之說，彼亦未嘗不以為然，但言此係我國人民大劫數，而日本人之强橫霸道亦嘗遭天譴責，天理循環，因當如是云，茶罷，進素餐，山芋新豆，味勝珍羞，余言都市生活[illegible]豐[illegible]難怎如隱居山間，與麋鹿禽鳥為侶，粗茶淡飯，修學論道之為樂哉！

已而，辭歸，步出山谷，越阡陌，入叢林，夕陽斜掛林杪，影落清溪，澄澈鑑底，遊仰慈菴，置酒小酌，談笑交作，怡然忘倦，日既入，輕烟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清輝似水，沁人心脾，四顧寂寥，漸覺輕寒襲袖，不可久留，乃相將放歌踏月而歸。

歸數日，友葛先生來以所繪小龍湫圖見示，全幅未盈三尺，取大滌子筆法，粗細兼寫，烟雲水石，如有聲色；奇花異卉，若含幽香，非有素養者豈能臻此？據云，距青原二十里有「銅壺滴漏」名勝，瀑布甚奇，係解學士（縉）遺跡，約於來春往遊，韶光易度，倏忽經年，而友葛先生不知蹤跡何處，謹追記舊遊，藉誌向往云爾。

三十二年三月廿六日於坪石中山大學文學院

滇黔歸途之感想

胡宏基

余此次南下，為拖辦農業目的而來。不料以時局關係，雲南已成軍事區域，從事生產者，不得不另覓安全之所，以竟前志，故在昆明昆華師範執教一學期，即棄職北歸，吾人服務社會，遵照　委座之訓示，為邊區服務，為僑民服務，為交通員工服務，第一項因雲南已成軍事區域，無法進行，第三項已在重慶為交通部交通員工訓練管理委員會廿九年冬開辦海棠溪之四南農場，安插戰地歸來之交通員工。獨未為華僑服務，故返黔之初，即同華僑中學來黔，一路越山渡谷，率領二百餘名之僑生來黔，荏苒光陰，忽焉八月，此八月之工作，不但為僑生之教師，且形同僑生之保姆。今者，華僑中學校址已立礎，僑生有歸宿就學之所。余何人斯，敢再戀棧，加之吾之農業建國志願未遂，開闢第二農業戰場，實為當務之急。抵筑之後，承何市長楊局長約余辦貴陽農業，重整旗鼓，時猶未晚，當就半生研究，擬一貴陽市農林計劃書，以備當局之採納實行，區區報國之見，稍慰寸衷於萬一耳。

四八—一一三一

蒙化展痕

鞠孝銘

唐朝初年的時候，雲南的西部，還是給許多土著的小部落所割據。這許多小部落中，以蒙舍詔（夷語稱王曰詔）、邆賧詔、施浪詔、浪穹詔、越析詔、蒙巂詔等六個部落，勢力較為強大，合稱「六詔」。玄宗開元十八年，蒙舍詔皮邏閣計滅五詔，遂奄有滇國全部。勢力強盛，開始向北發展，寇成都，擾川中，問鼎中原。自天寶以迄乾符，後先歷見，使唐室疲於奔命者多年，喪師何啻數十萬。此威震四夷之二元帝國，因終以式微矣。文宗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復同時開始南向印度支那半島發展，最盛時之疆域，北及今川康，東及今黔桂，西及南奄有今安南、緬甸，及泰國諸地。即遠如波斯亦曾入貢方物。到了元初，始為忽必烈所滅。此建國數世紀，威震一時之南詔，其最初之根據地，即今之蒙化。蒙舍詔之古城遺址，迄今猶存焉。

去年上半年，我在滇西從事於地理調查。五月一日，乃有蒙化之行。

我由下關啓程。由下關去蒙化，計程八十里，其中須翻越大山一座，山道之長，達三十里。在這條路上旅行，可利用的代步工具，只有滑竿和馱子（即馬）、我則一未利用，這是為了便於沿途工作的緣故。

啓程的早晨，天色陰晦，蒼山十九峯，峯峯為雲瀰漫。雲色愈濃，山色愈晴，好一幅氣魄雄偉的水墨畫啊！那橫隔在蒙化與下關二地之間的大山——旭照山亦為雲所籠罩。而白色大塊的雲片，復不斷地從山的西麓，向山上爬行，若戲鳳，若游龍，若驚濤，若駭浪，真是極盡壯觀了。黃山廬山之雲的美，是靜的。而下關諸山之雲，則是動的美。靜的美固然是叫人起一種溫柔閒適之感。然而動的美，不是更叫人胸襟奔放豪邁嗎？

由下關南行不數里，即抵旭照山麓。旭照山為一少年山地，北面坡度極大，故陡峻異常。由山麓上爬，十分吃力。及至山頂，所望蒼山洱海，直如盆景一座。而下關則更似平置盆底了。

循着蜿蜒曲折的山道，在山中進行，這一條路，是下關通滇西南各地的一條重要的，也可以說是唯一的商道，如順寧各地的茶，即由是路運至下關集散。我在路上，即時遇成隊的馱子，馱着茶葉，迎面而來。

不幾年前，單身在這一條路上旅行，還是一樁冒險的舉動。因為道路的荒僻，和數十里的無人煙，這便構成了綠林好漢們活動的理想場所。山中僅有的一個村子，便是那些好漢們的藏身窟。自從經過了一次的大圍剿，火燒了村庄後，便平安無事了。

來到山谷之頂部，忽見白茫茫的一陣烟霧，循着谷勢，由下上升，看着看着，便瀰漫在四週了。濃重的水氣，叫人窒息得難受。整個

的身體，彷彿浸沉在狂濤中。這時，假使有誰在山下看我，我不是在騰雲而行嗎？

走完了三十里的山道，下得山來，便落入蒙化盆地；再五十里，直達蒙化城，便完全是平坦的大路了。

距山麓不遠處有一小村，曰瓦房哨，因出產高嶺土（Koalin Soil）居民以燒製陶瓷器皿為主要職業，所製碗，盃，壺，碟，等，暢銷附近各縣。由山麓南行十里，便至大倉。

大倉為一街式聚落，居民百數十戶，有蒙化縣立中學一所。在這兒吃了「米綫」充饑後，復繼續前進。

濃密的雨雲，漸漸地消散了，太陽也出現了，碧空萬里。呼吸着新鮮的泥土氣息，精神不覺為之一振。又二十里，抵盟石鄉。

盟石鄉亦為一街式聚落，然「市面」較大倉，稍形熱鬧。街之北端入口處，有盟石祠，內有一石，曰「盟石」。據南詔野史載：

「（盟石在）蒙化廳城北二十里路旁。建甯國張樂進求欲讓位於蒙細奴邏。曰：『如果我應為君，斫石劍入。』斫之，劍果入石三寸，名曰盟石。」

建寧國，據南詔野史記載，建於三國時代。諸葛武侯南征至白崖，殺雍闓，擒孟獲。乃封白子國王仁果十五世孫龍佑那為酋長，賜姓張氏。於白崖築建寧城（在今彌渡），號建寧國。傳至十七世孫張樂進求曾受唐封為「首領大將軍」（貞觀二十三年）。後張樂進求見蒙舍川（今蒙化）蒙細奴邏有奇相，遂妻以女，遜國與之。「盟石」這一段故事，便是由此而來。

我入祠遊覽，祠係新建，房間頗多，然俱甚矮小。無偶像，亦無人居。在一個小庭院中，一石兀立地面，係紅色砂岩，高約二尺餘，寬約一尺餘，厚約一尺。上部有裂縫一條，乃「風化作用」（Weathering使然。這大概便是所謂「盟石了。」

由盟石鄉再南行二十里，便抵蒙化城。

城位蒙化盆地之東南角。陽瓜江成南北走向直貫盆地，流繞城之西部。這條水，便是流經越南，注入東京灣的紅河（富良江）之上源。蒙化盆地與河流成同一開向，作南北狹長之橢圓形，故為一河谷坝（Valley Basin）今蒙化城，係建於明洪武二十三年，周四里餘，表裏皆磚。北門城牆，今已由縣府拆毀，闢為新市場，商業頗為繁盛，乃全城精華所在。城內外共四千餘戶，全縣人口約十九萬。居民語調，酷類南京土音。蓋明洪武年間，曾將江南人民，向雲貴大批移殖，語音相似，由來有自矣。

我在蒙化，寄居於友人陳君處。陳君重義好客，殷勤接待，令人感激。

到蒙化之次日，即至縣府，搜集有關之統計資料是午赴趙縣長宴。酒美菜豐，如魚翅海參，莫不具備，即在戰前，是等酒席，亦屬中等以上矣。席間與趙縣長談縣政實施，趙氏謂：當前之最感困難者，

莫如徵兵與徵實二政。治標辦法只有廣事宣傳，治本辦法，惟有普及教育，提高國民文化水準若精矣。

五月三日，陳君導遊蒙化城郊名勝之巍寶山，據《大理府志》記載：

「巍寶山在縣東南二十里，細奴邏耕牧地。綿亙數十里，夏秋之交，時有紅光相盪，土人謂[illegible]戲珠，雖霖雨不滅。」

這一段記載，言所謂紅光，充滿了神話的意味，詢之陳君，亦謂未曾見過。我們出城南行，赤日當空，然長江下游的盛夏季節。七八里，即抵盆地邊緣。傴僂上山，山道曲折，陡峻處亦復不少。汗流浹背。吃力異常。回首北望，盆地中阡陌縱橫，蒙化城則緊傍山麓，一水襟帶。巍寶山為細奴邏耕牧地，留傳神話不少，其中有一則云（見《南詔野史》）：

「細奴邏又名獨羅消，西天天竺摩竭國阿育王低蒙苴第五子蒙苴篤之三十六世孫。生有奇象，唐太宗貞觀初，其父舍尨，又名龍伽獨，將奴邏自哀牢避難至蒙舍川，耕於巍山。一日，有老僧，美髯，冠赤蓮冠，披袈裟。持鉢至奴邏家乞食。時奴邏與子邏盛炎方耕巍山之下。其姑與婦將往饁，見僧乞食，遂食之。再炊，往饁，僧坐不去。姑婦持餉中道，僧已在彼，復乞食，姑婦又食之。返而復炊，持饁至巍山，則見僧坐盤石上，前有青牛，左白象，右白馬，上覆雲氣，雲中二童子，一執鐵杖於左，一執方金鏡於右。姑婦驚喜，復以所餉供之。問所願。姑婦不知對。僧曰：『奕葉相承。』及趨奴邏等至，則但見一人持鉢，坐五色雲中。而盤石上惟餘衣痕及牛象馬之跡耳。」

巍寶山，山勢並不雄偉，亦無峯巒可觀。然以廟宇勝，以林木勝。如龍潭殿，以中有泉水而得名。就泉鑿石為池，池中一亭，曰文龍亭，與岸上一橋相通，可以登臨遠眺。亭中有聯曰：

「長樂鐘聲花外盡，
龍池柳色雨中深。」

明儒楊升庵（慎）亦有一聯曰：

「明鏡無分圓缺相，
孤雲不繫去來心。」

池水清碧，浮萍遍佈，中蓄金魚無數，投以餅餌，羣魚則破萍爭食。池之上方，為正殿，兩側為廂房，陳設字畫，頗多名筆。

文龍亭之南，不數十武，為都雷府。屋宇深邃尋潔。正殿前庭中，有茶花一株，高約五丈，相傳係三百年前故物。又有雲頭柏數株，高僅舉手可觸，然枝若盤龍，葉若浮雲，頗屬罕見。

廟宇之附近，林木豐茂，多高達二十餘丈，徑足二人合圍。巨幹聳立，枝葉密蔽，不見天日。何啻萬千株，株株皆棟樑之材。是種原始林木，在滇緬公路沿綫各地，尚未一見，誠一天然富源也。

由巍寶山歸來之翌日，乃離蒙化。為了工作上的緣故，捨棄來

時原路，不經大倉。卻繞道回輝墩，至瓦房哨，再越旭照山回下關。

由蒙化至回輝墩全長八十里，恰好一日行程。出城西北行十里，即抵蒙舍城，今日古城村。據大理府志載：

「（蒙舍城）在府（蒙化）北十里。唐永泰中，為陽瓜州。天寶間，鳳伽異為州刺史，即此。今遺址尚存，地名古城村。元，改置蒙化州於此，舊有土城。」

細奴邏係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即位，建號大蒙國，稱奇嘉王。高宗永徽元年，始建都蒙舍川於巍寶山。此蒙舍古城址，東北有陽瓜江環繞，南倚巍寶山，西與北皆臨盆地。成南北狹長形，高出平地約五十公尺，形勢頗勝。上部今已荒蕪，亦無村落，雜草叢生，墳塚累累，實一曠原而已。不禁令人興今昔之感。

由古城村西北行，涉水渡陽瓜江。五月尚值雲南之乾季，河水淺狹，此可視為季風區中一般河流之特徵。陽瓜江在蒙化盆地中蜿曲（Meander）頗甚，有數處彎曲度且特大，達於所謂晚壯年期蜿曲谷（Late mature Meander Valley），即將形成牛角湖（Ox-bow Lake）。二十五里抵巍寶山。

山中有巨寺一，曰天門陽寺。儒，釋，道三教合一，共分三殿：第一進大殿，中供「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木牌一，兩旁分供釋道二教偶像，頗為罕見。第二進大殿中，置有巨大木亭一，高三丈，四層，每層八面，每面中刻一佛，共得三十二佛。亭中貫以木軸，可以旋轉，甚為別緻。最後一殿，曰五福殿，中供釋迦牟尼佛像四，各高二丈餘，金身。

天門陽寺之上，為觀音殿，有觀音菩薩偶像一，千手，金身。旁有聯曰：

「山是巍寶圖，在昔蒙舍詔時，具大慈大悲，特開草昧。

地猶雲隱寺，於今普陀岩上，放千手千眼，仍現蓮台。」

遊罷了巍寶圖山，遂直向回輝墩進發。沿途林密蔭濃，水光山色，頗不寂寞。抵回輝墩，已是傍晚時分了。

回輝墩，又曰回回墩，居民盡屬回族，約數百戶，皆業農，一較大的村落也。中有禮拜寺，有小學。清咸同年間，滇西回變發生，杜文秀據立大理，與清廷相抗持者，達十八年之久。及後，回族勢衰，杜文秀為清將岑毓英、楊玉科所擊敗，滇西回族，多遭殺戮。回輝墩回民，以守中立之故，得以倖免，此乃今日滇西回民分佈唯一較大的集中區域。

我寄宿於小學校中。校中課程，除加授回文外，餘悉如一般小學。經費則多由本地回民捐助。

翌日中午，赴本地馬保長宴。馬保長家道殷實，人亦忠厚。所居房屋，係新建剛告落成。雕樑畫棟，庭院宏敞。沙發地氈，咸告具備。保長祖父，年已九十有八，然步履甚健，只耳聽稍差，為言回變掌故頗詳。

吃過了午飯後，便直奔下關，路中遇到成隊馱子，馱運洋紗，迎面而來。方知保山吃緊，所馱洋紗，乃係下關商號，送至回教和豪化疎散者。

當下關在望時，已是日落蒼山的時分了。

三二，四，二八，貴陽．

打稻聲

趙誠伯 雲南騰衝

有序。又名「斗笠軍」擬樂府，勸農事也。中國領土廣沃，民間衣食豐足，為古代之農業大帝國。漢唐威震海外，北盡流沙，南窮海島，國力之雄，為世界冠。男耕女織之力也。此篇寫農民勤耕苦織，自春徂冬，辛苦異常。尤能胼胝於漁獵副業。平時納課稅，戰時服兵役。今茲大敵當前，全民抗戰，為國宜力作「打稻聲」以美之。

三月青秧青滿田，春野春山響杜鵑。四月青秧色變綠，處處村村叫布穀。五月六月輕風搖，紅阡紫陌秧抽條。七八九月不宜雨，穗穗垂金結乾土。土硬穀黃一歲耕，場上秋聞打稻聲，慣弄丹青仇石父，獨與農人作寫生。寫生難寫農夫意，貧富分明隔兩地，暮雨朝風四季從，盤中顆粒豈容易。開溝播種挽耕牛，日午炎天血汗流，歸來飽飯黃昏臥，蚊聲雷震使人愁。有時夜起獵深谷，白晝入山惹獸目，挾彈宵行不敢停，肥身端賴取狐鹿。不幸牛衣血色斑，壯心幾欲唱刀鐶，軍書若許題名字，早換征衫離故園。不然加種田三頃，買贈寒衣十數領，天寶宮人寄戰袍，奈何我輩不知省。十齡阿弟長翩翩，牛背吹笛喜在先，表現神州兒童性，不居人後衆先天。風俗生男，趣尚懸弧不令失期望，鼙鼓軍中氣昂藏，楮棉隊裏聲悲壯。戰士農人是一家，忍聽歌老量籌沙，洋島孤洲備落日，中原神社不棲鴉。陳平少小業耕讀，常與村人分祭肉，漢王革命始從軍，策畫中樞取厚祿。甭懷不顧熱灼膚，粒粒盤餐粒粒珠，奪成自有吹角志，要使新仇早雪蘇。農村自古多寒士，際會風雲超不次，立功若是怕艱難，何不空山逃古寺。十年大戰定興亡，勤吾槍刀列戰場，斗笠旌旗分一面，壺漿父老引千行。得勝軍回謝鄉黨，漫天毒霧開清朗，保衛山河百戰人，梅花國裏共欽仰。

話別成都

舒淞

四八一一三八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
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
……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
臨河累嘆息，五內懷傷憂！
——斷章取義自魏應瑒詩句：

我於大病新婚後，隨着丈夫和朋友組成一個七人旅隊，離開了上海，闖關萬里，冒險越過封鎖線，渡黃河，過嵩山，翻秦嶺，而來內地，原想直去重慶但我和英却被朋友挽住，在成都作客兩個多月，而且過了新舊兩個年。言者都以爲成都比重慶好，不但衣食住行方便，也尚不至有「找房子難于找職業，找娘姨難於找老婆」的特殊困難，我們凛然於重慶生活情形之煩燥，又在萬里奔波之餘，所以也樂得稍爲喘息一下，再去受陪都的磨鍊。

有人說：「成都像北平」。因爲我走的地方很少，甚至連我的故鄉湖南都沒有到過，只要不說成都像滬，杭，蘇，錫，或者南京一帶，那隨便說它像甚麼地方，我都茫然，如今既到了成都，還是說：「成都就像成都」吧！同時，英却曾旅行過好多地方；北至哈爾濱，南至香港，他都走過，據他說：「除了華西壩大學區，幾個寺院，以及成都一部份人優哉游哉的習性和散漫的市街外，不覺得有甚麼像的，不過四川人或許有所感覺，我確沒有這種印象，北平那種舊皇都輝煌雄赫的氣魄，古文化博大精深的遺跡，遠非其他城市可以比擬。何況順口道來，重慶又如何不可說像香港呢！」其實香港他到過，重慶他還未去，姑存此說可也。

成都的市街，實在散漫得很，從最繁華的春熙路南端中華書局樓上望過去，好像一些國籍不同的兵士，在一聲集合之後，未經分別便驟然排列成隊了似的。高矮不齊，式樣各異，偶而看一間特殊的門面，有如吹糖人吹成的一般；因爲被狹窄的模形所挾持，一直在向上發展，而成了隊伍中的一個滑稽角色。話雖這樣說，不過倒可象徵建設方面突飛猛進的意義。

街道却是相當寬闊，然而走起路來不覺得怎樣舒服，第一，行人常多，第二，修理門面的商店，常在行人道上搭起做工的竿架，不巧時，路的兩面還打對台。第三，汽車威風之大，真是前所未見。汽車一來，人力車夫便敬鬼神而遠遠的快快靠邊立正，恭候駕過。行人被人力車一擠，無論心願與否，也只得避之，唯恐不及，望望焉而去之。上海住久了，對於這種突發事件，常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猶之從

東門外上沙河堡回城，所領略到車夫的絕技；甘心情願的讓路給他又自不同。成都的車夫除了拉包車的車靈人傑，跑起來常是兩手在後面握住車把的最末端做出一種「挽而奔」的姿勢，覺得英氣勃勃外，對於那一般「左手倒拐」「右手倒拐」「端走」的泛泛之輩，初以為一無所長，然而到那下坡的時候，才會使人「自動撤回原議。」那時候車夫目不轉瞬，氣不長出，由高而下，用一種練就的彈力把身子向空跳躍，於是車子的重量推在後面，人便被推得在路面上飛馳，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鬼籙之感，用一種驚天地，泣鬼神的精誠，演出一幕緊張動人的好戲。那種車吼人嘶，勇猛直前的精神，使人心懾服，退避三舍，和躲汽車的心情迴然不同。技之巧者，藝之精者，情之篤者，靈肉合一得心應手者，無不可稱為藝術，我覺得這下坡的一段，便是車夫的大手筆。

剛來的時候，覺得內地一般物價都很貴，這時上海米價已從偽幣四百元一担，漲到一千二百五十元一担，物價如何，恐怕已經無從比較。而必需的服用品，內地却也有便宜的代用品可尋，比如八元一尺的土布，三元一包的牙粉，三百多元的皮鞋，幾十元的布鞋，自然都可以代替洋貨，而那破了還可以賣錢的銅盆，光亮堅固豈不更勝于搪瓷製品。此外有幾條街全是小手工業店家，很多精廉的出品。此時此地如果能用白木器，竹器，粗瓷，銅器，豈不較鋼精噴漆更來得意味深長？身外之物，可以立致，國人何必急急於此。

寄賣行是後起之秀，貨品爭奇鬬勝，價目標新立異，有時較新貨店更勝一着，雖然貴者自貴，買者自買，究竟還是不買的人多，所以貨積如山。流覽一番，覺得後方甚麼都不缺，但不知貴從何來。當然，不貴也不像話，但何必太貴而不取其中呢？

春熙路和西順城街的銅像不知是否出自名家之手，都不覺得生動；最使人留戀的還是望江樓，華西壩，武侯祠這些地方。在上海住了五六年，看見的都是城市的一切，幾於沒有機會到郊外一遊。成都不但有古跡，有竹林，有水有田隴，有重慶所沒有的寬大平地，更有陽光，如何能使人淡然忘懷呢。

談到飲食，則小吃固極便宜，談到娛樂，票價却未免太高。我並不喜歡上海，但我雖自上海來，只能以上海比較，「票價高過上海一倍，設備低於上海一倍至五倍。」買票以擠為先，看戲等上一個鐘頭是常事，這些雖然關係個人的嗜好，但究與抽烟喝酒不同，而有些「遊於藝」的道理，希望在「等」與「擠」上，能夠改善。不能說：「誰叫你喜歡來看！」

我們到成都後，住在一間大屋子裏，這間大屋子屬於一個院落的後院，這院落原是一個小學，這個小學是一間廟改造的，大概因為產權還是廟有，所以泥菩薩雖然偏安却未退位。白天還有前院裏的朋友來往，夜裏空洞洞陰沉沉地，頗有恐怖意味，我們點着兩支蠟燭，寫信，看書，談話，烘「烘籠」，打毛線衣，以及準備未來的

工作，而不受啓明電廠節制用電的影響，隨吹隨燃，光明永在。

舊曆過年時，家家商店都關了門，只剩酒館茶樓還在做生意，少城公園和中山公園的遊人驟然增多起來，武侯祠草堂寺都有大規模的廟會，街上反而顯得冷清清地。舊年便這樣在稀疏的爆竹聲中溜過，英有時懷念他遙遠的故鄉，我也不能忘懷行前棄我而去的慈母，但我們都願離去上海物質優適的生活而到內地來共患難。除了偶而有像篇首詩句那種人性的感觸外，我們還是以欣然的心情來接受目前的一切，和期待未來的一切。日內我們更將告別成都去重慶工作，因爲我們正和全國同胞懷着一個共同的信念。

聯華行

桂東路

一七五號

華履部：

特聘港滬

技師精製

男女時款皮鞋

零售批發

均所歡迎

新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工廠

製造

經濟部特准專利之

新農式紡紗機

已採購本廠出品者

廣西省工業試驗所

廣西企業公司 廣西銀行 合辦桂林紡織廠

中國物產公司

衡陽建成實業公司

紡紗廠

採用自造

新農式紡紗機

精紡二十支十六支

十四支十二支棉紗

商標

金堡壘

金潛艇

金坦克

廠址：桂林良豐

電報掛號：一一五〇

桂林辦事處：桂北路四一二一號

電話：二一四七四轉

車里水擺夷的自然環境

（參閱本誌十七卷第三期）

姚和生

一、車里—雲南的神秘窟

雲南有四個神秘區域，即「迤西西北的野人山，迤西西南的胡盧國，迤東川滇交界的巴郎涼和迤南的普思沿邊車里一帶。」（註一）車里這二個字差不多成了「神秘」的同義字。不但外省人士就是本省同胞，對於這一塊南天樂園也祇有一個神秘而模糊的印象！在他們的想像中，車里是炎熱荒涼的處所，蠻族雜居的地方。這裏有蒸人的毒熱的太陽，處處佈滿原始的森林和巨大的池沼，林中蟠踞着粗大的毒蟒和殘暴的虎豹，池裏棲息着鱷魚和毒蟲。這裏的蠻族一定也很奇怪獰惡，或許是嗜血的罷。在月明之夜，他們頭上插着鳥羽，赤裸着身體，男男女女在震天價響的鼓聲中圍繞他們的俘虜狂舞高歌，然後把他送上火堆，聽他在火中悲號，或者用那削鐵如泥的細刀，亂刺他的身體而就着喝血。然而最可怕的還算「蝦蟆吐氣幻成五彩之色」（註二）的蝦蟆瘴和泥鰍噴出的泥鰍瘴了。這種美麗的烟霧似的瘴氣，迷漫在山腰水邊，據說遇着了就要中毒而亡，而且絕對無法救治的。浪漫一點的青年，也許聽過這裏出產美麗的姑娘，白潔的肌膚像無疵的羊脂美玉，細長的青絲波浪似的飄拂在背後，穿着輕軟的紗衫，在月下翩翩跳舞。

對於地廣人稀物產豐饒的南天樂園，對於國防要隘的邊疆，如此的缺乏了解，不能不算是我們的恥辱！抗戰之後，開發邊地的呼聲響遍了每一個角隅，政府雖然也曾派人來調查，可是爲了畏苦和長病，都沒有長久的詳細的調查過。目前除了一本簡略的小冊「車里」和幾篇零星的文章外，還沒有一本詳細的正確的著作，車里在一般人心目中，恐怕還是一個神秘窟呢！一些野心的國家，或者更改國名來引誘我車里的夷族同胞，或者進兵越南預備沿紅河直入這神秘窟而搗昆明之背。我們不能讓這神秘窟再神秘下去了，揭開了神秘之幕，而一窺其實在的情形，在現在是必要的吧！

二、十二版納

車里一名江洪，周時爲產里或徹里，（註三）元時稱徹里，明清改稱車里，包括車里宣慰使所統治的整個區域。民國以後改土歸

流，現在的車里縣僅是以前的車里的一小部份而已。當地的水擺夷，對車里這一名詞很生疏，他們稱宣慰使所在的壩子（註四）（車里縣政府也在此壩子內）爲景洪，稱整個的區域爲雪雙版納。命名的原由現在不很淸楚。就字面講，雪雙意即十二，版爲千，納爲田，雪雙版納即十二千田。（註五）實在有不明其所指者爲何。也許版納是一個名辭，是行政的單位，或者貢賦的單位。我曾經詢問過許多夷人和漢人，都沒有確實的結論。佛海李拂一君以爲所謂版納者，大概是貢賦的單位，每一大壩子即爲一版納，或合數小壩子爲一版納。「頂眞，猛海，猛阿，猛養，猛寬，猛醒，猛遠爲一，版納；猛籠爲一版納；猛遮爲一版納；猛混，猛板，猛腊爲一版納；六順，整董，猛旺，童得爲一版納；車里，橄欖壩，猛崙，猛崧爲一版納；猛滿，猛元，打洛爲一版納；思茅（猛豐）爲一版納，猛烏，烏得爲一版納；倚邦易武爲一版納；共十二版納」。（註六）這是對中國貢賦而言，向緬甸納貢，更加宣慰使所在地爲一版納，共爲十三版納；但是倪蛻雲南略云：「順治十八年吳三桂以普洱，思茅，普籐，茶山，猛養，猛暖，猛棒，猛腊，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爲十三版納。」和李說頗有差異。然則十三版納的劃分是出諸宣慰使，抑或是聽諸漢官，已經不得而知。而且版納這一單位是否永遠不變或者隨時變更其範圍，也不能肯定的說了。普洱，思茅，淸初已脫離宣慰使改設爲縣；最近猛烏烏得等四猛（註七）已割給法屬安南，猛養等五猛割讓給英屬緬甸，普籐在民國十九年又割入思茅縣。目下宣慰使政令所及的祇有二十七猛了，（註八）現在的所謂十二版納，是否仍包括以上所述諸地，抑或已另行劃分，也沒有人說得淸楚了，今任宣慰使昏庸愚昧，大概也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十二版納這美麗的名字，恐怕要成爲歷史上的名稱了。

三，疆域和地勢

十二版納經過許多年的分割。目前宣慰使所轄的土地祇有以前的三分之二了。地形「上狹下廣，略如倒飛蝴蝶。北極六順之爐山，西極南嶠之三而坡，南及鎮越之南峨河源馬鞍山，東以整法山及野牛洞山爲極邊，東南與越南之猛烏烏得猛悖相接，西及西南與緬甸大猛養及孟艮（即景棟）接，西北接瀾滄，東北接寧洱思茅。南北五百二十里，（北緯二十一度十五分至二十二度五十分），東西七百六十里（北京東經九十九度五十三分至一百零二度一分）；面積十萬方里有奇。」（註九）分爲六縣及一設治局。車里縣領宣慰司治橄欖壩，攸樂大茶山，猛籠，景哈土目之地。南嶠縣領猛遮頂眞猛滿佛海縣領猛海猛混，猛板，打洛，鎮越縣領猛棒猛腊，猛丰、猛崙。江城縣由猛烈土司地（李仙江兩岸）及裁併象明縣（整董土司地）之一部而設。六順縣領六順土司地。車江設治局領猛往，猛阿，猛允。

十二版納和雲南省其他部份一樣，也是多山區域。登高一看，

萬山起伏和義塚地的墳墓一樣，山脈大概都是由北向南。佛海南嶠兩縣境內的羣山拔地都不很高，山坡也很平緩，土層很深，樹木怨蘢。車里縣境內的山拔地比較的高，如有名的攸樂山和大黑山，拔地總在一二千公尺。當然和西北部的高山比起來不過是小丘而已。

境內最大的河流是瀾滄江，縱穿臨江車里兩縣，南流入越南爲湄江。江水混濁，水流很急。江中暗礁和大石很多，不便航行。旱季水最淺時江面不過數丈，牛馬可以涉過。到了雨季，江水漲得很厲害，常常氾濫岸上。瀾滄江以東和以西的小河流都流到瀾滄江中，較大的如鎮越境內的羅梭河，和佛海車里境內的流砂河。流砂河發源於南嶠新火山，在車里宣慰府附近入瀾滄江。戞董以上有一段河身很陡。估計每百步水位相差達四五尺。最近佛海縣長梁宇皐君預備在此設一大規模的水力發電廠。

在羣山中間有許多小塊平地，夷族就生息在這些平地上。他們稱爲猛。漢人稱爲壩子。最大的山間壩子如猛遮，約有可耕田四五十萬畝。猛往，車里，橄欖壩等壩子則是瀾滄江的冲積小平原。地勢較低，土壤較肥沃。這種製造平原的過程在車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全境的海拔高度約在四百至一千五百公尺間。前者如橄欖壩，後者如南嶠。我們自己的記錄車里是四百三十餘公尺，佛海海拔一千三百餘公尺。佛海李佛一君測定的數目，和我們的結果很近。

關於土壤方面的報告，極爲缺乏。據地質調查所朱蓮青君的調查：「車里壩子的土壤，全爲黃灰石灰性反應冲積土。附近邱陵，東爲紅壤及紫棕壤，西則爲花岡岩風化之酸性紅壤，高山上則爲紅壤。土力非常肥沃。佛海壩子爲灰色鹹性水稻土，肥力稍次於車里。邱陵亦爲風化之花岡巖紅壤。南嶠壩子的表土爲灰棕色粘性水稻土，而心土則爲灰白色粘性水稻土。邱陵土亦爲紅壤，總之就土壤本身而言，肥力尚高，不過水利不修，影響耕種。」（註十）如橄欖壩有大片荒地，因爲缺水之故不能耕種。南嶠壩子每到旱季，土地堅硬如鐵。到了雨季，大部土地被水淹沒。地力之被利用者不過什之二三罷了。

四、民族和人口

有人稱雲南爲「人種陳列館」，其實用來稱雲南省還更確當一點。大維斯根據語言分雲南人爲四大系。即漢族系，倮倮系，撣族系，藏緬系。除漢族系外，每系包括許多種種族，總計約有三四十種，（註十一）即以十二版納而言，域內的民族就在十種以上。夷族多居在壩子內，其他民族散居在山中。不但裝飾不同，語言風俗也各異。例如車里縣有（一）水擺夷（自稱泰勒）聚居于壩子中，約五一四〇戶，占全縣戶口百分之七十。（二）漢擺夷（自稱泰女）約三三

〇戶，占百分之三·八。(三)花腰擺夷(自稱泰鴉)共八十戶，占百分之一。(四)阿卡(自稱日戈)散居山頭上，共一二〇〇戶，約占百分之十三。(五)攸樂(自稱攸樂)居攸樂山上，共六二〇戶。約占百分之七。(六)三達(自稱三達)共二四〇戶，約占百分之三。(七)傈鏻(自稱傈鏻)共二四〇戶，約占百分之三。(八)傈黑(自稱傈黑)共一九三戶，約占百分之二，(九)阿喀(自稱阿喀)共一八〇戶，約占百分之二。(十)漢人約四五〇戶，占百分之五。其他各縣，大率類此。南嶠縣水擺夷約爲百分之七十。但漢人較少，沒有攸樂人，而有老亢和老品約占百分之一。多數的民族，在趕場的時候我們曾經見過。(註十二)

十二版納的擺夷人口究竟有多少，直到現在沒有精確可靠的統計。多德估計約有四十萬口。(註十三)這數字未免太大一點，縱使加上緬甸和安南境內的水擺夷，也不會有這樣多的。又據車里覃王篇君的調查。車里一縣內景洪壩有水擺夷二千戶，猛籠壩一二〇〇戶，橄欖壩一千一百戶，小猛養二四〇戶三朱六百戶。平均每猛約一千戶，中國境內共有二十八猛，即二萬八千戶。水擺夷的生殖不繁，每戶以四口計算，共得十一萬二千口。(此中加入普藤一猛。)故人口十萬五千是比較近似的了。然而實際上的人口還要多出許多。因爲水擺夷納稅，是照門戶算的，大小官吏少報戶數在所不免。黃助理員告訴我說：「頭人申報戶口時先就隱了一成，土司呈報縣府時又少報一成」縣府的職員也說：「縣長報告戶口時總比實際的數目要減少二三成。」加上這些層層少報的數目，實際的人口約有十六萬四千。這數目是比較可靠的了。

五、氣候

十二版納在北回歸線以南，同時又是著名的瘴氣發源地。一般地理書上的記載，不是「氣候炎熱，瘴煙毒雨。」就是「半年陰雨半年風。」把一個愉快的樂園寫成了陰慘可怕的地獄。嚇得國人裹足不前。如果這些作者們肯屈尊來看一看實際的情形，我想下次再版時一定要修改一下了。

我常對人說，如果沒有瘴氣，佛海南嶠的氣候要算中國最好的了。可惜氣候方面的記錄非常缺乏，車里已故督學鮑克明曾代靜生生物調查所做過一二年的記錄，不過正本已寄往北平，他自己又沒有留下副本，無從查考了。根據一般人的經驗和從地勢上的推測，車里大概比佛海的溫度高華氏十度。佛海和南嶠的氣候還有一點零星材料。

南嶠縣記錄(民國二十七年)

五月平均七十五度三	六月平均七十七度四
七月平均七十五度七	八月平均七十六度七
九月平均七十六度五	十月平均七十度
十一月平均六十四度	十二月平均五十九度四

全年最高溫度九十二度，最低四十二度。

霧期十月起。

佛海和南嶠的溫度差不多是一樣的，車里在夏季雖然比較熱一點，但最高不過在日中時達一百零二三度，而且一年中難得有一兩天如此酷熱，較之京滬平一帶，也可以算是四時如春了。即和全世艷稱的昆明天氣相比，也似稍勝一籌。例如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昆明的平均溫度爲五十三度八，較佛海低十一度八，八月平均爲六十八度三，較佛海僅低六度，然則佛海在夏季比昆明稍爲熱一點，在冬季卻暖和得多了。所以我們在車里度廢曆元旦時，席上還有新鮮的南瓜，午後跳到瀾滄江中洗澡，也絲毫不覺得寒冷。

但有一點可注意的是清晨和午後的溫度相差極大，有時能達四十度，初來此地的人，偶不留意，很容易受寒生病的。

全年雨量共一五六九、一六公厘。和昆明臘衛（一五〇三公厘）以及雲南各縣的雨量大致相等。

雨量之分佈以五六七八九等五個月爲最多，約占全年雨量的百分之七十四、六八。七八兩個月即占全年雨量的百分之四十二。其餘十冬臘一二三等六個月不過占百分之二十五。故一年中雨季旱季的分別極爲明顯。雨季中人民種植水稻，到了旱季，田中乾燥得龜裂，祇能任其荒蕪。如其分一年爲春夏秋冬，還不如分做雨旱兩季更爲適合也。

俗話所謂「半年陰雨半年風。」實在似是而非。就袁個人的經驗，車里並不常括大風；而且風勢也決不及昆明的風那樣兇猛，吹得塵灰滿天，令人痛恨。雨季中雖然無日不雨，然而總是驟雨一陣傾盆大雨過後，又是麗日當空，不但氣候變得涼爽，而且空氣清新，山光明媚，不像江浙黃梅時候，陰雨連旬，終日昏昏沈沈，如入阿鼻地獄也。

六、瘴氣和疾病

提起了車里，就聯想到瘴氣，談得瘴氣，大家就有點不寒而慄。雲南有句俗話「窮走夷方急走倉」，家裏有一點飯吃，決不肯到瘴氣區域來，除非窮得沒法，纔進入這黃金世界的夷方謀生，一旦有點積蓄，又趕快回到故鄉去了。

究竟這可怕的瘴氣是什麼東西呢?有人說這是草木的毒氣給烈日蒸發出來的。也有人說是毒蝦蟆吐出的，更有人說是泥鰍精噴出的。尤其在雨後，這種五顏六色的霞般的瘴氣就出現在谷中水邊，觸着這毒氣，就會生病而亡的。近來一些懂得點科學知識的給以另外一種解釋。他們說山中有許多腐爛的動植物屍體，上面生着無數的細菌，雨後細菌飛揚在空氣中，侵入人體內，當然要生病的。這種說法也還合理，可惜事實並不是如此的。

爲了見識瘴氣我曾經在車里度過一個雨季。有人善意地勸

我不必冒險還是早點回昆明。還有人給我不少的指導，叫我「吹點洋烟」並且注意「三不」。所謂「三不」者就是不吃飽，不起早，不洗澡。可是抱歉得很，對於這些美意的指導，我都沒有遵守，我不但不吹烟、並且要起早要洗澡。而且在瘴氣最烈的雨季，我天天到山中水際盤桓，不過我始終沒有遇着美麗的瘴氣，眞是恨事。然而大家認爲瘴氣病的，我倒也領略過了。

所謂瘴氣病，據书本和醫生說就是一種惡性瘧疾。惡性瘧疾初發時和普通瘧疾一樣地發寒發熱。有時來勢甚猛，陡然發高熱，甚至倒地人事不省。瘧疾發生後應立即赴醫院治療，若遷延稍長，血球破壞過多，紅血素經肝變性後，由小便中排出。尿遂現深紅色至黑色。稱爲黑水症，得此病的人，十之八九是沒有生的希望了。就是這可怕的病魔，在民國十八九年間攫取了思茅縣的成萬的生命，牠破壞了思茅的商業，毀滅了思茅的農村，最近牠又走到寧洱和磨黑來了！醫書上說：黑水症即血紅尿炎。據新頓之意，此症係一種寄生於瘧蚊的瘧疾原蟲，侵入人體所致。奎寧能引起此症的出現或者增加病勢，因爲牠促進血球的分解，一般的經驗都主張在發瘧時不要服用。豪諾斯(Cmunoz)用蹢化氣行靜脈注射曾治愈五個病勢很危的人。「另一本醫書上說「……黑水症乃普通瘧疾不斷發作之結果……此症之病源有多種說法：其一爲奎寧說。即體中隱伏有瘧蟲的病人服奎寧能引起黑水症。但體中無瘧蟲的強健的人，則服奎寧並無關係……其一爲特種瘧蟲說，即由於特殊的惡性瘧蟲，但普通瘧蟲必與之相連在一處。……還有易罹說，以前有病，營養不良，各種苦工……皆易罹此症……從第一次發寒熱至最初發現黑水最短約十天，最長達五十天……預防的方法，在瘴氣區內有規律地服奎寧丸，離開瘴區後仍宜照常服六個月。」

有人在瘴氣區內數年不生瘧疾，但是回到昆明後，突起黑水症，病勢更重，多數不治，因爲潛伏在血中的瘧蟲受氣候變化的刺激又活動起來了，英國人從非洲瘴區回到倫敦後，也往往發此症而死。

惡性瘧疾雖不像人們幻想中的瘴氣那樣可怕，但對生命的威脅也很嚴重，土著民族，雖有很大的抵抗力，但每年死於瘧疾的數目亦復不小。最近政府提倡開發邊地，招徠華僑，如果瘧疾不先設法撲滅，一切計劃都將成爲紙上談兵，美國南部某州本來是著名的瘧癘區域，經政府竭力消滅瘧蚊，現在已成爲人口繁密的農業區了很值得我們政府效法。

據車里美國教會醫院的統計，除了瘧疾最嚴重的病要算花柳了。這是性的放縱的必然的結果。可怕的時疫，如白喉，腦膜炎等倒不常發生，大概是地廣人稀和外界少接觸的原故。夷人沒有醫藥知識，一旦發生時疫，景象一定非常淒慘。聽說去年春天，車里發生霍亂，僅景洪一個垻子就死了幾百人呢！

四八—一四六

七、經濟產物

十二版納和內地交通不便，以前中大地理調查團曾來過一次，調查的結果還沒有發表，直到最近，尚未有地質學家或礦師進來詳細調查，是否有豐富的礦產埋藏地下，還不得而知，夷人又非常迷信，認爲開礦，會損傷地氣，即使他們知道某地有礦產也不肯告訴漢人的。傳說宣慰府後有豐富的銀礦，但是宣慰拒絕別人去探測，恐怕一旦開採，影響他的「王氣。」李拂一君謂猛阿猛遮產金，猛板公中保產銀，猛滿產鐵（柯樹勳曾開採過）六順磨歇有鹽礦，又前任車里縣徐縣長稱江城整董有煤油，車里有金銀礦，橄欖壩有輕金屬礦，南嶠有銀礦和鐵礦。但是車里覃君告我，車里金礦經研究後實係誤認。曾繁礽君赴猛板調查後歸來說，所謂銀礦完全不確，然則某種某礦之說，祇可存疑，實際情形有待將來更詳細的調查。

動物方面，家畜的產量不大，除供力役和肉食外，沒有輸出。不過車里氣候溫和，山深林密，野獸很多，最重要的幾種爲：

鹿：鹿肉是美的野味，鹿筋爲筵席上的珍饈，每副一元。鹿角可製茸，價格很高，每副約一百餘元，鹿胎製成的膠，據說效力比虎膠大，價也更貴，運售思茅、可惜產量不豐。

麂：麂肉很鮮美，麂皮每張約一元，先運售思茅，再由商人運至昆明，硝後可製皮鞋皮衣。

虎：虎骨可製膠，據說服之增加氣力，虎皮每張約四十元，銷思茅，夷人胆小力弱，而且謀生容易，幾乎沒有去和野獸搏鬥的獵戶，境內虎雖多，虎皮並不常見。

豹：豹皮每張約二十元。境內豹極多，我在車里的時候，夜間會聽到豹在街頭的吼聲。

獺：皆旱獺，毛很短，價值也不貴，夷人不會捕捉，三四月間常見三五漢人揹叉負槍，來此獵取。

此外比較不常見的特產有：

五色貓：又名金絲貓，全身白色，惟背部有黃色及藍色，其可貴處大概是這種罕見的藍色。

孔雀：尾巴可做裝飾品，有三眼翎二眼翎和單眼翎的分別，以三眼的爲最貴。

巴錦空：瀾滄江出產的一種魚，頗有名。

植物方面以竹爲最重要，種類繁多，產量甚高，無論山中或平地，處處都是綠竿參天。最高的有五六丈，最粗的直徑達七八寸。夷人用來做建築的材料，柱樑，牆壁、地板，以及屋內的家具都是竹子做的。

天然的森林占地很廣，雖然沒有人測量過，但估計森林面積總在全境面積一半以上。屬亞熱帶常綠闊葉林，以青岡，山毛櫸，鐵栗，水冬瓜，樟，等屬爲主要植物，珍貴的柚木也不少，可惜因爲交通

四八—一四七

的阻礙，不能運銷外界。高山上也有松樹。其他的針葉樹比較少見。林中空氣極潮濕，巨大的藤蘿頗為繁盛。

大面積的原始森林却很少見。因為山居民族，常常放火燒掉森林，種植五穀，一二年後地的肥力漸減，又去別處燒山另闢新地，若干年後原來的地上又長成一片森林，地力恢復，他們又來燒掉。此種辦法極不經濟，不但毀滅樹木非常可惜，就是對於土壤的形成和肥力也有不良的影響，應當趕快嚴厲禁止。據當地人說，車里的大黑山和鎮越的大山中有一片巨大的樹林，年齡總在千歲左右，可惜我沒有機會去瞻仰一番。

重要的人造林是樟樹林和黑心樹林。黑心樹林都在埧子裏村莊附近。黑心樹夷名枚奇烈。學名(Cassia Siamea Lam.)生長極快，樹心黑色，雖然不中繩墨，不能做家具，每隔二三年，斫伐枝條當作薪柴之用。

五穀蔬菜果樹的品種也和雲南其他各縣相似，不必一一舉出。現在祗略提幾種重要的和特殊的經濟植物。

茶：車里佛海南嶠三縣產量都很豐富，尤以車里攸樂山的品種為最佳。以前的市場在普洱，所以又稱為普洱茶。現在的設商業中心移到佛海，細茶運銷昆明，磚茶經緬甸印度運銷西藏，每年達百萬元，最近中國茶葉公司在佛海廠製造紅茶，預備運往俄國新疆一帶。

樟腦樹：樟樹葉中含有樟腦，夷人多在林中蒸製，產量不大，中心也在佛海。

貫荊(Blumea Balsam ufera Dc.)製成膏供藥用。

靛青(Strobilanthes Flaccidifolum Nies.)製藍色染料。

兒茶(Cecacia Catechu L.)和檳榔吃。

盤子花(Bombox molabaricus Dc.)大樹，花深紅色甚美，種子上有一團細毛，有光澤而稍短，用來塡充被褥和枕頭，很軟而輕。

皮哨子果(Sopindus mukorossi Gaertton)本草中稱為無患子木材可製器具，果皮煎汁可代肥皂，種子可作念珠。

檬果：(卽檬果)夷名瑪猛。有一品種夷名瑪猛三比(卽三年瑪猛之意)，果大如鴨蛋，其味尤佳，以車里蠻聽蠻鬧次一帶所產為最有名，常煮成膏運銷鄰縣。

瑪梨咖(Psidium Guajava L.)華名緬石榴又名番桃果，果肉黃色至紅色，味甜，略有臭氣可生食。

酸角(Tamarindus nidicus L.)本草上名為羅望子。喬木，複葉，夏開小黃花。種子週圍褐色的肉有酸味，可生食，或伴紅糖作醬，若和以糖水，為良好的飲料。

麻葛系棵(Carica Papaya L.)華名緬芭蕉，或曰洋木瓜，或曰番瓜樹，果實味甜，可生食，能助消化，植物全部所生的

四八—一四八

乳液都能化為白質為配布通。土人加入肉中，肉便容易黃爛。未熟的果實中的液，作用尤强。

鷄膝果(Ficus Geocaspa)形似鷄膝故名。花序近地面故果實如從根上生出。果扁圓形，外皮紫黑色，有斑點，味甘微酸。

荔枝：產車里蠻聽一帶，果小而味酸。

椰子：產橄欖垻，味不及海南島所產。

橘：大猛籠一帶出產最多。

香蕉芭蕉：車里產，運佛海出售。

鳳梨（土名大鑼椎。）車里南嶠所產均多。

羊奶果(Eleagnus Spp.)果實似棗有漿如乳，味微酸，婦女及兒童愛食之野生。

梹榔(Areca Catachu)和西四石灰置口中咀嚼。西四即阿仙藥(pegu-Catechu)由兒茶汁煎凝而成。含有卡台辛(Catechin $C_{15}H_{14}O_6$)和鞣酸，有收斂性，又能染齒成黑褐色。

見血封喉(Antiaris Toxicaria)亞洲有名的箭毒樹，印緬南洋一帶很多。樹汁甚毒。取樹汁曬乾後和以煙草等製成藥塊，為獵取虎豹之用。塗在弩箭頭上，若虎豹為箭所中，藥進入血管立即倒斃。橄欖垻的夷人取樹皮漂洗後製成褥子，據說鋪在牀上不生虱蚤和臭蟲。

民國草(Erechites Hiercifolia)一種菊科本身雖不是經濟植物，但能威脅經濟植物的生存。牠的繁殖力極强，斫不完，燒不盡，漫天遍野都給牠占住了。別的植物，漸漸受排斥而不能生存。夷人稱牠為民國草，據說是民國成立以後，才生出來的。

「註一」見楊成志氏車里序文。

「註二」見雲南民教館出版的邊疆問題研究。

「註三」見柯樹勳氏「普思沿邊志略」序。

「註四」夷人稱有土司的平原為猛，漢人呼為垻子。

「註五」見 Dodd: The Tai Race 我詢問夷人所得的回答也是如此。舊說版為區域，實誤。

「註六」見李拂一著車里。

「註七」「註八」見 Dodd: The Tai Race 多德在車里時普藤尙屬宜慰使，故云有二十八猛。

「註九」見雲南教育廳出版的邊疆教育報告。

「註十」見朱遠青君未發表的報告。

「註十一」見 Mayor Davies: Yunnan, The Linkage of Burma and upper Yangtze

「註十二」車里縣政府和南嶠縣政府的報告。

「註十三」見Dodd: The Tai Race

溫泉浴之研究

陳炎冰

四八——五〇

一・定義

由地下湧出之泉水，其所含之固形成分及氣體均不滿千分之一，而常保持攝氏二十五以上（歐美定二十度以上）之溫度者，謂之單純溫泉（Simple springs）。因其含鑛質少，故不屬鑛泉。

二・單純溫泉之特性

單純溫泉之成分雖極微量，然溫度亘年不變，故能發揮偉大之療效；例如奧國之Gastein泉，其成分幾與常水相等，但確有調整內分泌之作用。又如德國之Wildbad泉，亦屬單純溫泉，而已被稱為國際僂麻質斯特效泉；由此可知溫泉之效能，除為化學分析之主成分所支配外，實另具有一種活性成分，而為現今分析化學之力所未能明瞭者；是故吾人對於古來遺留之溫泉效驗譚，自不容忽視；而今後對于溫泉本質，更應深加研究，以闡明其眞諦。

三・泉浴之效能與適應症

甲・浴用之效能　單純溫泉浴之作用，雖以其固有之溫熱為主要，但此外似有一種微妙的理化學的作用。

（1）由於溫熱的作用，以促進皮膚之血行，故有鎮痛之效；且能緩解皮膚之緊張，而使運動靈活。

（2）對于僂麻質斯病，則能旺盛侵害部之關節肌肉及臟器之血行，抑制病的分泌，促進病產物之吸收，而助組織機能之恢復。泉醫古路珂氏說：單純溫泉亦如硫黃泉之能活動於皮下組織，以提高皮膚之新陳代謝，改善全身之機能，故慢性僂麻質斯所侵害之組織的機能，得以再生而漸臻治愈云。

（3）對于神經中樞，起反射性作用，而呈鎮靜之效，故能消除頭痛，頭重等不快感，使睡眠良好，且有促進吸收之作用。

乙・浴用之適應症　外傷性諸障害，慢性肌肉及關節僂麻質斯（風濕），官能性神經病（希司忒利症神經衰弱等）輕度脊髓病，中樞性及末梢性麻痺（經久性半身不遂小兒麻痺等），婦人生殖器慢性諸病，慢性攝護腺炎，腺病質，貧血，痔疾，皮膚病（慢性濕疹，蕁麻疹，痤瘡，過敏性濕疹等），諸病恢復期，過敏症（神經過敏，與奮狀態），神經痛。

四・飲泉之效能

單純溫泉含鑛質極少，成為低張液，飲之可輕度的刺刺胃粘

膜促進蠕動與分泌，故有助消化之功能。又泉水吸收後，能將體內之自家中毒性有害物。炎性產物，細菌毒素等「，洗滌排出，故名之為「生體洗滌作用」。此外對於新陳代謝，血液，體液之組成，亦有調整的作用。

在德國Wildbad泉，英國Bath泉，雖屬單純溫泉，而利用飲泉療法之患者，日以數千計。

病中雜感

一九四二年一月作　吳宓

(一)天心浩刧未能窺。一病初春痛我衰。萬代靈光輝雅典。百年雄戰滅迦基。迦太基終為羅馬所滅 南疆路斷悲輪械。東海雲收盡入夷。王霸枯榮無定在。同昏八表鬬殘棋。

(二)收盡狂名憶本師。黃晦聞師（節）壬戌除夕（時年五十）詩云：「收盡狂名是去年，餘年廿亦付詩編。」急償孽債斷前緣。風花回首千魔幻。孝友銘心百善資。破鏡成鱗存覆水。餘光炳燭下書帷。玄奘羅什真英士。卄載流連悔可追。

(三)梅蕊荷香好護持。水浸紋石見瑩漪。冷如冰雪浮幽豔。語帶鋒稜少婉儀。病榻不聞常問訊。緘書久已謝箴規。望仙樓下深深別。去共赤松采紫芝。此首別甲女士

(四)為愛分陰惜寸絲。書來一紙斷交期。白圭清獨工求富。文繡膏粱憚作饑。易置情郎同傳舍。附庸風雅紊題詩。眼中仙女忽魑魅。此是怡紅夢醒時。此首評責乙女士

(五)青女嫦娥強奔馳。重來瑤島陷災危。聞於十二月六日由滬到港 十年兵火元昌里。四度春風覿首祈。金不療飢劫後見。情難共命老堪悲。餘生方外能相遇。福德緣成淨土基。此首懷念海倫

四八—一五二

贛南道上

數萬學生流浪在閩贛綫上

蔚文

戰爭產生巨大的變化。

當浙贛戰線最緊張的時候，臨近戰區的學生最感困苦艱難，僅浙贛兩省退出來的學生數目總在二萬以上。筆者一路上來，隨地所見傷心觸目的情形，如果不是親身目覩，簡直是難以置信。

他們撤退的方法各有不同，有的跟着學校撤退，比較有計劃；有的手頭經濟比較寬裕，自動結伴旅行；有的學校已經解散了，又不甘心回去做順民，去內地又沒親友依傍，因此徬徨在閩贛綫上一帶，自然這三者之間，要算第三種的學生最苦惱了。

誰也沒料到浙贛綫上的戰事，會像風起雲湧的那麼迅速，那時，臨近浙江戰區的學校，雖都做了一些準備工作，但戰神總是跑在他們的前面，尤其是浙江一帶的學生，撤退起來也比較最困難。起先，學校當局還都觀望着，希望局勢能够轉機，像金華進修班，學生數以千計，且學生多係自淪陷區出來的，平時學生的衣食住，原係由班方供給，而班的經濟係由教育部戰指處直接支領，局勢緊張了，該班直接的負責人是所謂「一介書生」，於緊張的時候，都紛紛離了班。而一些佐助的人和教師們，到了戰爭，敵人已經快到諸暨了，他們還是打算着經濟，輕易不敢妄動，一直挺到十九號才姍姍出發，步行的有，搭船的有，自動走的也有，而學生們的行李，據說僅限帶一件，因此都拋的拋了，百不值一的賣了。聽說一到江山，學校便不負行李責任，由他們學生自己去拿。高中部的學生似乎尚可自已拿，但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最大不過十六七歲，漫長的山途，敵機又常常威脅他們，迫得白晝不敢行路，個中的苦況，是無從想像的。又像常山臨中，據說鄰縣都爲敵人佔了，情勢已經萬分惶急，當局竟以一散了之。金華中學的學生是在一綫児被敵人包圍在裏面了。自然從容撤退而未始沒有像東南聯大，筆者在浦城，親眼看他們師生在某旅社聚餐的雅興，這究竟大學生是大學生，教授是教授呀。

這兩萬多學生，撤退到江山之後，總以爲可能安定下來，但事實偏不如此，戰綫越拉越長，江山不久也告吃緊，但再要撤退，自然只好向福建浦城那面走，交通工具可發生了問題；這一綫只有一條浦建路，當然沒有這許多汽車，即使有了幾輛，只可供給「軍用，」如果步行，漫長的山路，有些學生從沒走過幾百里以上的路，但也不得不勉強支持。我們路上常能看見如「加油」「開足馬力，」「前面是休息站呀，」「快點，前村可以吃飯了……」之類的

同學招呼的字跡，而且也常能看到一兩個同學扶着一個病傷的同學走的也有。當筆者去浦城途中親眼看見七個學生，我問他們的年齡最大的不過十四歲，據說是進修班初春一的學生，老師分派他們爲一組自動前進，每人規定三塊錢一天的伙食，有一位同學手裏還提着一把韭菜，說是作晚餐的小菜，那時他們歇足在茶亭裏，因爲有一位同學中了暑，一個同學有替病的同學擠痧，一個同學扶住了他，較大的一位同學跑來問我有沒有藥品。總之他們年紀雖小，看他們却個個都能站起來，在抗戰中滋長，他們擺撤了父母，離開了家鄉，從困苦中鍛鍊出來，這批新生的力量，倒是難能可貴的。

福建的氣候，日暖夜寒，比之於「四季皆是春，一雨便成冬」的昆明尤其難受，在白天着了單衣還嫌熱，一到了午夜，非蓋厚被不可，在閩北一帶，如果你跑到人家寢室去，住在兩廣的人固然不必說，即使過慣寒暖有定時的江浙人看了也不會相信，他們的床上，雖然在盛夏天氣，竹簟上面還是疊着二三條厚厚的棉被，住在那裏的人，因爲生長之地，已經過慣了，但在這羣流浪學生逃出來的時候，根本沒有多的行李，而且正值初夏，誰高興背那携帶不便的被褥呢？爲此夜寒了，大家拉着一些氈子，縮成一團，偶見一二人帶着棉被，也是擁擠得緊緊的，甚至六七人合用一條，好像拉着一些被角也能生暖似的。因此，平日身體差的便病倒了，本來健康的也要打着擺子。

日子一久，這批流浪的學生真是困難了，有錢的也用完了，本來沒錢的，頭髮蓄養到三四寸長，鞋子沒了後跟，衣服沾滿了油膩，有些行李的人，居然能「着地還價」開始叫賣，鋼筆呀，皮鞋呀，牙皂呀，襯衣呀，新新舊舊的完全都有，到了建陽之後，他們多數僅剩了光身一個人，跟被撤退的是如此，自動行進的也如此，自然無所依傍的尤其不堪設想了。

他們一路過來，鄉公所，廟宇，祠堂，是他們的住所，白天就整日的跑，四十里五十里，也有病倒在半路上，苦得和乞丐樣，雖然沒有去實地求乞，但貧困是足够剝蝕他們青春的活力。比較幸運的自然也有，偶兒也有一二人搭上一二段路的車子，可是司機先生們的白眼，也够難受的。

他們不但能够受苦，更且學會了做一切艱苦的工作，燒飯，砍柴，挑水，推車，簡直無所不爲，唉，這羣流浪在閩贛綫上的苦兒，流浪着，忍受着，煎熬着，他們爲的是求學，爲的是追隨領袖共赴國難。

江西的農村生活

你聽到江西這兩個字，一定會聯想到它是產米的省分。的確如果你到過江西，一定會記得一方方的田畝，種着很整齊很有生命力的農作物，青一塊，綠一塊，黃一塊，你當時心曠神怡的情景，還

能在你腦子裏很清楚的映現，你將會說江西是產米的區域啊！

現在，我想簡單地介紹江西中部——遂川縣的農村生活狀況。

遂川在遂水之北，北離泰和一百餘華里，東面隔江，毗鄰萬安縣，南面有公路可通贛州。抗戰以來，該城雖沒直接遭受寇軍的蹂躪，但間接的，像一湖春水，曾掀起不少漪漣樣的微波。然大體說起來，還是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特色，過着東方特有的農村生活。講到他們的生活，則又和我們的想像差得太遠了。

吃，既是產米的縣分，至少所謂粟飯總可以飽的吧，其實，白米和好的米是輪不到他們吃的自然該城裏人享受。他們的希望並不高，能夠有紅米或粗米飯，一日吃得到二餐，就很夠滿足了。這當然是生活的指數始終超過他們一年辛勤所得的農產物的價格。抗戰六年來，遂川生就是一個過往之地，他們對於抗戰所盡的力量也頗不少。甚至十來歲的小孩子，據說也常和成人們一樣，擔負了壯丁的工作，但很可能會減少他們在田間的工作，因此借貸，借錢，高利貸在他們生活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他們的衣服，自然是最低最劣的質地，他們自己織的土布。但寒不蔽體的也是常有。他們未始不曉得要漂亮，但洋布最起碼要近二十塊錢一尺，在他們樸質的眼光中，斗米尺布，自然是捨不得的。至於式樣，大袖闊管，還是很普遍。偶或有幾個剪髮的女子，服裝稍稍入時，但至少她們的父親或丈夫，不是經商，定是與金融界有關的。

他們種植的田地，大概自耕兼佃農的多，能夠有幾畝自耕農兼地主，就算是富有的了。純粹是租田的農家，卻是要佔半數以上，僥倖的是山坡上，田畝旁，自己開墾出來的新地，種些其他的農產品，略為彌補，純靠幾畝租來的稻田，恐多數是不夠維持生活。至於他們繳納地主的租米，每畝除二五減租以外，照地主們的「老樣子」的數量，看年成的豐欠略予增減，大致是相同的。至於這裏的農民，抗繳租米的事還很少，即使眼巴巴的望了一年的收入，除了繳租以外，已所餘無幾，他們的苦惱，他們的恐慌，只得在背地裏嘆息。

農村中的婦女，比之於都市的婦女，以智慧來講要差的多，可是她們刻苦耐勞的精神，則非都市女子所能及。尤其是江西的婦女，她們的生產能力，簡直不亞於男子，她們也能耕田，挑水，插秧，做那各種辛勞的工作，而且還得兼管家務，料理子女，幾無休息的時間，這裏筆者要聲明，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女子個個都如此；但那些盛裝濃抹，扮得鬼怪一樣的好吃懶做的都市女子，也不是標準的人物。

講到徵兵成績，因為保甲的編制，江西辦得最早，所以也比較辦得認真，凡保國民小學，保長辦公處，至少在形式上還過得去，自

然民衆的負担更重些，但逃避兵役的事情很少，實在受着戰事的影響，整整農村經濟恐慌聲中，他們也很願意離開這破碎的田園，步上征途，也是一件很自然的原因！

總之，這兩年的農村，耳濡目染，一切一切，都隨着時代而進展，他們吃了更大的苦，在步上新興的路！至於偶然有些苛徵暴歛，雖言的苦衷，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那是免不了的，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用不着再嚕囌了！

一頓難吃的飯

自從換車之後，車上又多了兩位江西客，雖在顛簸不定的旅途中，大家談談異地的風俗人情，倒也够有味兒。敏的兩手緊緊握着車蓬的桿子，老側着問長問短，有時忘記了，兩手一鬆人便倒過來，大家心驚肉跳，可是不多久，他又要問長問短，聽得津津有味，又忘了方才的跌撲。

江西人的重視禮節，確乎相當的可觀，那時我到泰和，去拜訪一位先父的朋友，他堅執留我吃飯，我因不好意思推辭，便留下來，坐在書齋裏閒談。等吃飯的時候，他的少爺來邀我們，我便和他一同走到客廳，那時我就疑惑起來，究竟坐在那一位置好？主人已經是年近古稀的老翁，看他的言語行動中，又是非常注重禮節，如果亂坐位次，受人譏笑倒是小事，萬一當場謾客，那倒是怪難為情的；同時又來了二位年長的客人，經介紹寒暄之後，才知道也是我先父的友好，那桌旁却只四個座位，最漂亮的一張圓椅擺在下首，而上首則擺着方闊的櫈子。要入席了，我便站在下旁，不料隨便就位，而這位年長的主人和二位客人，竟把我一拉一推，擁在上首的位置上。主人便坐在我的對面，就是我們浙江人所謂的首座，那時我簡直有些含糊，為什麼讓我坐着主位呢？他們也謙遜了一會之後菜便一碗一碗的送上來，但大家只是「請呀請」的叫着，筷子却一動都不動，怎又算什麼呢？最後送上一盤很大的全魚來，熱氣騰騰的擺在我面前，於是才開始下箸，這時我想大概主人要等魚吃呢？但大家又「請呀請」的裝了一番，方去吃旁的小菜，而從此不再請那盆香氣噴鼻的魚兒，也許我生長於水鄉的緣故，看到了魚雖不口涎欲滴，但好幾次想揷下去，總於生怕有失，縮手回來，不過，我總猜不透其中的啞謎。更奇怪的是主人滿口稱為小犬的——兒子，從「入席」到「散席」，始終垂手站立在我的位旁，據說是「陪客，」我幾次三番力辭，都為不許，其實我真的討厭他，本來貪吃的我已經感覺不方便，再加一個監視，甚至一舉一動都覺得礙手礙脚了。總之這一頓吃，累得我流了一身的汗，所謂「味同嚼臘」「背如芒刺，」「如坐針氈，」這些詞句，今天我才親切的體味了，確乎言之不虛。

還有一件值得記載的，當我吃完飯以後，為了適應環境，我也

四八—一五五

只好照樣來一套老例，但主人一看我空空如也的飯碗，馬上又叫他的兒子給我添了一點點，可並不怎樣勸我，那時我反覺得難爲情起來。記起兒時的「剩飯」簡直是一件可恥的事；但又不好意思再拿起來吃。等他們吃完之後，看各人的飯碗底裏，都留有一匙的飯粒。由於好奇心，後來我去問別人，原來江西人有這樣一種迷信，每飯必有所剩，留着做「子孫飯!」

從黎和到界化隴

此間僅趕着旅程，車子在羣山中上下，但大家的心都懷了鬼胎似的警戒着敵機。過了蓮花之後，又步上了艱難的路，重疊的山嶺，一座座螺旋形的山峯爬上爬下，車子像衰老的病牛，時時發出蹣跚的喘氣，有時沿着深凹的山澗，有時穿過棉花般的雲霧，有時跨過一畦一畦的梯田，到了山腰，蒼松翠柏，又別有一種圖畫的情趣。

就在這天的旅程中，接連遇到三批敵機，也許司機過度的慌張，舵盤竟不能聽他的命令，好幾次爲了躲避，車輪不由自主的開到車道以外去，中途又有一次拋錨，車輪竟陷於山窪裏。這時大家急得要命，找人拖曳，至少要跑幾十里路，縱然找了來，今晚勢必難以抵達界化隴，天色又漸漸黑下來了，沒有辦法，只好大家盡力還着一股希望的信心，十幾雙枯弱的手，足足化了半小時的工夫，才把車輪拖了出來，等大家臉上掛着微笑時，已經伸手不見五指了。

界化隴是江西與湖南兩省的分界處，鎮的右面是屬於江西蓮花縣，鎮的左面是屬於湖南的茶陵縣，在抗戰以前，據當地人說，跑這條路有相當的困難，出了岔子，常有三不管的情形。但自重慶指定爲陪都以來，長江口上遭敵人阻塞，這裏無異成爲必經的咽喉，彼此作了重要的門戶，因此市面也繁榮起來，本來只有幾椽茅舍的街市，如今也造起了長長的高大的街戶，尤其是旅館竟佔十分之六以上，至於菜館，多數係旅館兼辦。奇怪的早上出賣荳漿攤子和甜品，竟多至三十餘攤，不過在這裏你可一望而知江西人的紅辣椒湖南人的綠大蒜是分得很清楚的。

幾天來的心，正好像懸掛着一樣東西，今晚才總算了結一件心事，跑到了江西省的盡頭，只少暫時可以憩足，雖然明天還要踏上未走完的路程。

夜宿山麓，想到遠離的故鄉，年老的繼母，無父無母的妹妹，何日始能見面呢!?

代郵

易聲伯君鑒：稿費待領，請示最近通訊處。

黔西憶行

王越三

貴州為西南各省中心，抗建根據地，年來經省當局積極建設，推行新政，一切均見孟晉。作者二十七年到筑（貴陽）不久因公有興義之行，得游覽黔西各地風物，乃一難得之機會。興義這個縣城，當滇桂兩省入黔要衝，且是黔省西南重鎮，距貴陽三百公里，有公路直達，沿途有不少地方具有特殊意味，本文所寫，便是從貴陽到興義這段路上的觀感，當時一路所見所聞作者均記載於日記簿中，久欲整理發表，藉供旅行的同志們參考，總以無暇未果。茲趁春假之空，特加整理，雖本文情景一部份或有與現況稍殊；但實際觀察所得，頗多堪作研究者料，想必為讀者所歡迎。

（一）秋在高原

大高原上的景物畢竟不與別處同，尤其是在晴朗的秋，別具一種風光。我們出發的一天也正是一個桂子飄香的季節；這時，大高原上的氣候，愈顯得高爽，在晨光曦微中日輪照着羣山，反映出一種媚人的光彩，呈現着異樣底秋色，一片片一朵朵的秋雲，與重重疊疊的山巒，穿插着，疊蘊着，遠遠地望去，竟分不出那裏是雲，那裏是山，這是高原上的特色。山邊野草奇花，吐着馥郁濃香，隨風送進車窗，直如置身香國（作者按黔西黔南一帶山間多生野蘭，芬香襲人，為沿海平原地帶少見。）這猶其次；最戀人的，那山谷中一層層的梯田，裏面滿布着已成熟的稻，金黃色的稻穗上，釀着點綴滴滴的露珠，從梯田底層向上望去，有如珠簾倒掛，這種大自然地美妙景色，不到身臨其境，親自領略，實難以想像。任管車如何加速地奔馳，我對這如同畫境，不肯放過一秒鐘的欣賞。

（二）石板房

從平壩到安順途中，沿着公路，旁邊有不少石板房子，那裏人家利用山上的石板舖蓋房屋居住，這樣就地取材，既便利適宜，又稱經濟。因為這裡附近的石山多屬石板巖，天然就成為一片一片的石板，取用極便。蓋起屋子來比較購用磚瓦還合式；這種石板可大可小，外表十分光滑，非常美觀。有一個小鎮，全鎮數百家，其房屋無不以此石板砌成，所以這小鎮便叫石板房，（較為詳細的地圖即有它的名字）。可是他們利用石板，只把它散亂地鋪在屋椽上，並未加以修飾，看上去還欠整齊，倘能把石板的大小形狀修得一律，砌得整齊，使它美化，觀瞻上就更雅緻了。我以為在交通不便運取其他建築材料困難的地方，很可以利用當地天然材料、如果再加人工修砌，使於轉運，就是大的城市也未嘗不可以利用，比較造

窰燒磚燒瓦要經濟得多，很希望當地人士加以提倡。

(三)不同的山勢

這段路程雖只有三百公里，但一路山脈起伏的形勢，却各各不同。貴陽清鎭之間，山勢大都低平，無奇突的山峯，也沒有特殊的姿態。但一到清鎭以西，下營關附近，地勢就陡變，一座座不相連續的山峯，無不別具姿態，孤單地兀立在地表上，但並無尖削的峯巒，不若桂林一帶山峯聳峙，而似饅首形狀。過了安順，形勢又不同，這裡地勢較爲低平，有一塊小平原，面積可有十餘里，他處不易見到，稻田面積甚廣，農作物又非常發達，無怪安順富足逾於他縣，亦是環境所造成。這裏每個山峯都成螺獅形，樣子很別緻，巖石多數亦爲石板巖層叠的，更見得顯明，料想若干年以前，這裏或許是一個小小的內湖，但以走馬看花，不能作詳細的研究。

由安南過去，直到興仁縣城，山勢綿延不絕，荒涼得數十里沒有人烟。崇山峻嶺，淒涼萬狀。據說此地匪風甚熾，行旅可怕，汽車在這里行駛，路面坡度極大，尤多危險。安南不遠有一處地方名叫二十四拐，汽車自山頭盤旋而下，計有二十四個灣曲，司機者偶一不愼，汽車與乘客勢將均爲虀粉。這是滇黔公路最險的地方。到了興義附近，平地就多了，梯田特別發達，林木也相當茂盛，泉聲到處可以聽到，不若前此童山濯濯，荒凉滿目了。

(四)黃菓樹瀑布

車過了鎭寧，司機的說：「前面快到黃菓樹大瀑布了。」我們聽了非常高興，因爲 是我們沿途所要遊覽的名勝之一。車未達瀑布卜，便聽到澎湃宏大的水聲，如萬馬奔騰，據說春夏之交，雨水滂沛的時候，水量宏富，聲聞十餘里，其勢雄偉，可見一般；入秋以來，水勢業已稍遜了。瀑布面積高有數十丈，闊有數丈，自上瞰如白練懸空，極爲壯麗，當其下瀉時，上部衝激而出之水氣有如黃色之棉絮，衝瀉而下與空氣激盪，水氣被擊復上升成爲雲霧，升騰高數十丈，堪稱奇觀。此瀑布水力，據說有七千匹馬力，倘爾若在此發動這樣的馬力，利用之以發展後方工業，其效用定必不小。這個瀑布的構成，是因盤江支流打邦河的上流，有一處地層深陷下去，以致河身中斷，特別陷落，水從高處下瀉，便形成這偉大的瀑布。江西廬山上著名的黃龍潭白龍潭也還望塵莫及，有人說：「這是世界第二大瀑布」呢！

(五)矮小的城垣

黔西沿滇黔公路各縣，除安順以外，似不若黔北沿渝筑公路城市來得繁榮，城內人口較少，市面亦大都蕭條。清鎭的縣城尤小得有趣，城墻矮得可以跨上去，坐在車上，城內景物可以一覽無餘，瞭如指掌。這裡所產的「花紅」很著名，大若洋桃，又甜又脆，異常鮮

美他處所產的遠非所及。

（六）鐵索橋

過了黃菓樹，又逾關索嶺，便到永寧，我們下車在此午餐，居民不講衞生，骯髒得不堪言喻。據說這裡有瘴氣，前幾天滇軍過此曾觸瘴氣，死去二十餘人。所謂瘴氣，傳說不一，實在還是一種惡性瘧疾，由於當地瘧蚊所傳染，在貴州有些地方對於防避瘴氣的要訣，是不吃飽，不起早，不洗澡（不到河中洗澡），因爲各地環境不同，也不能盡說無因。出永寧鎮，行十餘公里，便到鐵索橋，橋架在盤江的兩岸，橋身離江面並不甚高，但兩岸高處總在六七百公尺以上，橋身純用鐵索和鋼板造成，異常堅固，車行其上，十分平穩，絲毫不見得搖動。盤江水流極爲湍急，水裏含着很多的泥沙，所以水色和長江三峽江水一樣的黃。盤江有南北兩支，本是桂省紅水河的上源，到貞豐縣東南者香鎮附近，才合流稱紅水河，我們所經過的便是北盤江上的鐵索橋，在南北盤江環繞的範圍以內，計有八縣，所謂盤江八屬，這八縣便是安南，普安，盤縣，興仁，興義，冊亨，貞豐，安龍。

（七）土匪猖獗

這一路很不平靖，天還沒有晚，司機便不敢開車，叫我們憩宿，尤其由安南到興仁一段途中，山是很荒涼，人家很稀少，一路簡直是提心吊胆。到了興仁，因爲赴興義的一段公路還未修好，汽車不通，須乘滑桿或騎馬。興仁境內匪又特別多，更覺可怕。我們從興仁動身，爲着同行七八人，有不少行李與公物，雇了十幾匹馬，目標既大，就不能不略事防備，所幸興仁專署劉專員派人護送我們，胆可稍壯，沿途護送的警衞不時開槍示威，表示我們已有武器，用以嚇走零星小匪。這些地方還有真正的所謂「土匪，」他們往往伺伏在兩山夾着的谷道的兩旁，另有同黨在山上僞裝農人鋤田，以偵察來往旅客的動靜，倘使旅客人力單薄，便會發出暗號，呼喚同類出搶劫。但這一類的匪，如同行人多，尚不足怕，所怕的便是「股匪。」當我們走到萬屯（興義縣境的一個小鎮）憩宿在一家小店裡，萬屯區公所招待我們晚膳，他們說這裡匪很多，往常盤江各縣以興義最爲安寧，近兩月來因廣西股匪竄入境內，四鄉亦不清靖，昨晚離此十五華里之頂效鎮即被洗劫一空，今午匪徒又來信，謂今晚來向我們借槍，我們現在已有準備，各村壯丁並也有聯合，湊齊百餘枝槍，匪徒如果光臨，很要給他一個迎頭痛擊，或許今晚不會來，不過我們不能不防備，並叫我們夜裏小心，不用講我有些胆寒，一夜未得安眠，可是這晚這班綠林好漢並沒有來。

（八）到了興義

由興仁動身，騎了一日半的馬，便到興義，興義又名黃草壩，它

在黔省西南各縣中算最富庶這是因爲它的地勢優越，特殊環境使然我們剛度過馬別河（南盤江支流），距興義縣城尚有十餘公里這裡地勢就突然轉變，彷彿別有天地，山坡上果實如拳的桐油樹，葉子顯得油潤的橘子林，滿眼都是。有灣曲的小溪，有平整的道路，有肥美的田園，有竹籬茅舍的農家，雞犬相聞。那迎面而來數十丈小瀑布，襯着葱鬱的山岡和金黃的稻田，更顯出□銀白得可愛。一條寬闊的馬路直達縣城城垣是傍山建築，新城舊城兩座山上的城牆遠遠望去，好似古北口的長城。繞着兩城之間的是一道花溪水是異樣清澈而平緩兩岸夾植楊柳和花大有江南風味。黔省河流，都湍急而多砥石；如斯溪流，實不可多觀這裡的山峻而奇奇而秀，山澗泉水到處可以聽到風景値得稱道城內的陽明洞水晶觀還有城郊的西登波□家市，都是此地的風景區提到物產，米是大宗水菓種類頗多其種最良者莫□柑橘，本地人稱大紅袍，與黃菓黃菓品質尤佳味甜而爽水分極多，這類品種西南尙少見祇以交通關係未能運銷各地推廣繁殖如該縣能籌辦一農科職業學校專辦果樹之栽培與研究，兼爲□工與推廣的設黔省果樹園藝必大有發展的希望。

桂林熾昌行

專營 鋼鐵材料

本行專派妥員分赴淪陷區及其附近地帶搶購鋼鐵材料五金器械運桂銷售旨在搶購搶運供應軍工必需物資價格特別低廉如荷賜顧不勝歡迎

桂林 桂西路一〇五號

電話五〇五五

電報掛號七七二〇

四八一一六〇

瀾滄人民迷信概述

劉遠東

瀾滄遠居於雲南西南邊角，地理上與緬甸暹羅接境。民族非常複雜，由於地理位置而受到一些南洋文化、及更多的漢文化的影響，所以產生的迷信就有一種特殊風味。這裏所寫的迷信，以地理所包括的範圍爲中心，而泛談到居住在這區域內各夷族的迷信。因爲在事實上地理的力量已勝過各民族的力量，而迷信也就在普遍地伸展到各民族間去激烈的混合起來。當然也有特殊的夷族，由於傳統的信仰而不接受其他各族的迷信的侵入同時，這種民族的特殊迷信，因太不入道或極端的不合理，所以也不爲其他民族接受。這例子很明顯，如卡瓦族就是。卡瓦族居住於卡瓦山，自己有自己的傳統信仰和迷信，除在貿易及某種特殊的時期——如趕煙會之外，很少與其他民族來往，所以就很少接受其他民族的迷信。他自己的迷信，也很少被其他民族接受。但是、漸漸的卡瓦已接受了不少漢民族的迷信，而常和卡瓦接近的倮黑族，也吸收了一些卡瓦的迷信。卡瓦的獵頭風俗已慢慢的減輕了，西洋人的教堂在卡瓦村子中展開，很明顯的表現着進化與混合。這裏，將作者在瀾滄所見到的迷信，略述於後，以供參考。

一、鬼神類。

（1）山神：每一被人利用或居住的山，都有山神。這是山神的中心。信仰的來源很難考出。一般傳說：「如居住於某地，而不敬獻當地的山神，則其業務必不順利，農收不豐，家運不順，全村容易發生災難，以全村說，就是全村的不幸，如火災旱災疾病，或其他災難的發生；以一家說，就是一家的遭殃，如死亡，破產等，所以要信山神，服從山神，敬祭山神」。某房曾經遇過一次很大的火災，人民們都說是山神發怒了。因爲當地人沒有好好的敬祭山神修理山神廟。

信仰山神的信條很多，大概以下列幾點爲主。

（A）不侵犯山本身，如不砍伐山神廟旁的大樹，不在本山上挖大深溝與掘礦，如西盟的新廠就是由於這種迷信，被當地居民反抗，無法進行。

（B）敬祭山神，這是迷信山神的具體表現。除了除夕及新年時期必敬祭外，初一十五必去山神前焚香。其他時候，也有爲着特別事件祭山神，如火災後或瘟病流行時，認爲係山神作怪而群祀祭之。

敬祭山神，最簡單的就是焚香化紙。有時殺豬宰羊，非常隆重。有些地方並有山神會，每年大祭山神一次。（如東主村）。

（C）建築山神廟。任何一個村子，必得有一間山神廟，這是傳

統而決定。有的村子因其居住區域介於二山，便有兩間山神廟，如作者所見之田坝，及許多倮黑村子。有的村子甚至有三間以上（卡瓦村子多如此），而隨山神廟存在與山神廟同樣重要的是山神樹，多把山神樹植於山神廟之後。有時廟之建築也就選擇在一棵大樹的前面。而關於山神廟的建築，有幾個原則：一、房屋門向，必與村民房屋門向一致（瀾滄鄉村居民的門向都是一致的。）二、山神廟必須在山之高點或高處。三、在山神廟之上（地高於山神廟處）不准居住，如東主村有許多人家居住於山神廟之後，認為壓住了山神，便被當地紳士一一驅走。四、山神廟必種有樹木以保護之

除以上各點外，對于山神廟的建築式樣及房子的大小沒有規定及限制。有的很好很大，也有的根本不像間房子。如卡瓦倮黑寨子，山神廟不過是一間用茅草建蓋的沒有牆的棚子。這都是隨各種族的能力而定。

對于山神的信仰，除以上各點外，其他的隨着環境有增有減，不能一致。

由於信山神而發生的關係很多。如（1）死人墳墓後必有一山神樹，以為山神而死靈才能永遠得到該山神的保佑。（2）死者之墳墓不能高出山神衛。見前，如不能埋於山神之正後面，或高點。（3）山的脈絡（見後）。

信仰山神的人有最大多數的漢人，倮黑，阿卡，老緬，卡瓦。擺夷都不信山神。

瀾滄許多夷民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假如要說他們有的話，那山神就是他們的宗教。擺夷因已有佛教，所以不信山神，而其他的則除山神外，無什麼可信。不過，山神總是迷信，不是宗教。因為它沒有什麼教義，和宗教的哲學。

（2）山脈：地理學上所謂山脈，是山的外形，以山的發展凹凸系形為名。而瀾滄人心目所謂山脈是一種埋在山的內部的無形的山的靈魂，這種靈魂就如人的血脈的循環一樣循環，停止了，就是死了，住在這山上的人們就要衰敗，破落，而不能發展，不能富足了。

挖一條路，一條溝，有時也足以損害山脈，不但這樣，有時因為建築一間房屋，或一個墳墓，也會把山脈壓斷了。東主村的鷄要在晨五點鐘後才鳴第一次，過去是四點鐘就鳴了，那裏的居民都說是黃姓家把東主的山脈壓斷了。這樣的例子很多，只要地方上發現了一種變化，不幸或奇異，他們總將這變化歸罪於一些路溝，墳墓，房屋。

他們只信有山脈，而沒有聽到過有山脈之神，大概說起來山脈也許是山神的一部份。錯犯了山神，可以用大祭來作求賜赦免，而壓了山脈是很少有以祭祀的。

大部分漢人及一些倮黑，阿卡，卡死，相信這迷信。

（3）家神：一山有山神，一家也就有家神。山神管理這山裏的一切生物，人類及動植礦物；而家神則管理一家的一切老少倫理的關係。他們相信，如果錯犯了家神，得罪於家神，也一樣的會使家庭衰落，破滅。這種家神，顯然是漢人宗法關係的影響。但牠已經變了型了。他們也一樣的供祖宗牌位，但這些祖宗牌位不是家神；而是超出於祖宗之外的一個特別的家神。倮黑，阿卡，不供宗位，但也有家神，這一點可以用作說明。其實，家神中是包括有其他的火龍神和財神。因爲當初一十五焚香的時候，除在家神前點香外，還在火坑上及許多地方點香。每一柱香代表一個神。

家神供在家的正廳。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日日上香，其他祭法，均與山神相差無幾。

全部分的漢人，倮黑，阿卡，擺夷都信仰家神。

（4）普世鬼：瀾滄的人都相信，有這種鬼。這種鬼是被冤屈死的人的靈魂，所以，這種鬼，毫無公理正義。常常傷害孩子，或家畜。人死後，普世鬼就去把這死者吃掉。有時人們還可以聽到普世鬼的苦叫的聲音，有的人甚至說，他們曾經看見過普世鬼。普世鬼是一種鬼，沒有祭祀等形式了。

（5）皮抛鬼：這種鬼在佛海，頂眞，南嶠，最爲流行。最受人們信仰。但奇怪得很，這種鬼不是自由的，超於人羣之外的東西，而是屬於擺夷養蓄着的無形的動物。他們說：「你在頂眞吃東西，得小心頂眞姑娘放皮抛鬼。尤其是當你得罪了牠們的時候。」

（6）咒應：做咒應的人，是一種專門的人材。這種人總稱爲「穴八」咒應，其實就是一種鬼，由「穴八」放出去傷害一個仇人，如同皮抛鬼一樣。「穴八」有牠自己的秘密，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他需要幾樣東西。如鹽，茶，米，小鷄，弩箭等物。

如果被人放了咒應而生病了。他就得去請一位「魔八，」先生來看掛，看出了是中了那一家的咒應之後，然後再由這「魔八」放咒應出去傷害對方。這樣眞像去去來來的無形的戰爭。直到那病好了爲止。

神用祭，鬼用送，所以瀾滄就有不少專門送鬼的「魔八」在瀾滄常見的是「送房子鬼」，「咒應」，幾種。送鬼多由「魔八」念倮黑語。送鬼最必需的是一隻小鷄，香紙，鹽茶米等。有時也特別配上泥人泥馬等，看在什麼情形。

房子鬼，餓死鬼等，前面沒有提及，因爲這種很簡單。房子鬼產生於房屋，餓死鬼由餓死者之靈魂變成。目的也是傷害人類。送鬼的方法也一樣。

二、占卜類

看卦分很多種。以形式上分，則可分爲有形的借觀。如鷄卦等。另一種是無形的念咒的占。今分述如下：

A、雞卦：雞卦是當地的話，我們又可稱之爲神卦。因「敬神」祭祀，叫魂都用雞而由雞產生許多卦：

甲：叫魂的雞殺死後，掙扎的結果，如頭向家神，則好。表示魂已歸家否則不大好。

乙：雞煮於鍋中雙腳爪捲得很緊，爲好，放開爲不好（如係放開，象徵散財）。

丙：財門爲雞之頭部雞嘴腮部之小骨。形狀成V字形（如圖一）中間有細筋絲，如該絲捲向內爲好，不捲或向外爲不好。

丁：家堂（圖二）。家堂卦是雞腦髓處的後腦蓋骨兩片。一片代表家堂（左邊）。右邊一片代表客人及親戚。兩片蓋骨要非常透明鮮亮爲好。如果左邊一片有黑點或紅點或污跡等現象。那



圖一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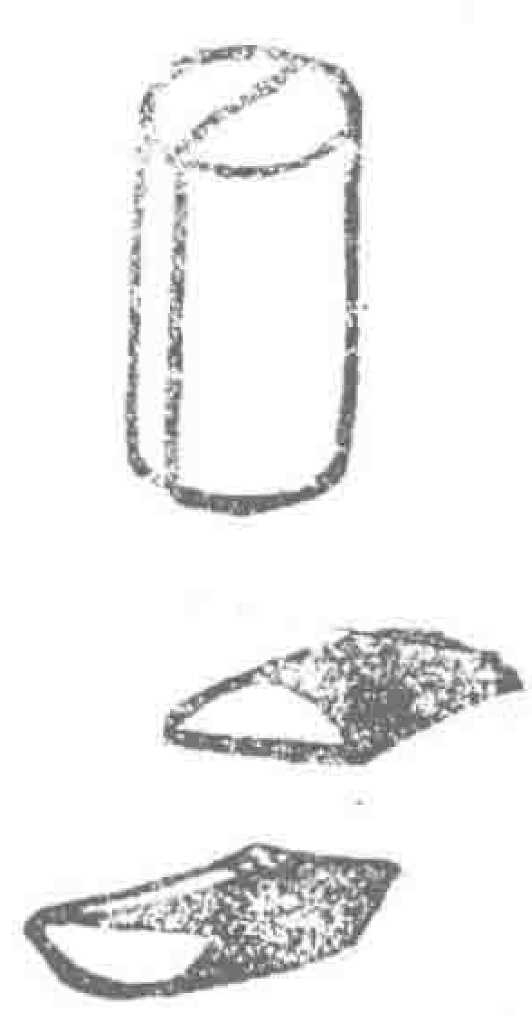
圖二



圖五



圖三



圖六

就是「主」家庭內的不幸，甚至要發生死人，右邊一片有同樣情形時，是「主」親戚或客人的不幸和危險。很特別的是這種卦只能看出不幸的一方面，明亮是平常而無好的象徵

（圖六）

戊：雞卦：雞卦是彝裏各種卦的統稱，但這裡，雞卦是雞的兩腿骨的特有名詞，因爲這卦是在雞身上最重要的，所以都把牠叫作雞卦。此外用兩雙腿骨配成，左邊一支爲家，可代表家內一切。右邊一雙代表神，視所敬之神爲何而定，如用着敬祭山神者即代表山神，祭家神者代表家神，祭祖墓者代表祖。該兩骨之正面。各有很細的小孔。看卦者要用很細的竹籤（如針一樣大）插入細孔，以竹籤所成的對比形狀來作決定。如有四小孔（常爲四孔者，）插入四小籤，而右左各二籤，均相對，（

如圖三），此種卦，稱爲「竹槓卦」爲最不好。表示要拍人去埋的意思。如神邊兩籤頂端距離，超過家邊兩籤頂端距離，則爲好卦，乃家受神之保護之意。（如圖四）如人邊之籤，頂端距離超過神邊之籤頂端距離，則爲神未保護人，亦爲不好。其他形式極多。有多至五六籤者，有少至一籤者，均視所成之形式而定。但有一種是特別的，往往神方或人方的卦上只有一小孔，即只有一籤，此時應視此小孔之性質。如小孔成長斜形，細籤可以向上下移動，如圖五之右邊。則此籤稱爲一籤管二。可代表二籤。而此中更應注意每一方（神方及人方）之上下方之表示。上方稱爲頭，代表精神意念。神方者代表神方之精神意念。人方者亦如是。下方稱爲脚，代表各方之實體，即實物。如神方只有一頭籤，即只有上方一籤，即表示神方之精神已到臨享受祭禮，而實體却未來到，即心到人不到。此種象徵神雖想來，而不來。爲不好。反之，如某方只有一脚籤，則表示人來心不來，亦不好。如上下籤具全，稱爲「有頭有脚」爲平常卦。如只有一籤，而如上所說，能移動而成一籤管二者，亦可代表。

B，叫魂卦：叫魂是人製的。與借諸於動物身體之骨骼者不同。動物之借卦，因其自然組織複雜。可以表示複雜的事實。而人造卦，則極簡單，（此處專指叫魂卦）只能表示正反兩方面。叫魂卦，由一小圓木一段，直剖開而爲兩片構成，（如圖六），看卦時，叫魂者將卦丟下，兩片掉於地。如一片之剖面（即平面部）伏於地，而另一片之剖面仰向天，則爲好，表示魂已回來，（如圖六下方）反之，如兩片之剖面均伏於地，背面仰向天，或背面伏於地而兩剖面均仰向天則爲不好，魂未回來。

C，魔八看卦。魔八多由倮黑担任。看這類卦的，多數是人病了，或者是失掉了東西。而請魔八來看卦。看卦時，魔八須要的東西是一碗米，一點鹽一碗清水，水裏幾角壓水錢。有了這些東西之後，魔八便開始念經。念的是倮黑語，念了很久或一刻之後，魔八便用自己的手在衣的邊緣抹來抹去。這樣反復幾次後。魔八就可以看出是什麼鬼，或者是失在什麼地方。信仰這東西的以倮黑及漢人爲主。阿卡及卡瓦也信仰。不過各人的看卦方法有一小差異。

D，翻書，這是擺夷的信仰但現在當地的漢人，都已信仰了。翻書大多也是人病或遺失東西而做。翻書者是當地的最高和尚。要翻書者，只要把詳情告訴老和尚，給他一些錢，就可以了。翻書是怎樣一回事，作者不知道，不 聽說是翻擺夷的經書。我想擺夷翻的不是經書，而是擺夷的曆書，就像中國的曆書一樣有什麼金錢卦等等一樣。

E；跳神，[illegible]的家道不昌，生意不興隆。或者家中常常發生不幸事情，則這家人相信一定是有錯了祖宗或家

神。於是便得請跳神師來跳神。

跳神師是專門職業者常常有二人，一爲師傅，一爲徒弟，跳神前先向家神前敬拜，焚香化紙。然後手拿着鐵圈，一面搖一面跳，一面唱鐵圈響聲歌唱聲（咒語）脚步聲混爲一片，然後突然假裝死去其徒弟卽速來扶之坐於櫈上而大聲喚醒之「濟去淸來醒」此爲喚醒特用之語。此時並化錢紙於跳神者前，跳神者慢慢由死境醒來，其家人卽一一問之，跳神者亦一一答之；例如：

問：你是誰？（表示其祖宗已借跳神之靈魂囘來）

答：我是你祖×××啊！（同答聲用歌唱不用直言）。

問：你在陰間怎麼樣？

答：前世欠下×家債，今世苦不寧。（唱聲）。

問：家中近來老少不安，家道不昌，原因爲何？

答：門前那株黃果樹，遮住家運發展路。房後一窩亂蜂子，擾得家神不安寧。（唱聲）（作者按：澎滄人民多於門前種植菓樹及養蜂，人們常認爲會錯怪了神）

問：如何解？（卽如何解除此兩種錯）

答：用黃錢十張，向東二十步化之。送去蜂，砍去樹。

這樣彷彿醒來死去，死去，每一次死去就來一個不同的祖宗，於是這家人都吧祖宗所指示的，一一去做。

除以上各「主」親戚，看相算命，恰實等均被信仰，此種種，與內地同，故不贅述。

三、其他：

（一）出門或交易必先擇日及殺鷄看卦。

（二）出門旅行中，許多不吉之音，均不能提，且另有一種特殊語言以適應之。如筷子，與殺人之劊子同音，故改稱幫手。抬東西之抬與抬死人之抬同音，故遇抬均改稱端。抱東西之抱與豹子之豹同音，亦爲旅行中一大不吉，故改稱摟。第一碗飯不能泡湯，與江水有關。匙勺不能放在湯中，如將匙勺放在湯中，象徵划船必翻，故亦禁止。

（三）出門時，牛，馬，突然跪下，象徵不吉。

（四）半夜鷄鳴，表示要起火，不吉。

（五）家中發現蛇，大不吉。

（六）烏鴉叫，要死人。不吉。

其他尙有多種，不甚重要。與某季節有關而與內地迷信同者，亦不記於此。至錯落者，則望指正，並俟後補充。

一九四三，四，廿四，于呈貢。

四八—一六六

嘉州攬勝紀

羅鶴

嘉州居西蜀之最勝，其地南環九拱，西聳三峨，東來錦江，北納銅河，睥睨一世，山水自足，不啻一小宇宙也。是以昔人之流連於此，而輒見於詩文者，有以也夫！其尤足為是地生色，而為余所心醉者，厥為銅河之與錦江，由蒼茫浩渺中燭照而來，極烟波壯闊之勢，至嘉州而始合焉。每夏秋水漲，洲渚皆失，洪水繞城以吼，其聲若雷，及夜分夢醒而愈壯，若撼牀之為者，清心洗耳，至可聽也。

城之南，峯巒迭起而東趨者，則嘉州之勝地，若陳莊，若凌雲寺，若烏尤寺者在焉。而陳莊以修竹勝，竹間廣有空地，層累如臺，以石級上下，多置石桌石凳以為觀。每夏月著時，城中人破空而來，拂石而坐，或品茗，或觀書，或倚竹而寐。於以見天之青，地之高，水之明，魚鳥之馳翔，而俯瞰嘉州又如在籬櫳間見也。尤以中秋觀月為宜。視人與竹影交佈地上，仰觀明月，起舞徘徊，若不勝情，嗟乎！我其為月中之仙乎！

由此東指則凌雲寺也。寺以大佛名，頗有超然之致。當秋冬之際，木葉盡脫，鷹隼翔空，優遊不下，益以水光山色，互相輝映，天地之闊識可一覽而有之，是以善於詩者，每臨風嘯詠而不忍去也。

寺旁又有小徑二；一轉折而上有樓翼然，又高於凌雲寺，即俗所傳蘇子樓也。一則邐倚而下，有小溪橫之，涉小溪，入深林，林多楠木皆千百年物也。陰涼之氣，每颯然而作，毛髮皆寒，雖亭午夜分不見曦月，度必有高人韻士棲遁於此，而不可得見也。迨登其巔，則烏尤寺在焉。

寺門殊小，入之始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者，塵俗之氣，至此為之一洗，清涼幽靜，雖峨眉諸剎不是過也。壁上詩文甚多，岑參何紹基，趙熙諸賢皆有題詠，而何詩獨懸被摩挲，墨跡生光，誠不以詩而以字也。

窮其端，又有爾疋臺，竹樹茂密，波光明滅，風帆如仙，實佳景也。嘉州之勝，於是始窮，其遠在郊外者不備述也。

千秋歲

施莉俠

余每覺倫敦郊外風景清美，遠勝巴黎，偶憶舊遊，索成此詞。

浮生難語，醞氣成愁緒。壯志逝，雄圖阻；故鄉忘史賦，異國迷歌舞；牽情夢，英倫舊事盈心府。

歌稍花薰嫵，吟覺香侵蠹；標翠色，親幽緒；忘秋芳草嫩，逢夏清波煦；鍾樹靜，一彎新月吹簫侶！

四月十四日

醉花間（夢亡弟）

施莉俠

今宵夢，昨宵夢，宵夢添哀痛！難怯託孤情，愧我無微俸。花都無怨恐，故國多愁慟，萍飄若未歸，猶作珊瑚夢！

四月十五日

綿陽行記

李致剛

四八一一六八

駘蕩溫柔而微抖的春風，絲絲地吹拂過大地，在乳飴似的濃醞裏，一切都感受着放出特異的蓬葳與溫馨底氣息，草木雲霞；禽蟲人物。軀肢；浮鬼；迷惘地生活在這適妙的春天，而這影響於人們的心情尤甚！似凝醉般底流動，朦朧；噓吸着那芳烈無緬底馥馥！康諭底意緒，全挾在沁撲處而昇騰。

「春天是青年的季節，何等溫柔？何等愛慕細膩呵！」這是歌德所說的。

蟄伏在都市生活的人們，飽食終日，混雜不少使人頹廢底憧憬，致精神肉體都感着麻木。能夠借二三遊侶去欣賞這美麗的真辰，何等快慰幸福！

前言

仲春既望的早晨，我們一行五人，乘着黃包車，從成都西郊卅上村——我的家動身到北關外簸箕街，原來的丞相祠車站，購票；上車驗票……足足地費了一點半鐘的時候，車輪才展動，出了市街輛快速度電掣般向北馳去。

汽車飛騰過西漢司馬相如題橋的駟馬橋，公路兩旁的金黃色菜花，香噴噴地鋪滿了田野，流鶯已在一叢叢的深林中高歌着，二三竹林圍繞的灰色瓦屋，和黃色茆屋，都不住向後飛跑。

天迴鎮，據說是唐玄宗在此回駕長安而得名，市街寬廣；市面喧鬧。三河場是比較略小的鄉鎮。過了毘橋已是新都縣管轄，再經天然橋，天然橋是王上將之鑌埋骨處。

不期然地，回憶過去廿年前，我肄業本省軍校，那時在毗橋，天然橋，新都一帶，舉行「戰術實施」的景象恍在目前，好似才過了不久的歲月，頓使我感着無涯際底悵惘！

可恨的時序呵！毫不顧惜人類底青春，毫不爲人們稍稍發留，在迅疾奔馳中，不知醞釀成人間多少悲哀！多少痛楚呵！

唉！我絢縵底青春，向何處消逝了？怎樣地去追取呢？在那時候，前途好像充滿了無窮的希望，光明已普照在未來的命運，真是如此嗎？誰知到了今日，才知道是引人向黑暗陷穽之「魔炬！」

車到新都北門車站停了十五分鐘，在車站對面有極大黑壓壓的森林，直立着十三層的舍利塔，就是川西著名的叢林的「寶光寺。」

過了王稚子闕（註一）唐家寺，向陽場，已達廣漢西門，廣漢是川西大縣，物產富饒，河川交錯，以產家兎著名。（註二）

車停十分，繼續前馳，金色菜花，和紫白交錯的蠶豆花，發受了

溫煦日光底薰沐，溢出强烈甜蜜的芳香，隨風送來，使人陶醉，還有鬱情盈盈底碧綠色麥浪，田徑溪畔桃李，都開放如錦繡般鮮艷，馬路旁偶有二三株臨風搖曳的弱柳，恰似婀娜婷婷般的少女。欣賞大自然不覺已過連山場，馬路右旁湧現出如屏幛般的遠山，旅客中有人說：「那是中江廣漢交界的山脈。」

德陽爲漢姜詩和蜀漢秦宓的故里，有三造亭在路旁。（註三）在車站停了十分鐘，因有三位女客在此下車。德陽以北，仍是平疇沃衍；和新漢的地形相同，不過已不及新漢的田土那樣膏腴。以產鷄蛋，豆豉；青布（孝泉布）著名。

十幾年前，我在度軍隊生活的時候，參加了川省的內戰，就是在德陽廣漢一帶，與那時所謂的敵人作戰，最激烈的一天在德陽城北黃許鎮附近的天王寺。

哦！馬路左旁，很遠的，森林中紅牆白壁的寺廟，那不是天王寺嗎？

熱血沸騰，正在青年的時代的我，彼時的人生觀，真不知怎樣會與今日相反？記得在一天的午後，我率兵三連，衝鋒過四五次，血花飛濺；屍骸遍地，許多忠勇的官兵們，大半叢葬在這天王寺旁，現在看！當日的上官們一一地安富尊榮；和「勛業崇隆」，誰還記得還些「無罪冤死」的孤鬼呵！「中華男兒血，應灑邊疆上，」這樣自相殘殺，毫無意識的內戰而死的人們，到了今天，他們地下有知，不知怎樣的懊悔呵！想到這些使我很感傷不快！

車到黃許鎮即是蜀漢時的鹿頭關，乘客們都下車午餐，我們同行的友人，也各自去尋飯館，我胸胃很飽滿似的不覺饑餓，喝了兩碗茶又上了車。

離開平原的黃許鎮，漸漸地走上丘陵的白馬關，此處有漢蜀靖侯龐統（士元）的祠堂，葬於龐墓，還在關北三里落鳳坡，在未築公路以前，到羅江縣是必須經過的，因傾斜有一段太急，公路遂改由關的西面盤旋上去。昔日險要的白馬關，在近代是不足云「險了。」據羅江縣志云：

「山上平坦，有小徑，僅容車馬，三國時營壘也」其下名「落鳳坡。」

蜀中名勝記云：

「……鳳雛先生侍詔烈至此，卒於流矢下，其葬在鹿頭桃花溪東岸。」

下關不久小小的羅江縣城已在望了，汽車到了城下，沿着城行進，城外茅屋十餘間，已非川西富饒氣象了。

羅江不遠經過一長石橋，旅客中有位綿陽商人坐在我旁邊，他告訴我說：「這石橋是當年孔明擒張任的地方——金雁橋（？）」這是否正確？不敢斷定。但張任墓確在城附近約五里。

羅江城北一里，有朝天宮古蹟，即古來的「接王亭，」考寰宇記載「玄宗入蜀，縣令造亭於北一里祇候，」土人呼爲接王亭。

金山舖……辛店……到綿陽已在午後五時，四弟早在車站迓我，下車後，命公差將行李搬在四弟住的地方去，晚飯後，疲倦已極，納頭便睡，一覺醒來，已是翌日午前七時。

綿陽為西漢的涪縣，在成都北三百五十華里，清代是綿州直隸州，共轄羅江，德陽，綿竹，安縣，梓橦五縣，民國廢州改縣，第十三區專員署駐此，今川陝公路所經。涪江自江油中壩來繞城的東北，下至潼川（三台）遂寧，合川，有舟楫可通，並有公路經涪江東岸丰谷井，蔺蘆溪，靈峯寺至潼川。

城裏人口戰前有萬餘現，約五萬。全縣山地很高，地方的富庶不及新漢，但比較往北去的廣元，昭化，梓潼的農產為多，除掉川陝路外，由此經中壩江油可到甘肅的碧口，可算成都以北的次要縣份。本縣工商業都說不上，完全是農村社會，居民很勤儉樸實，文化很低，全縣只有一個初中，小學共二十二所，過去川戰多在綿陽三台一帶，老百姓們受的苦痛很深，現在還沒有回復；在防區制的時候，駐軍還強迫種烟抽稅，近來因禁令森嚴，「黑籍」人們已漸漸地絕跡了！

到綿陽的第二天起整整地下了三天大雨，第五天才放晴，午前十時，我們同行四人（除掉同去的公差兵）加上四弟作嚮導，由北到城門口乘黃包車去遊綿陽第一名勝的西山觀，遠山凝翠，清溪流碧，人們躑躅其間，接受着和暖恬靜的微風，眺望原野爛漫的光和花，靜靜地似不在思索什麼？但心中却迷漫地搖曳着，從恬靜周圍，閒寂的時間裏，無由的牽陷入那空虛底飄寞的網中。

由車上急馳掠過的原野底印象，一切，如我，的思想般蘊藹與廓平；只可彷彿聽見路旁田野間的蜜蜂，在蕊心裡的呼吸。

正是我輕惑地玄想的時候，坐在後面車上的四弟，他告訴車夫拉往公路西「小路去」的呼聲，將我神智喚醒了。

西山觀為綿陽的風景線，距城只三華里，出綿陽北門，經川陝公路至鄧園，折往西去約一里半，觀的建築，在山麓和半山之間。

到了西觀山的山門，從二十多級，的石梯上去，我們先往山門右岩下的蔣歐祠去瞻仰，祠宇不大而幽靜，僅有正殿一坐，正遙對遠山高塔的南山寺。

祠祀蜀漢恭侯蔣琬，和樂綿州推官歐陽崇，旁有石碑豎着，字的蒼勁，很像唐人所書，但已漫滅不能讀了。殿額有劉漢鼎獻的「忠雅推良」書法很弱。神龕上扁額是：「玄都樹滿，」細看跋語是：

「七年春，過此兎葵燕麥而已，九年率師南旋，則見新廡翛然，榜署中闕，迺題此誌之，

庚申七月　　簡陽劉存厚敬跋。」

龕旁楹聯，共有六七副，內有熊克武一聯，較有寄托，道出作者身份：「谿侯繼承葛相，慣慣三公，夜夢流血牛頭，俯仰維艱，六載無慚忠雅志！」

願我今總師干，睽睽萬目，危若蹈虎尾，內外楷覺，寸心學到古人難」。

民國八年十一月　熊克武敬題

出祠尋着石梯向廣闊幽寂的正殿走去，然後由左旁山門到了子雲亭，祀有楊子雲愫像，白皙長髯，頗生動，亭旁岩壁上刻有草書摩岩是：

「至正五年三月三日，達魯花赤沙里火廝；借長史李榮義；主簿王德春同遊留題。」

幾行字外，其餘石刻很多，大都湮滅模糊，僅認出「大唐至德，……」「乾德二年；」「大口武成」等字。

出亭再登石梯，共二十六級，殿額「靈霄寶殿，」矚目四眺，綿陽全城，恰似釜底，我煩攪的心靈，被這清冷的四境，洗滌纖塵不染，什麼時候才擺脫一切人事，來小住一年半載，是何等幸福呵！

折下石梯，往寺北山腹小徑約一里路遠的蔣墓踱去。

蔣墓在較西山觀稍高的一個丘阜的頂點，石製翁仲；和石獸深沒草內，墓前有方丈草坪，石製祭台很高大，墓前石碑足足地有八尺高。上刻着：

「蜀漢恭侯蔣公琬之墓。

道光□□年嘉平月　知州事裔孫◇◇敬立」

謁蔣墓後，西山觀的道士派徒弟來請我們去客堂喝茶；并弄了一桌雞，魚肉的午飯請我吃，席上有一盌菜是本山產的「春筍」，用醬素燒，味很鮮美可口，結果化了我們五十元的香資。飯後，我們去看著名的西山觀的「千佛巖」，造像少數是「隋開皇元年」的作品，十分之八九是唐代造的，從年號上可查考的有：「大唐至德二年」「大曆；」「元和；」「開成；」「咸通；」「乾符」等。還有五代前蜀年號的「武成元年；」「永平三年；」「咸康」。造像都有龕，大小不一，有作洞形的，廣二公尺五十公分，深一公尺九十公分，龕內大都爲坐像，旁雕尊者菩薩諸像，背面亦雕像，兩壁侍者有雕宰官身烏紗持笏；又有善信男女，莊嚴妙相，可稱唐代作品之冠，有許多造像的文字完全左行。文末每云「設齋祀畢」或「表讚訖」等語。

我剛抵綿陽，四弟同事的馬君，請我們吃晚飯，席間談起李杜祠的風景清幽，原打算先去一遊，再到西山觀。因同行劉君主張先去西山觀看摩崖。在抵綿陽的第六天，我們遂作李杜祠之遊。

出了東門，便是涪江濱的長堤，沿堤走了半點鐘的時間。到了東津渡口，据綿州志說：「東津渡即是古芙蓉溪，杜甫觀打魚即是此地」。雇了一隻小木划子，渡過碧綠色粼粼春水微波蕩漾的涪江，又經一里多路長河壩，對面低矮不斷地連山，湧現眼簾，同行馬君說：「山麓開着桃花的旁邊，便是我們的目的地，李杜祠了。」

李杜祠到了，矮矮的土墻，疏落的竹和雜樹圍繞，狹小的山門，

建築很庸俗，景象很蕭瑟，大[illegible]內陳設索然，進門有戲台一所，正殿一層。東西兩廡類似宴客的設廳，（俗稱船房）殿後是道士的宿舍和廚房。正殿合祀李白和杜甫。左右神龕中供有許多神位，字跡黝黑不能辨認，祠雖荒涼，然爲綿陽名勝之一，不過太「名不符實」了，可是李杜兩公千載以來爲人們所景仰，綿陽是古名都，應有佳製楹聯和題詠，細看一會，令人失望！正殿上十多聯，僅有一聯比較還可誦讀，將牠抄在下面：

「公本詠物攄懷，想當年潯陽玩月；夔府悲秋，忠愛發爲詩詞。試看唐代詞臣，幾人王薄風騷下方應謝?!」

「我亦憂時酒淚，慨今日東瀛妖氣，北平告警，禍亂浮於安史，借問中興將相，可有休兵瀚海，洗甲天河?!」

今天午飯是馬君作主人，酒席由城裏送來，席設在兩廡。飯後，我提議趁着餘興去遊富樂寺。

富樂寺即富樂山距李杜祠一里，是此地著名的古蹟之一，考蜀中名勝記引周地圖記有如下的紀載：

「富樂山高廣爲縣山之秀，登之望見州內……」。

方輿勝覽云：

山在巴西縣東五里，劉先主入蜀，劉璋延於此山，望見蜀之全盛，飲酒樂。故得是名，又有石盆山，迎真觀；臥佛院；洞靈觀均在此山之麓……」。

雍有容富樂山詩云：

當時四海一劉備，至此已堪悲失脚！出語翻爲樂國想，是人止可偏方著，大漢曾封隆準翁，聞道山河錦繡中，安能鬱鬱久居此，睥睨三秦日欲東！

唐子西詠富樂山詩云：

「富樂之名誰所留？建安年中劉豫州，擁兵入蜀萬貔貅，劉璋送國來迎頭，軍中釃酒椎千牛，肉如巴山酒如涪，酒酣握手登高丘，極目紫芋蹲春疇。」

冉木震富樂山移文云：

星卑熒熒，鶴馭鞭霆，出霧入雲，回翔太清，是爲古富樂之夷方。劉豫州置酒嘉會於吾山也，升高矯首，虎視徜徉，沃野綿亙，鬱乎蒼蒼，曰『富樂哉』有德易王，其興勃然！唐高宗顯慶中建境山上，奠簡江皋，瑞氣凝於翠嶺，祥光爛於丹霄，武宗會昌中，投金綾寶，沉璧龍淵，雲霧降以飄颻，天花舞而蹁躚，石刻長存，於今皎然。

富樂寺廟不大，僅正殿一重，廟門有小樓，祀靈官，從一里外可以看見。据州志，富樂山即是古代的石盆山，至於迎真觀，臥佛院，洞靈觀，集古堂，遺址早已不可考了，一說今日的富樂寺就是當年集古堂的遺址?殿外石道兩旁，竪有七八通唐宋人題名碑，最古有唐乾符間「王助碑；」還有「天成元年；」「淳熙丁未；」「乾道口

年」等碑，字尚完好，大約石質堅牢的緣故。

考群書紀載，富樂山下舊有蜀漢諸葛武侯駐軍的營壘；和蔣琬故宅。如渭川王譔紀略云；

「……涪水東岸有山曰『富樂』，漢諸葛公營壘在焉。而瘤木婆者，蔣公琬之宅………。」

我們於各處巡禮後，在廟門樓下石橙坐着休息，同行諸人提議往廟後松林去散步，寺後山頂松樹不下萬株，被風吹着，發出「刷刷」的聲音，這種天籟詩意，胸襟頓覺快爽，一時談笑都歸於靜寂，沉默了半點鐘的時間，遠寺淒清的鐘聲，隨風傳來，將我們一行遊人幽夢喚醒，取道東津渡——芙蓉溪回城，到江邊時，暮烟裊起，天空已垂下昏黑的幕了，我們仍從原路東門入城，城樓遺址即是古「江樓」，杜甫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詩，即在此處。

我們原定明日搭車回成都，誰知「天不做美」，到了晚上十點鐘，在枕上聽着淅瀝雨聲，至第二天午正才放晴，午後同三弟及同行諸君在城內各街作一次的觀覽，結果在十字口舊貨攤上，買了一部南版網師園刻的唐詩註，共四本，確係初印，紙厚而黃，類似福建官堆紙，僅僅花了法幣二元。又在縣府旁的舊書舖買了一部南宋雜事詩，正楷殿版和一部錦里新編，西山觀梁代造像拓片三張，總共出了七元的代價，馬君告我：「本城有王姓，在清代曾作過浙江諸暨，餘杭，縉雲等縣的知縣，鶴俸所餘，悉作購置書籍，近來家已式微；後人盡將所藏的書籍鬻賣，聽說上年二十九軍某團長曾以一百元買一部南板資治通鑑；廿四史，和新五代史………」我聽了，眞不勝扼腕太息！

第二天午前七時，我們一行五人搭了成綿客車離開綿陽，仍踏上來時的原路，向成都馳去。

(註一)：參閱拙著新都訪古記，載本誌第十五卷第四號。

(註二)：參閱拙著廣漢剪影，本誌第十四卷第五號。

(註三)：蜀中名勝記云；「…治有三造亭」李膺益州記云：「秦子勅之舊宅也。太守夏侯篡三造其門，故以爲名………」

遠東實業公司
電報：四〇四〇
電話：四〇八〇

◇製造廠◇
製造：五門至百門電話機，軍用市用長途電話機，有線通訊機件以及工作器具

◇營業部◇
專營：通訊器材
電器五金：電機馬達
鋼鐵材料：機械工具

地址：中北路一九〇號

平倭圖說雜鈔

四八—一七四

梁岵廬

平倭圖說，原題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凡四冊，淸光緒乙未，上海賜書堂石印袖珍本蓋書賈牟利之作，非名著也。冊首小序，言共一百六十八囘，而全書僅圖說三十有二。據蓼林舊主傳錄劉淵亭大帥事實有云：『今臺北雖未克復，而將來收復琉球，踏平日本固意中事，屆時當濡筆恭錄，』似此書乃採集新聞，隨時刋佈，迨全臺告陷，遂成絕絃。是書弁以劉大將軍，劉公子暨邱主政（註一）諸人畫像，繼錄劉淵亭大帥事實等文件凡十五篇；以下則為三十二圖說，圖說相間，各標囘目，如稗官然；

第一圖說　立虎旗臺灣自主，
第二圖說　創鴻基劉義誓師，
第三圖說　林邱吳諸紳籌禦敵。
第四圖說　南北中三路起義兵，
第五圖說　笳角一聲萬軍在目，
第六圖說　山腰七計四海歡心，
第七圖說　陷馬坑埋倭閃天電，
第八圖說　打狗埠斃敵用地雷，
第九圖說　雞籠山義民飛竹箭，
第十圖說　獅球嶺擒倭入棺材，
第十一圖說　臺北府亂兵放火，
第十二圖說　澎湖口大帥移山，
第十三圖說　設縛輪策船裂石片，
第十四圖說　用夜壺陣艦爐灰飛，
第十五圖說　白鴿報信水潭誘敵，
第十六圖說　黃狗逐隊火藥燒營，
第十七圖說　給火鎗生番勦土匪，
第十八圖說　斫電線大帥慰臺民，
第十九圖說　假敗兵乘機奪艦，
第二十圖說　遣臺官派弁搜銀，
第二十一圖說　倭輪慘遭炮台炮，
第二十二圖說　漁舟詭設計中計，
第二十三圖說　匪首亂臺彰顯戮，
第二十四圖說　淮軍鬧賭逞橫行，
第二十五圖說　報公讐油中煎倭酋，
第二十六圖說　定私議席上縛敵酋，
第二十七圖說　灌水銀丁禹廷冥死，
第二十八圖說　埋火藥土地廟逃生，

第二十九圖說　觸暗礁東倭葬波心，

第三十圖說　鑒明鏡西商收市面，

第三十一圖說　乘氣球兩次偷營，

第三十二圖說　射電燈六村聚會。

顧文率據事直書語無妝點，且復不相連屬，各自為篇，其從報章輯錄而成無疑，如第三圖說（註二）即其一例；至傳錄諸文，大抵亦爾，　曾唐劉二公以下，擧凡臺灣士紳以及時人之作，莫不包擧，或散見他籍，或罕加傳誦，不獨可資考訂，且足覘當時人心之憤激，則此書雖為野史之流亞，亦彌足珍已。今距版行，垂五十年，抗戰方殷，緬懷前哲，偶鈔一二，藉存文獻，以唐劉二公之同屬桂人，而臺事固以二公為主也。

（1）劉淵亭大帥事實

淵亭劉大將軍，原名毅，字振，今改名義，字永福，今年五十七歲，廣西潯洲人（註三），身中，面亦微鬚，虎頭豹眼，聲音響激，才略膽識，智勇兼全。妻某氏，亦潯洲巨族，年亦相若，生三子二女。公父在香港為西商總理商務，頗有信義之名，商市咸尊重之。公幼年隨賈詭出，被髮逆所擄，同治初年，在安慶投入程忠烈公之開字營，隨勦粵匪，奮勇異常，時李傅相平吳，倚忠烈為左右手，奏稱程學啓為東南第一人，與戈登合軍等語，戈登，洋將也，故公亦深知外洋練軍之法。自忠烈公攻克嘉興，受傷而歿，公亦告假回籍，時公亦保至花翎都司矣。既至故鄉，公父已歿，家業蕩然，乃集貲若干，邀同志者數十人，至越南負販。迨馮子材提督追勦李揚材（註四）時，公即招集流氓二千餘人，自成一軍，以資助勦，頗建奇功。李逆授首之後，其部下逃卒，聞公義名，樂為公用，公即統至越南大府鎮一帶山中，屯田開荒，練兵選將。時越南正憂外患，遣使為公保護，並許以所墾荒田，三年後再定升科，並予以耕牛籽種。於是公名更震，四方豪傑歸附日衆，維時興化省土匪在保勝府等處揭竿倡亂，越南王即諭該管官檄公助勦，一戰而匪類悉殲，國中人皆倚重之，叠洊（註五）至三宣副提督。一時數千里聞風而來，願隸麾下者，若大潮之不可遏止。時有黃白兩旗，公各授以田土，使之耕種，乃更採買軍裝，另造旗幟，名曰黑旗，略示與黃白區別。更以黑旗分立前後左右中五軍，每軍二萬人，共得十萬人，而餘丁倍之。其前軍曰威仁，黑旗紅邊，左軍曰威義，黑旗藍邊；右軍曰威禮，黑旗白邊；後軍曰威智，黑旗無邊；中軍曰威信，黑旗黃邊；外有忠孝兩營，派在帳前衛護，共三千人。此軍比各軍格外奮勇（原註：即公去年帶在台灣，目下與倭人交戰者），其人年均不滿三十，身材長短一律，且皆面無麻疤及五官不正者；又有長龍旗四百面，形如蜈蚣，又有大纛旗一面，上書官銜，並帥字大方

旗一面；餘皆用鏢鎗虎叉斬馬刀攔馬橛等軍器；其服色則黑色衫褲，腰繫紅縐紗，赤足，腰插十五門極靈快洋鎗二支；七寸短匕首一把。又能伏水底七日晝夜之水勇八百六十四名；擋牌飛山勇，能腋挾藤牌代翅，若鳥之飛越亂山如履平地者五百三十七名。此兩項兵皆食厚餉，因練成此技，實非易事耳。各兵在山每日操演，各授一徒，以繼其技。嗣因生齒日繁，拓地愈廣，各有室家，男娶女嫁，亦必由父母媒妁，風俗淳厚。計東西得地千四百里，各處屯田之所，悉成巨鎮，商賈輻輳，煙戶稠密，雞犬相聞，桑麻接壤，嚴明紀律，教養兼施，凡務農經武明刑任人諸要政，公皆刻意講求，力洗浮文。其刑法專尚嚴峻，有斬，有笞杖之條，無軍流監禁之罪。各鎮設立文武頭目各一，專制一方，擁兵若干，訓練耕作，賞罰精當。若子弟年長，讀書則無足重輕，祇令識字粗解文義，或僅能識姓名數目而已。公初至其地，因在林樹叢雜，澗壑山深之際，中多虎豹，平時無敢游覽者，即樵子非結伴數十人亦不敢行。獸類之繁，要以猿猴為最多；每至夕陽欲墜，人靜溪流，猴輒十百成羣，叫跳戲逐。有猴糧樹，高可丈許，生徧空山，結實如榴，子堅而澀，人不可食，猴甘之，紛紛摘啖。初時其田皆種包穀（註六），秋深成熟，猴羣往採取，摘其一挾股腋中，貪心未已，復採之而挾者落地，屢採屢墮，直採至數十枚而仍得其一，雖包穀數十頃，可一夕採摘盡。公患之，特設奇法以警，猴始絕跡。公之老營駐紮山口，此口為天塹之險，進必踰最高嶺五道，其中峭石巉巖，層峯陡峭，飛鳥亦愁，草木異色，更阻大川兩道，乃導江河之水而成者，各設重兵，互相照應；過此險道，則為天府鎮，市廛繹絡，街道甚寬，為山中腹地，其所產米穀甚多，往年有運至粵東交易者，近因時事多艱，公即嚴禁出口，總而各旗生聚愈多，約計黃旗有八萬人，白旗有十五萬人，邇來黃白旗衆皆歸公黑旗部下，共有三十萬人。於天府鎮設總署，山口設立分署。有投効者，必訊明來歷，有何實在技藝，當場面試，即文士亦派有能文之官出題面試，問以古文為主，公牘為副，近地有無親友，一一考核，而後送至招賢館中復試其才力技藝，以定去留。歲癸未，法夷侵越，今上發兵保護，幸將軍念中華本父母之邦，而越主有君臣之誼，法人欺越無異欺己，乃密出奇兵，屢敗法夷於北寧等處，得建大功。時督兵者為合肥劉省三中丞，法事定，即敘功上聞，上大悅，賞以黃馬褂雙眼花翎，[illegible]勇巴圖魯勇號，實授廣東碣石鎮總兵，旋調南澳鎮總兵，召見一次，奏對詳明，天顏大喜。維時中外士民爭欲一識將軍容貌，以慰夙慕之心者，其威名之重有如此，此固早使天下人心坎中皆有一忠雄神武之劉將軍在焉。後公道出滬上，有見之者，皆謂將軍面貌清癯，身材短小，一若文弱無能者，此正所謂胸藏韜略，掌運經綸，非可以外貌測之者也。去歲，

我朝廷以朝鮮爲東學黨內擾上書求援，發兵保護，詎東倭欲，謀不軌，同時發兵先開兵釁侵擾邊疆，因是沿海戒嚴。時臺灣巡撫邵小村中丞以臺地孤懸特請簡移鎮臺疆，軍民悅服，寬猛兼施。繼而中東議和，倭人貪得無厭，於允償其兵費外，復索臺灣爲贈。雖朝廷大度爲懷，俯如所請，而臺民情殷戀主。誓不服倭，先佈告各國建立民主國號年號永清（註七），今歲乙未爲永清元年。即於五月初二日，公舉臺撫唐薇卿中丞景崧爲伯理璽天德，即總統也，舉公爲大都督，與坐辦團練大臣太常寺少卿林紳維源及林蔭棠觀察兆棟吳霽軒軍門光亮翰林院學士邱紳逢甲諸君議討勦倭。奈事皆猝創，民心未一，旋於十二日有奸細煽惑淮軍，夜半兵變，焚燒衙署（註八），唐總統見禁令不行，因即乘輪出口。幸公威名素著，兵法精通，倭人屢經敗衂，輪之爲公所奪者已四十四艘，僞提督樺山氏亦被用火油焚斃，其倭兵之傷亡者尤不可悉數。今臺北雖未克復，而將來收復琉球，踏平日本，固意中事，屆時當濡毫恭錄，今先紀其事實云爾。時在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閏五月下浣，平江蘂林舊主管斯駿錄，學友鄭稿於海上之可嘉齋。古鹽官渤海氏守璞子敬觀。

（2）劉軍門檄文

欽差督辦全臺軍務，幫辦東征大將軍依持恩博巴圖魯劉，檄飭倭營各酋目知悉：欽惟我大清龍興遼瀋，定鼎燕京，列祖列宗二百五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愛民如子，武公文德，亘古彌今。我皇上繼統承庥，紹天立極，臨御二十一年，深宮競惕，旰食宵衣，勵精圖治。祇因時事多艱，外人啓釁，朝廷謹遵成憲，懷柔遠人。蠢爾倭酋，不自量力，蔑法犯順，興無名之師，蹂躪我藩封，侵佔我疆域，索償兵費，要挾強求，薄海軍民，無不仇深切齒。我皇上德孚中外，誠恐兵連禍結，玉石俱焚，因曲從其請，仍結盟好。本將軍重守土憂臣辱之義，厲兵秣馬，以待師期，不忍不教而誅，用特開誠告諭：倘爾等自知悔罪，解甲歸誠，將所佔藩屬及遼陽邊界關權土地，一例歸還，退師出境，本將軍體我皇上如天之度，凡已往之罪概不追咎；倘爾等仍奮盤踞滋擾不休，本將軍當親督諸軍，背城一戰，行見追奔逐北，乘勢收復琉球，重定朝鮮，肅清邊疆，並將移師東瀛，直搗巢穴，俘爾君臣，爲我國雪憤，是則本將軍之志也。爲此，檄仰倭營大小酋目知悉；檄到，速宜裁奪，毋貽後悔，切切！特檄。光緒二十一年　月　日檄。

（3）唐總統曉諭全臺軍民告示

爲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費之外，復索臺灣一島。臺民忠憤，不肯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本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挽回，全

臺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以為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于四月廿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于四月廿七日，相率環籲。五月初二日，公同刋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地黃虎，捧送前來。竊見衆志已堅，羣情難拂，不得已為爾民起見，俯如其請，允暫視事。即日議定，改臺灣為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是臺灣疆土，荷大清國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主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至於錢糧稅釐為國用大宗，各宜凛遵完納，違者必究；軍民照常嚴備，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臺灣清內政，結外援，濬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輪次第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臺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臺知之。

(4)臺灣紳民公舉總統告示

倭人欺凌中國，割我臺灣，我臺民屢次叩閽，未能邀允。現聞倭奴將到，聽之則桑梓之邦即成夷狄，不聽則弱強之勢斷難久持，屢與各國商量，咸以為臺民須先自立，方肯幫助。我臺民現已決意死不事仇，公議將台灣全島改為民主之國；一切政事由我民公主，紳董議定舉行。惟此事外禦強倭，內政新修，必須有人主持，始可一其事權，安吾鄉里。唐撫憲帥景崧為吾民素所敬仰，公議即尊為民主國總統。現已刋成篆章，訂五月初二日巳刻，由全臺紳民公同敬送。凡我紳民農商工賈，務于是日黎明齊集團防局，以便敬謹將事，勿遲勿誤為要！

(5)擬上唐薇卿大總統劉淵亭大將軍書

竊維臺灣隸我聖朝版圖，已二百餘年，我朝設官以撫之，築鐵路以利之，生番時出為患，駐重兵以護之，方謂臺疆自此以後，可蒸蒸日上矣。不料倭人無理取鬧，擾我邊疆，震驚畿輔。我皇太后皇上憫兵民之塗炭，遣使與彼言和，兩國人民咸謂從此可化干戈為玉帛矣。不料使臣畏怯，深恐一入倭地，不從（以下原文缺）割地數千里，犯官不罪，內地任彼通商，設局製造機器，減稅餉，利彼國，可謂無微不至；其尤甚者，莫如通倭各犯官不加以罪之一款。凡漢奸洩漏軍機，接濟軍火糧食者，當殺無赦，何況身為官長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何官長犯法，反得逍遙法外乎？立此一款，中國之典章法度蕩然盡廢，將何以撫海內子元元！幸賴全臺義士，衆志成城，死守臺疆，誓不願隸倭奴版圖，遵西例為自主之國，公舉唐薇卿大中丞為總統，劉淵亭軍門為大將軍，已集民團數十萬，加之聯絡生番，其頭目亦

已就本所部三萬人，會合臺民，以謀禦侮。倭國兵艦今已齊集澎湖，一俟李觀察交代清楚，難免干戈從事。鄙人欲效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意，敢爲唐劉二公陳之：致倭奴傾國之兵不過十五萬，與中國開釁，大小數十戰，彼雖勝多敗少，其因交鋒而死者不甚衆，然因疫症及凍餓而死者實繁有徒，計其死亡約共三萬人左右。假使其以傾國之兵來，亦不過十二萬而已，何況其斷不能出傾國之兵來犯乎！倭之兵船雖有三十三艘，大東溝已去其七，鴨綠江毀其二，今所得我北洋戰艦僅補其失。此三十三艘中窳朽者十居其七，可持者僅數艘耳。且俄國與倭釁端已啓，重兵南下，源源而來，以此底之倭之兵艦亦不能以全力攻臺矣。今臺民分南中北三路，各守其地，示以大義，勖以忠勇，勤操練，嚴軍法，退者殺無赦。以我數十萬同心協力之壯士，而攻區區之殘卒，其有不全師盡殲者乎？惟望執事諸公始終奮勇，勿以小敗爲憂，致懈軍心，則戰必勝矣。今臺灣之戰，所關非小，勝則全臺疆土仍爲我有，敗則全臺疆土即爲倭有；倭人既得臺地，有不仇視臺民乎？宜由總統頒發國書，布告軍民，俾知臺灣之自主立國，非背大清，而立國實欲保臺疆，以固大清。我臺灣既立爲自主國，諒倭人必不肯俯首聽從，相安無事。所望本國軍民，各安生業，密查奸細，稍有憑據，即正典刑，務宜同心協力，報此彌天之仇，以雪大清國之恥，於是凡人皆知臺民之忠勇，各省雄豪英傑聞風而至者，豈有限量哉！若能如是，臺灣之疆土，倭人欲得一泥一沙，亦非易矣。僕不敏，恨無尺寸之柄，雖以報君父之仇，借此舒懷，爲芻蕘之獻，惟執事實圖利之！

(註一)羅惇曧割臺記：「主事邱逢甲建議自主」；按逢甲字仙根。

(註二)第三圖說「林吳邱諸紳籌禦敵」云：「……臺中紳士林君維源、林君兆棟、吳君光亮、邱君逢甲，均家資富有，平時俱爲皆臺民所樂從者。……直至夕陽西下，其籌議明定，撤席各歸。至所議治國之道、禦敵之策，非外間當時即能傳聞者，故先以是日集議時之盛儀，圖之以慰寰海諸義士先睹爲快云。」

(註三)劉永福一名義，字淵亭，博白人，嘗寓上思州，後居廣東欽州。幼家貧；年十五，爲灘師。咸豐七年，年二十一；時新寧州吳凌雲用太平天國年號，踞鎮安、歸順等處，永福投之，任先鋒。凌雲死；依凌雲子阿終，受左翼太師印。阿終敗，永福率餘衆入越南，立中和團黑旗軍。安南授爲三宣提督，尋封男爵，兼督辦三圻宣光軍務大臣。據廣西一覽。事實謂籍潯州，殆傳聞之誤；州字原書訛作洲。

(註四)揚材一作揚才；清總兵，據越南以叛。

（註五）原文疑衍。

（註六）玉蜀黍，粵人呼為包穀；滇貴一帶則曰包粟，桂林則曰包米，與北方之稱玉米；同屬一物而異名。

（註七）國號民中，年號永清；並見第一圖說：『議仿泰西公舉總統之例，公舉現任巡撫唐薇卿中丞景崧為伯里璽天德，即總統也，駐守臺北；劉淵亭軍門永福為全臺大元帥，駐守臺南，……名曰民申國；年號曰永清，蓋取永遠大清之義也，即以今乙未為永清元年』。此疑出當時擬議之詞，未經採用，而喧騰報章；取以入書者。又原書傳錄四川張羅澄孝廉致臺灣紳民書有云：『昨讀新報所列台事，有進士邱某嘯聚台民，自號東都大王，鑄符曰義民之寶』。進士邱某或即指邱逢甲，傳說紛岐，於斯可見。

（註八）原書第十一圖說『臺北府亂兵放火』云：『五月十二日，楊□□軍門在獅球嶺等處勦倭得勝，正欲克復基隆，是夜，忽報府城兵變，燒毀軍械火藥等局，於是趕回台北，衛亂入城。是時，唐總統正在署披閱公牘，與諸將士議計滅倭，聞報火起，傳喚侍從，無一應者，乃親至大堂，見庫銀被搶已盡，遺下銀洋遍地，正疑訝間，本署亦賊起火。斯時也，殺聲震地，火光燭天，無由查問，亦只走避，即揚軍門亦不知所終。事後傳聞，咸謂倭奴縱火為內應耳。』按：楊軍門即楊岐珍，以福建水師提督，奉命防臺。羅惇曧割臺記云：『楊岐珍率所部入援，與叛軍對壘。』所叙事實與圖說略有出入。

生活

墨人

生活是一首寫不完的詩
在生活底手册上
各人寫着各人底詩句

希特拉寫下了
「我的奮鬪」
蔣總裁寫下了
「中國之命運」
羅斯福和邱吉爾寫下了
「大西洋憲章」
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
將寫下：「滅亡」

甘地，那卷頁的老人呵
他寫下了
「絕食，非武力抵抗」
汪精衛和貝當
這些軟體動物喲
他們寫下了
「投降」

耶穌寫下了
「博愛」
謨罕默得寫下了
「可蘭經與劍」
仲尼寫下了
「忠恕」
釋迦牟尼寫下了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統治者寫下了
「惟我獨尊」
奴隸寫下了
「血和淚」
…………

我呀，正寫着
「生活——鬪爭！」

——四三、六、二六贛州

並根之鼠塔

馮朱棣

舟發科不侖次 Coblenz，穿浮橋溯來因河 Rhein 南航，經薄派爾特 Boppard，以抵考勃 Caub，河流湍急，水勢不減國內長江中之三峽。樂爾希 Lorch 以上，右岸古堡相望，如鋼角堡 Burg Stahleck，俟山堡 Ruine Fuerstenberg，索耐克堡 Sooneckburg 鷹堡 Falkenburg，均雄峙山巔，下臨河流，風景壯麗，形勢扼要，大都爲十二三世紀中盜窟或稅關之殘跡也。抵來因石堡，風景更奇，殘堡高踞山峯，下臨絕壁，俯瞰來因水流奔放，堡上古屋一叢，建築就山勢高下，斷垣圍繞，雉堞參差，堡前有孤樹特出，亭亭如張蓋，景物之佳，令人流連。據云爲昔日美因茲 Mainz 主教彼得阿斯配爾德 Peter Aspelt 所建之稅關也。堡之對岸，有小市集名阿斯滿斯好森 Assmannshausen，以產紅葡萄酒著名。

過此，河流漸轉，水勢更急。至一四七・九公里處，（來因河沿岸，均用石塊鋪成斜坡，每隔一公里，用白色字碼標明里數，字碼甚大，舟中可望及之，）河中有石塊露出水面，即來因河中著名險地「並根口」Binger Loch 是也。此處河水之瀉度，爲 1:112，即在十一二公尺長度間，水面高下相差一公尺，故水流至急。聞之同舟舟客云：「此處河流至狹，水勢洶湧，舟楫往往失事，航行視爲畏途，普魯士王威廉第三 Wilhelm III 施工炸灘，歷時三十載，於一八三二年完成，將河面放寬十倍，水勢稍殺，現河岸有碑石記其事蹟」云云。

舟過並根口，將抵並根 Bingen，於右舷望見河心洲渚，綠樹一簇，中擁高塔，河光塔影，清麗動人，此係來因河中著名勝跡鼠塔 Mause—Turm 是也。相傳十世紀中，主教海托 Hatto 遏糧，被群鼠嚙斃處。西歷九六八至九七〇年間，來因河沿岸一帶大旱，田野枯槁，繼以大水，存糧盡腐，居民逼於饑饉，宰食貓犬，餓莩載道。時美因茲有主教海托者，平時富有，存糧盈倉，飢民環集求賑，海托慳不施救。某日，謂將放賑，飢民群集倉前，海托命人緊閉倉門，將存糧盡付一炬，聽飢民之號泣，並觀其爭奪燼餘，喻之爲群鼠，以爲笑樂。次夜，海托將就寢，忽有鼠群擁至，勢將噬嚙，海托大懼，狂奔，鼠群追逐不捨，最後渡河，避入塔中，鼠群泅水登塔，竟將海托嚙斃。此爲德國民間故事，膾炙人口，尤爲來因遊客所稱道。同一勝跡，風景本已動人，加以神話渲染，足使其名益彰。是以同一塔也，六和不如雷峰，同一亭也，鏧雷不及冷泉，托以蛇精及坡公，名乃愈顯，附會渲染，中外幾如一轍。但考其實，鼠塔建於十三世紀中，本爲來因河中之稅關，德文稱鼠爲 Mause，往昔稱捐稅爲 Mauth，（現稱捐稅爲 Zoll）兩音相近，故由稅塔 Mauth-Turm 變爲鼠塔 Mause-Turm，

再演為神語，與國內宿松小孤山之變為「小姑」彭澤彭浪磯之訛為「彭郎」情形相似，現於塔巔設氣象標記，為來因河中 Koeln-Duesseldorf 汽船公司之航行指示站，

鼠塔當河流之曲扼，來因支流那安河 Nahe 之口。兩岸羣山夾峙，左岸有柱形殘堡，矗立山半，為十三世紀中安能勿爾次堡 Ruine Ehrenpels 之殘跡也。堡後為下林山 Niederwald，山中有極大紀念碑，以紀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役者。

右岸有市集名並根 Bingen，面臨來因背負綠邱山 Rochuberg，那安河繞其左，市後有克洛潑堡 Burg Klopp 為遊眺勝地。並根一帶數十里間稱來因高地 Rheingau，多植葡萄，為產酒名區。

舟經並根抵開姆潑登 Kempten，出興登堡鐵橋，以赴美固玆。

（參閱本誌第十六卷一月號拙著哥德堡之故鄉篇）馮朱棣草於德國卡爾斯盧合 Karlsruhe。

中華大公司
綢布 百貨 服裝
重慶 民權路
支店 民族路

重價徵求旅行雜誌
本社現需本誌第十六卷以前各期雜誌，如有珍藏家願割愛者，請先函示卷數期數及希望價格，俾便匯款洽購為荷
中國旅行社桂林出版分科啓
地址：桂林中北路騈梓巷五號

四八—一八二

路南八日

青鳥

一 要揪查先生的鬍子

車站上，天剛亮了一會兒。

就是陰天也總得爲這羣孩子亮開了笑臉吧。

那兒來的那麼高的興頭呢？大年初四，半夜三點鐘就翻騰着起來把鋪蓋抗到站上啦。站門都沒打開，跳過木柵欄進去，天大概是有點兒冷，但看來誰也沒把這擱在心上，連車廂裏帶月台上儘是這羣披茄克的孩子在賊，嚷，唱，蹦。

查先生提着他底小口袋走過來了。

「查先生，你可跟我們一塊兒去」？

「好，我就跟你們去」。

「查先生，你可得準跟我們去，要不的話，我就揪查先生的鬍子」。

「那我也要揪查先生的鬍子」。

說着話就擁上兩三個做手勢要揪鬍子的。查先生念得只是「咳，咳」地響。查先生本來是預備跟商學系去路南的，現在呢，一定是怕鬍子被揪，就祇好改跟我們「鐵馬」去啦。

※ ※ ※

火車在慢慢兒地往前爬。

誰要沒坐過這滇越車，大概難得相信這個「爬」字。但是事實是這樣哩，車子開出呈貢站以後，發覺車上少了兩個人，大家有點兒發急，算着他倆只好搭下午的車回昆明去啦，一刻多鐘以後，他倆竟悠悠然地趕上了這車。從昆明到狗街祇是一百多公里，車子從早上起走了一整天，捉弄得我們不得不在黑夜陰着地爬四十里的大山路。

夜裏跑黑路本來是誰也怕的；傍晚打狗街初起程時，還有一鈎新月在天上照着，爬上了第一個山頭以後，忽然起一天陰雲全給蒙上了。整個山裏於是成了一大圈的漆黑，我們六七十個人祇有幾個燈籠，我就緊跟着馱馬隊的一個燈籠走，第一次燈籠被風吹滅了，一腳踏空就踉蹌地跌了一交，幸虧沒滾下山溝去。吃了一次虧就學到了巧；以後燈籠再滅的時候，就一手抓住前面馱馬上的行李不放，雖然腳下黑黑地甚麼也看不見，也祇管大步的踏去，就是一步踏空了，上面有手扶着也不會摔跌。我奇怪馱馬怎麼總不會摔交，後來悟到了牠原來是四條腿。

等到了路南城時已經是夜裏十一點。我們在文廟歇下來。在車上啃的兩個硬麵包早在半路上消化掉了，這時，雖然從下午就

蒸起的米飯硬似乾豆，我也扒了兩大碗。

二 石頭記

不管城裏鄉下，到處總貼滿了簇新的春聯。村子裏的春聯則書法和語氣都要天真些；在一家門口紅紙上竟寫着「世界大戰」四個大字，引得大家走過的時候都哈哈大笑起來，這鄉舍的主人難道是位「惟恐天下不亂」的奸雄嗎？

走出路南城十多里，就漸漸望到了我們所專誠拜訪的石頭。灰灰的一大片，據說這一帶幾百里內都是。

石林的希罕就在它那說不出的怪模樣，簡直你想說是像什麼就像什麼。我來說呢，遠望像是畫片裏紐約城的摩天樓區，走進了去則也許像是在地獄裏閻羅王的領域，什麼刀山劍峯牛頭馬面，都有，而還多的是你再也想不到的怪樣子，有的高到幾層樓高，一個個筆削矗立，走在裏面又像是進了迷宮，很可能幾個彎兒一繞再也摸不到出路來。石頭的尖稜又是鋒利，早起才踏上的一雙新草鞋這就磨的差不多了。

在這羣最高大最密集的部份之中心，築着個可以眺望全景的亭子，喘着氣一個個都爬上來了，望出去四週都是密簇簇石峯的尖頂。至於亭子裏，當然是天下一律絕無例外地題滿了字，柱子上，梁木上，粉筆的，鉛筆的，好像所有的亭子就專是蓋了給遊人們題字留名用的。

大旗領路，一隊人馬浩蕩蕩地打道回城，在繞了幾十分鐘之後，都以為已經遠離了剛才玩的區域，一位同學忽然發現那個亭子還在左邊不遠，原來轉了個大圈子；「繞場一週」。

三 嗐嗐呀長湖

在長湖露營兩日的愉快，是出乎意料地豐足。

「嗐嗐呀」在夷語是「好」。但為什麼用三個字呢？我想：一定是「好極了」。好極了，這長湖。查先生在紀念冊上題了首存句用「嗐嗐呀」起頭的讚美長湖的詩，我也祇好這樣說。

在那株幢幢如蓋，被夷胞奉為神明的大栗樹下休息過以後，又看到先頭部隊在路旁所留祇有六公里路程的標記，我們連跑帶跳，步履更輕快了，沒多一會兒就到了尾則。

這兒已然是個「夷教」同胞集居的村落，二百多戶人家中祇有八戶是「漢教」。一到我就跟平跑進村裏去，他想喝二兩酒，我也想喫點東西，但除了看到許多頭纏彩布的女夷胞之外，我們是完全失望了，夷胞竟是完全不做生意的，祇村口有兩家漢人的小舖子，但他們僅餘的一塊餌䭃也因為要留給自己的兒子吃而不賣了。

女同學們在圭山小學裡切菜煮飯，我們跟拉行李的牛車到

湖邊搭營去。

營湖從松樹隙間被窺見的時候，哦，眞太美了。我立刻預感到這兩天生活的快樂。

十五個蓬帳在草地上構成一個馬蹄形——這也是「鐵馬」的圖徽，最小的一個搭在缺口處，是給守營者用的。中心高揚着團旗。前面就是湖正在湖的中段。後背是個小松林坡，拱繞着我們的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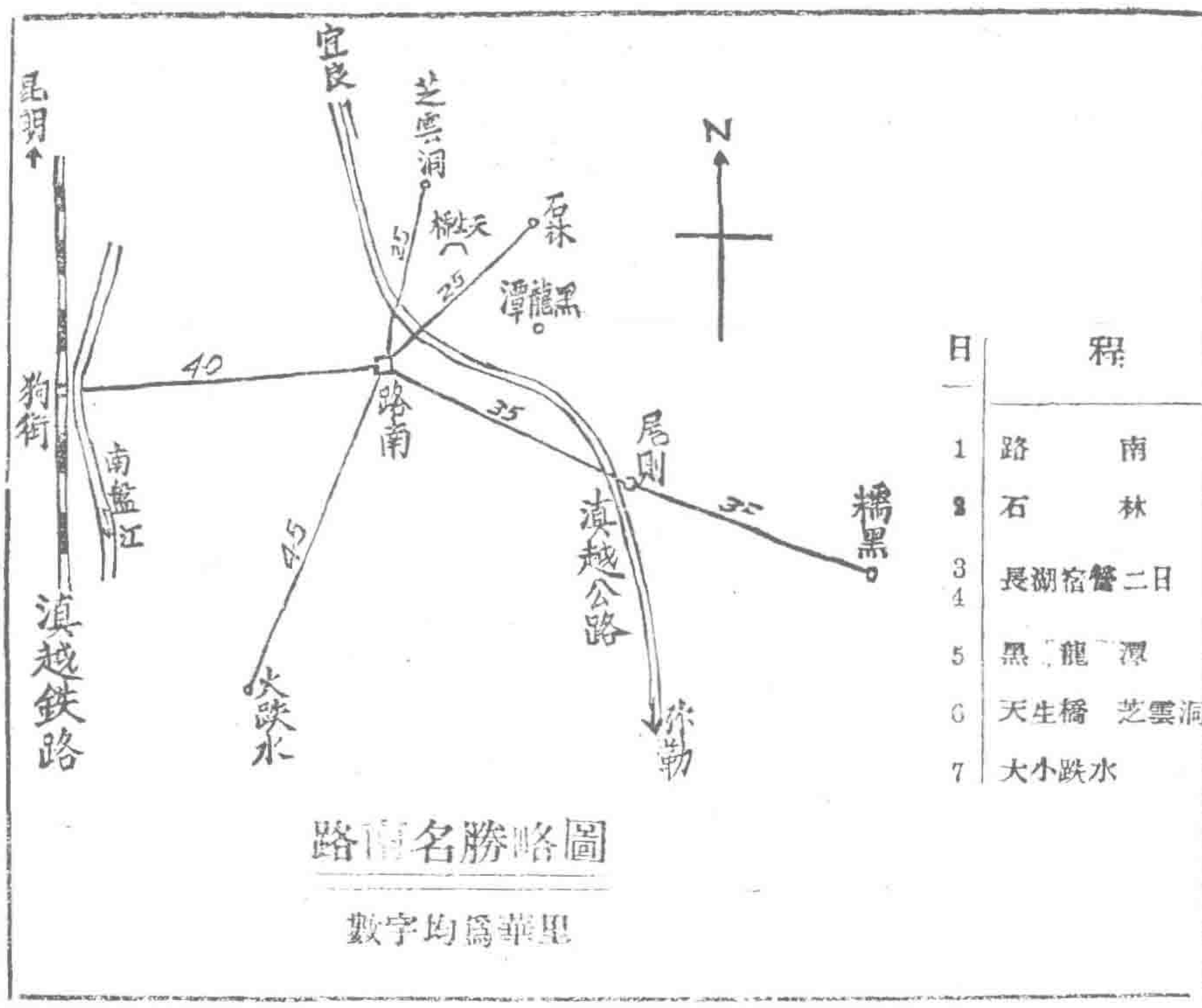
又回到小學吃過晚飯後，暮色蒼茫中我們唱着歌返營前後不時地起落着幾聲響亮的歡呼——據「馬査」說那是美洲印第安紅人在馬上作戰時的呼聲，鬼相信。

營火已經熊熊地燃起了，映得每人臉上快樂地發亮。

團長開頭說了個「怕婆兒」的笑話，接着，比賽似的跟上了四五個都是講怕婆兒的。有一個是：有一個怕婆兒的說他最怕看見酒壺，因爲那正是他婆兒發作時又起一隻手舉起一隻手的姿勢。

半夜中有雨點打在帳蓬上，醒了，摸着濕濕地，幸好沒十分鐘就停了。掀帳望到對湖山上的野火，映紅了半邊天。

四點半鐘時我又被叫醒啦，該我值班守營，披上大衣就鑽出來。帳前的營火已經很小，木柴在上半夜就燒得差不多了，於是拉一些刺樹枝來燃。四五個人輪流的提着棍子在四週圍巡行，不小心踢到扯帳蓬的繩子彈的蹦蹦地響。空氣冷冷地還有些濕，我深深的吸了幾口氣纔把睡魔趕跑了。



路南名勝略圖

數字均爲華里

東方漸漸灰白起來，六點半鐘時纔完全亮了，湖上披着一抹輕霧，對岸的皇冠山，小松林，靜靜地像還沒有醒，湖水碧藍，透露着

冷意。

朝飯後先[illegible]外的一個古堡，建在個小山峯頂，四邊全是峭壁，確是險絕。上有住宅，飲水池，廁，都有。據說是前清回亂時一位將軍築的，始終沒被攻下。

開始環湖周圍，有二三十里吧，最愛湖水的清澈，近看是碧澄，望却是藍的，湖中點綴着幾個小島。岸邊的小山和松林更把湖裝扮得靜[illegible]，秀淡，綠綠地都[illegible]映在湖中。我直是想：[illegible]是有個小船划在湖上該多美[illegible]？不料前面喊起來了：「船，船！！」我們趕緊跑上去，果真是隻小船，但是淹滿了水，就拿茶缸都掏出來。沒有槳，就折了松枝當槳。一推，離了岸，竟已經飄在水上，這時的快樂還有什麼能比？輕快地划動起來，離岸不遠水就極深而又極清，碧藍地直誘人往下跳。望着岸邊幾十條羨慕的眼光，使我們臉上更增上了一些驕色。把兩做飯的女同學先載回對岸營地去，然後是「沒用」的男同學。

「胖子」首先着條短褲跳到水裏去了，到對岸游了個回來。接着是撲通通地又跳進四五個。引得沒下水的心裏更癢癢地。這幾是正月初七，手插進水裏去還冰的慌。但終于忍不住這水的引誘，也跑回帳蓬換了衣服，跳下去了，不到五分鐘，就實在冷不住又鑽了出來。後頭有位女同學却在水中足足泡了有半點多鐘，這使我吃驚而又佩服。

這天的晚餐也是旅程中最豐滿的一次，各小隊分別在營地搭石塊做爐竈燒飯，我們的「田鼠」隊除了總有十個菜，有雞有肉，有蛋，這邊的東西自然要比昆明便宜許多。

晚上在小學的廣場上開我們召集的「夷漢聯歡會」，到了有四五百位大小夷胞。開會以前，把一個燃着酒精的火球從遠處沿着鐵絲滑下到架好的柴堆裏，頓時引着了柴草，熊熊地旺燒起來，這種新奇的點火法使得他們嘖嘖不置。我們開話匣子，唱歌，吹口琴，跳舞給夷胞們看。他們也報以唱歌，吹笛子，舞獅子。有一項是我們四個男同學跟四個夷族女孩子合跳 Sguare Dance 這是去夏才幾位聯大同學在這邊做了兩個月教育工作的成績。她們竟舞得比我們更熟練而輕巧。後來她們又唱了幾個「農家樂」「漁光曲」，也都唱得很好。使我們認識夷胞對于歌舞的才能和愛好。

這邊住的夷民是羅羅族的撒尼和阿西兩族，分佈在所謂「圭山四屬」——路南，陸良，瀘西，彌勒。男人的服色已經跟漢人沒多大差別，女子則依然保持着繁複而講究的打扮；頭上纏着彩色扁平的布條，有兩個角。上衣長得快覆膝，下衣是裙或寬腿褲，最美麗的是花邊和袋邊的綉花，全是精細的五色圖案。

法國神父鄧保羅 Paul Vial 從一八八五年就在尾則設了天主教堂，某次過匪身上被刺了十四刀，離開治好了，他依然來傳教。終於在夷區散佈下了很大的勢力，譯成羅羅文的經典，編成滋夷

亭典還些。是在我們參觀了教堂和堂後鄧神父墓，由現在的曾飛辰司鐸講述的。曾司鐸也是羅維人，曾經留學法國，現在並兼任村裏「省立圭山小學」的校長。

痛快地在長湖度了兩日。第三天一早，終于戀戀不捨地向她告別。走在路上，還儘有人頻頻回頭跟她招呼呢！

四 大跳月

這趟來路南，心中本抱着兩個最主要的目的，一個是看看所謂「世界上祇有一兩處」的石林，另一個是想看看據說是「每年一度」的夷民跳月大會。石林古怪是古怪透了，不過看久了也就覺得儘是一大片灰黝黝的石頭，簡直連第二種顏色都沒有，我們既費過了一天的功夫來專看這石頭，也就算是够了，大概總已沒有像查先生那樣一而再再而三地來拜訪的興致。長湖兩日的滿足，却是意外的，而已使我能够講是「此行不虛」了。何況還有正月初八黑龍潭的跳月可看。

從尾則起行前已經聽到有人討論今天龍潭會的時間，有的說是上午十點，也有講是下午三點，生怕要趕到會散那就糟糕了。更似乎有人說是卽使趕到，恐怕夷人見了我們這許多「非我族類」也不會跳了。出發之後，走在路上時，心上總還掛念着這些問題。

一路上不少三五成羣的夷胞向我們同一個方向走。我拿剛學會的一句夷話問他們：「你噐何日」？都笑笑答是趕龍潭會。心裏已預感到今天會上的熱鬧了。他們男的多半挑担東西，女的則都是盛裝，或是把「禮服」背在包袱裏，等半路上再找個樹林子換上。這時太陽已經高照，越走越熱，越感得身上大衣的累贅，脫了拿着也是不得勁。恰好趕上前面一匹馬上馱了毯子跟大衣等等一大堆，跟着兩位師範學院的助教，就把手中的大衣也往上一放。不料他倆連忙說這馬不是去龍潭會而是到東海子的，我問問趕馬的，到東海子有好遠，他說也有十七八里，再到龍潭會又有兩三里。心想就多走他兩三里吧，總比老拿件大衣趕路好些。路上那兩位助教，頻頻又說到黑龍潭另有近路，又說他們是到一個人家去啦，又說大衣要[illegible]馬[illegible]，總之是表示不願意我和平跟他們一起走。我也有點不大高興起來了。

在個叉道口跟去龍潭的大隊分路以後不久，趕上了前面一羣，查先生竟也在內。他問我們來了幾個人？平說祇是我們兩個，隔不多會查先生又輕輕地說現在有熟人領導在東海子一個人家裏，可以看到夷胞跳舞了，否則有生人在場他們是不跳的。我心裏不禁大為快樂，心想今天無意中却被我碰着這樣一個好機會，而他們一直去龍潭的一羣不免要撲空失望了。

跟着走了兩個多鐘頭，還沒見到，不免老問趕馬的夷胞，他總

說就到了，不遠了，或手指着方向說是祇兩三里路，過了那莊子就是了。但是再走半點多鐘仍沒到，這樣的連着幾次，於是悟到在他們的距離觀念中「里」要比我們大得多。這邊的道路似乎根本沒一個確定的里數，說是[illegible]里路也許比五公里五英里還要長。

終于繞到了東海子歇，會後找到查先生一問，他却淡淡地說是「我們來晚了，早就跳過啦」，於是祇好再上道趕去龍潭的「兩三里路」，勁頭兒已經喪失了一半。好容易到得龍潭。兩個小圓池子夾着一座龍王廟。廟前擠着黑壓壓的人頭，無數的甘蔗攤，涼粉攤。再仔細一辨認，却完全是漢人的廟子，漢人的普通廟會，夷人雖來的多，只像是來看熱鬧的，連香也不進去燒。

再向人打聽一番，纔明白跳月會的只有着裙子的阿西族。而阿西今年來會的很少，要在四五點以後三三五五到山野間擇靜僻的地方才跳起來，而更是不願意生人參觀的。於是，原來理想中成千成百的夷男夷女隨着鼓聲笛聲的大跳月，至是被眼前的事實無情地擊得全然粉碎。天也快黃昏了，垂頭喪氣地把身子拖回路南城。

五　兩個洞

「天生橋」其實祇是個岩洞，一頭被水冲開了，於是被稱為「橋」。「芝雲洞」則是個够「偉大」的岩洞。我們打起火把進洞去，洞裏足有校中大圖書館那樣的寬敞和高聳，也有幾處窄而低的地方，却只能容一個人匍伏着爬過去。好看的是鐘乳，滿洞都掛滿了，從頂上凝注下來，有的一直拖到地，粗得有好幾圍。總走了一百多米，盡頭處上面是個圓孔，望到一小方圓圓的天，做一次井底之蛙這也是一天的遊程。

六　圖書館家庭化

今天應該到大小跌水去，跌水者，即英文的「水跌」Waterfall，我覺得似要比帶些謅文氣的「瀑布」之名詞來得好些。打聽路程，據說有「四五十里」，便把去意淡了。昨天跑五六十里看兩個洞已頗有些不上算之感，「黃菓樹都看過了」，於是更沒了徒步八九十里看兩個「水跌」的興致。

大部份人仍鼓着勇氣去跌水了，少數的留守後方，且玩玩路南城吧，先繞城一週，城外的蠶豆花正盛，豌豆也熟了。城自然小得可以，城裏倒是挺乾淨的，最後繞進一個縣立的圖書館。

想找份縣志翻翻，乃客氣地請求管理員，寬袍博帶，四五十歲的一位「長者」。

「哦，咳……咳，你不看我今天頭……頭痛得很……咳，」他躲到躺椅上去了。

怎好不原諒他老先生的頭痛而再加勞瀆呢？翻翻桌上還有

幾份半月前的昆明報紙。忽然有了個可喜的發現；另一邊是許多廿四五年的中報週刊「生活」「大衆」幾乎每期都有些「華北」「冀東」的緊張消息，竟使我追憶起些六七年前的局勢情況。正看得挺有味然而管理員先生從隔壁內室提了個菜盤出來，教我明天再來罷。這回我却要抗議了。看規則是「下午一至四時半」，一看鐘則現在是二點半。明天明天我一早就回昆明啦。我堅決地表示仍然要看下去。他老先生倒另有辦法「克塔」反鎖了大門就買他的菜去了。

約摸一個鐘頭後他回來了。開門回了內室。不多會，提着烟袋又要出外了。這次我自請代他看門，請他不必再上鎖把我鎖在裏邊。他居然極度信任，把整個圖書館帶他的住宅都交給了我。

七 「從暗到暗」

在昆明車站出發之前，點過名後；我們每人領到了一枚美麗的圈徽——紫絨的底子，貼上奶黃和淺綠的字，一個杏黃色的名條，這兩樣由女團員們負責給全體縫到肩頭和胸襟上。另外是一本小冊子當我翻開第一面哦藍紙面印着白字的是「我們的話」

「朋友

我說生活是一支歌，

唱得愈響亮愈好！

從明到明，

從暗到暗。

我們挺胸走路，

……滿正經……

…………

我們——你，他，我，

願結伴同遊

駐下少年足痕！」

歌是唱的够響亮了，而更被預言中的是「從暗到暗；」二月八日的暗夜三點鐘趕到車站，當晚摸四十里暗山路到路南十六日回到昆明，車到站的時候，我從夢中被吵醒來，睜眼一看四週仍是暗洞洞地，出來找站上的鐘哦，正是早上兩點。

旅行雜誌

徵求自由定戶二萬

*本誌自由定戶，分五十元一百元兩種，款到即出收據，每期出版，儘先寄上。凡於八月底以前訂閱者，(外埠以郵戳爲憑)可享九折優待。

*各地書店承銷者，請先匯寄保證金五百元，即可按期寄書，或請向各地中國旅行社接洽。

適閩雜詩

施蟄存

四八—一九○

余以庚辰季秋，買舟來閩，歷福州南平而抵永安。凡在途十有七日。每舟輿困乏，或客館燈昏，輒曼吟微詠，製爲篇什，以紀踪跡。遂得詩二十五首。辛巳三月，始克寫定爲「適閩雜詩」一卷。其在永安所作，復數十首，猶俟董理，當別爲「沙鄉集」云。蟄存施二識於南望校齋。

自松下海面乘帆船赴海口舟中得句

横海鯨鯢突杌遊。吹滂欲阻水西流。豈知越客千絲網，竟漏蘆漪一葉舟。落日沙明霞散錦，捺風帆側屢驚鷗。平橋小市張燈火，今夜棲遲何處樓。

海口

危邦否無道，乘桴去鄉國。曳輪古既濟，征鴻脫矰弋。樸被儼投荒，風波積行色。雖非九萬里，何異六月息。海口小邑聚，一覽盡南北。市喧鷄豚奔，客多衢道塞。矮屋張短檠，憧憧人影黑。嘗聞閩海錯，色目著新特。頗覺動食指，欲名苦未識。叩門拙言辭，客主兩啾唧。斫膾薦一鮮，猶是過江鯽。餐罷走街頭，作止響皆默。茶寮說評話，風燈未曾熄。翻瀾暢古今，賈勇逞餘力。嬌嗔雀雙文，猛喝張益德。排衆試聽取，雙語解不得。倉皇生旅愁，始覺在殊域。夜深據木榻，欲眠頻反側。

坑田道中（六首）

西鄙曰滑竿，南服號兜子。殊名而同實，逾淮橘爲枳。吾昔游滇中，好山看不已。[illegible]衛恐落崖，蹋屐防折齒。俛仰從所欲，安塢頗精此。不圖復得之，載乘心晴喜。

五更發城闕，淡淡天如紙。殘月噤鷄號，曉寒澈骨髓。大麓撐猶合，孤村人未起。平林驚宿鳥，度隴驅伏雉。古道紆縈過，茅屋絕鄰里。客至紛叫呼，迤邐暫成市。

朝旭出高谷，煙霞幻紅紫。積露耀鮮彩，奔瀑注文綺。平疇交遠風，幽谷動芳芷。物候亂春秋，叢桂間桃李。欲忘行路難，漸覺景光美。郎與有佳趣，何必東山妓。

下坂走官路，有屋頗櫛比。小女嬉門前，見客肆評指。某也有行色，番客歸桑梓。某也兩重音，窄袖東吳士。僕夫解國語，爲我譯其旨。黠慧善知人，娟娟奈此豸。（閩人稱華僑曰番客。外省人曰兩重音，謂語音殊異也）

道旁有古井，客爲貴其趾。豈曰樂在水，闌干有文理。捨錢卅五貫，名佚陳則氏。波磔具宋姿，何患無年紀。客固嗜骨董，摩挲未能已。安得推拓人，爲我傳一紙。（道旁有古井。闌文曰陳□门捨錢卅五貫。）

坑田去海口，不過七十里。陵谷多窪隆，仄徑頻逶迤。輿夫好從容，百步輒一止。日夕牛羊下，客勞始云已。入市雜屠沽，一樽浮綠蟻。扶頭作家書，欲寄尋黃耳。

福州雜詩八首

澆愁試沽雞牢酒，朋佳樓頭細細斟。解事庖丁知客意，登盤先爲薦紅蟳。（雞牢，亦閩中佳釀之一，謂老酒之美如雞者。老讀平聲，遂曰雞牢云爾。朋佳樓，南台酒家，以烹調著。蟳，海中大蟹也。）

美和齋在鼓樓前。粿餌香甜滷麵鮮。何必新春二月二，撐腰且綴點心先，（福州點心店所賣祇粿餌滷麵二品。粿餌者以米粉製爲糕團，或施油炸焉。以香菰蝦乾肉絲諸色爲羹，以澆麵，謂之滷麵，鼓樓前美和齋所賣稱最。閩諺曰，二月二吃粿餌，蓋猶吾鄉撐腰糕之義也。）

莫把杭州比福州。蒙塵西子也應羞。湖山雖好難留我，愁絕斜陽故國秋。（福州亦有西湖。不如吾杭西湖之有眉眼盈盈之美。水較小，較淺，山較遠也。）

是處閩林橘柚堅。湖山晴暖欲浮煙。一甌花乳容閒坐，髣髴昆明海子邊。（西湖開化寺前，瀹茗小坐。頗似昆明翠湖中也。）

東吳鹽豉蜀菇醬，荊楚辛椒燕代臊。滋味何曾有同嗜，且來八閩試紅糟。（閩中尚紅糟。魚肉雞鴨無不加糟，殷然可畏，然味亦正自不惡。）

豔紅堂上伎成圍。依縻纖穠河瑣肥。便說尋春端爲汝。欲憑花葉浣征衣。（伎寮均在中平路。皆大宅院。門楣上榜著堂名，有惠蘭堂豔紅堂諸家。依縻，閩人習用之名字也。依爲語辭，猶吳語云阿。縻讀若龍，孫之音轉也。閩人讀孫若松，又訛爲縻。閩人之生而有祖父母在堂者，輒名之曰依縻云。）

倉前山下路天斜。茉莉新開滿院花。最是晚來香氣好，汛船浦口兩三家。（倉前山下，爲西人聚居之處，領事館及海關皆在焉。人家院中皆種茉莉，傍晚花開，香盈闤闠。）

百合池塘舊有名。蘭湯三尺即蓬瀛。老夫浴罷渾如夢，眞覺膚堅腸胃輕。（福州溫泉隨處皆有。湯門外百合池最勝。「膚堅腸胃輕」東坡句。）

聞收邕寧喜而賦之

忽報官軍克邕寧。天涯額手涕交零。蒼生終不疑安石，蠻虜從今畏狄青。一鼓全迴資主勢，八方齊抑酪羶腥。他時玉陛酬庸日，應勒燕然最上銘。

蜒孃謠

蓬首斜簪尺半強。大紅衫子豔春陽。如今一例都收拾，道是官家强主張。

四八—一九一

馬尾江頭風雨狂。黃岐島外沙潴長。蜒孃搖櫓頃猶過，自笑今朝得甚忙。

蜒孃家在水雲鄉。一幅蘆篷作洞房。日暮移船攏江岸，欲教蝴蝶晤聞香。（「木樨花發香千里。蝴蝶聞香水面來」粵風蛋歌句也。）

夜半潮生月滿光。蜒孃心事轉淒涼。朝朝撒網還收網，水面恩情爾許長。（「月明今網當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亦蛋歌句也。）

水口夜泊

峽盡經驚險，關征竹木饒。急流舒水口，賈客集山坳。潑筍魚猶躍，登爐餅欲焦。風燈喧夜市，人語亂溪橋。

閩江灘行

昨宵客論閩江惡，姑妄聽之經過情。朝辭水口更西去，大江遙作風雨聲。烟消日出照波路，蟂蚜碨礧紛縱橫。奔流疾似李廣箭，射虎沒羽三軍驚。瀠洄決浪高於屋，雷響電激蒲牢鳴。噴沫四散濺石骨，瓊林霏雪飄梨英。又如鮫人泣秋月，淚珠亂落瑠璃罌。前灘矗立後灘踞，急湍一注如建瓴。西風夕捲洞庭樹，井陘夜戰淮陰兵。暗灘伏礁不可見，孽龍潛隱尤狰獰。揮珠裂帛作洄港，鵝毛不比千鈞輕。一灘在南一在北，犬牙交錯相虛盈。連峯兩岸森如束，欲辨冬夏迷晦明。孤猨獨鶴自酬應，青藤碧蘚滋繚縈。不須更讀水經注，心存目擊勞送迎。方蘇喘息經鬼藪，旋聞色變臨猴阬。篙師大叫動山谷，仆仰起伏互推撐。齒牙震震背欲裂，終朝唯與跬步爭。縴夫挽斷十丈繩，大樹不爲蚍蜉傾。吾舟鼓輪運神力，揚鬐掉尾如遊鯨。吹滂弄潏恣呼哈，羊腸詰曲委蛇行。行人猶恐陽侯怒，魂搖意奪心怦怦。三十九灘都過卻，浮屠雙鎖銅延平。布帆無恙出破冢，幸逃九死贏一生。回頭更看下水船，櫂歌閒發滄浪清。

南平口號二首

劍氣銷沈處，梨雲爛漫晴。如何城下水，猶作老龍鳴。

此道亦何用，時艱性命輕。黃塵逐車騎，孰問李延平。

（附） 愁霖賦

施蟄存

易歲以來，霖雨不輟，淋漓滿漸，迄竟仲春，余既拘離憂，復苦卑溼。閒居無事，攬筆賦之。時辛巳二月之晦日也，賦曰：

嬰世難而流離，疲神形於征役。覩紆縈於昆瀨，旋揭舲於閩越。違故都之沃衍，適海隅之磽瘠。濱沙溪而卜居，傍著林而展席。行廊落而無儔，獨纚恨而孰說。澗明鏡之朱顏，憶高堂之白髮。方仰天而永歎，惜匈奴之未滅。值豪雨之成潦，益愁增而恨積。自獻歲而發春，鬱朱明而不泄。飛廉奔而入箕，望舒卻而離畢。垂泱漭之玄雲，罩連卷之雌蜺。晦冥塞乎兩間，震電屯乎八極。踆烏退而解羽，蓱翳號而弭節。始霢霂而漸滋，遂滂沱而淵渤。混萬物而同波，傾昊天而一決。亦暫舒而復零，乃兼旬而逾月。通四瀆之潛流，

濱九州之地脈。丘陵沒爲沮洳，平原蕩爲沼澤。洪濤涌於潢潦，層波騰於溝澮。危崖崩隤千尋，犄岸盤落百尺。車騎爲之盤桓，渡涉爲之阻絕。升堂欲假浮梁，度室當施濟楫。鴻鵠迷乎江河，蟻蝦鬥於洿埕。雉朝雊而爲蜃，爵夜沒而成蛤。颱腐草而宵行，夢枯枝而曉蝶。黿鼉嬉乎階除，蛇鱣泛乎鼎鬲。雛雍交於中逵，芹芽茁於戶隙。吒吠犬於冥淵，逐文魚於木末。石燕駕而雲飛，[illegible]鷄鳴而不歇。女釋筐而傷悲，夫荷鋤而滋惑。將柔桑之焉求，恐首種之不入。蓄浩浩而爲災，殆湯湯而欲割。斯天運之不仁，豈涼德之未格。涷魚陵之葬節，擊岱宗之秦蹕。泥陳王之歸途，損右軍之腹疾。感鄴下之辭人，嘆漁陽之戍卒。淋蜀道之鸞鈴，漂文通之晷參。皆即事而懷營，或緣情而嗟嘻。均貴賤而同然，傳賢愚於一律。惟稚叔之荒教，乃非聖而無哲。擬遊道於河橋，亦宴歌而酣適。則物色所莫擒，倘逍遙而自得。夫志有所不謂，而知有所不及。女蘿執虛松頹，眾鳩安知苕折。愧吾生也有涯，謝僕病而未達。遂西望於濛汜，慕昏暘之命德。賞爕和之寅光，[illegible]乾綱於帝閣。奮天步之剡剡，播靈輝之弈弈。寘合凝乎東瀛，反后土於故宅。蓋藉綵而求之，心惄焉而如噎。

古今中外詩人交響曲

林文錚

【序】

時無古今，地無東西，人無黃白，千百詩人同此心。衆口浩歌唯血淚；所言者，苦而已；古人不滅，今人不生，時空俱寂，人我何別？交響者，雙融也。念無明，天地永訣；六道相爭，蒼生自殺；弔往慜來，悲此身也。萬物同體，古人即我，我哭古人，古人哭我！是故屈原問天，荷馬沿門；文姬流沙，莎和沉淪；李陵飲恨，盧客吞聲；相如消渴，賀偉輕生；陳王赴洛，但丁遊冥；嵇康棄市，畏龍陳屍；大謝春草，哥德秋絲；潘郎遺痛，龍莎先愁；陶公大隱，泰戈少留；庾信北死，海納南流；王勃驪探，雪萊海溯；太白空天，拜倫無極；少陵鵬飛，嚣俄鯨吸；香山潯夜，拉瑪湖夕；微之健忘，繆塞長憶；昌谷神號，波公鬼泣；玉溪黃昏，魏侖落日；梵樂蒼茫，天何長寂？千古招魂，亦以自輓，苦海同悲，附驥豈敢！

屈原淚盡赴汨羅，
荷馬沿門托缽歎，　Homere
胡兒夜夜哭文姬。
散髮騷壇嘯莎和！　Sapho
折節埋沙李陵恥，
披肝拜月盧客死！　Lucrèce
相如長憶當壚笑，
賀偉終身梨花雨。　Ovide

洛水蕭蕭陳思寂，
奈河無盡但丁涉。　Dante
一聲名殺斬嵇康，
竊鉤天怒畏龍殺！　Villon
春草年年悲大謝，
鶴齡哥德青絲繞。　Goethe
果滿牛車潘鬢白，
海運易色龍莎觸。　Ronsard

五柳先生不折腰，
泰戈遺世未忘嬌。　Tagore
庾信朝朝望江南，
海納花都神傷北。　Heine
弱水炎天吞王勃，
雪萊一夕投龍闕。　Shelley
太白狂歌放夜郎，
拜倫千古哀希臘！　Byron
少陵餓死呼堯舜，
海角嚣俄射燈塔。　Hugo
香山白髮遺長恨，
拉瑪晴湖失方寸。　Lamartine
會眞海誓薄微之，
繆塞深宵廣寒怨。　Musset
牛鬼蛇神弔昌谷，
青燐白骨波公哭。　Bandelaire
錦瑟弦弓玉溪續，
蛾眉草草魏侖逐。　Verlaine
國破蒼茫梵樂希，
漫天烽火我幽獨。　Valery

涼山一角

江應樑

四八—一九四

一 涼山行

今日西南尚保存一個具有原始狀態的區域，就是位於川康滇三省接壤地界的大小涼山，又名巴布涼山，其境界在西康的西昌，會理以東，四川的峨邊以南，馬邊，屏山，雷波以西，雲南的巧家，永善以北地帶，其位置約當北緯二十八至二十九度，東經一零三至一零五度之間，全區海拔自二千米至四千米，氣候嚴寒，冬季甚長，其地勢嶋貢山自西康南來，曲折盤旋而形成一個山岳區，北有大渡河，南有金沙江，因此造成與外界隔絕的區域。這裡面聚居着保有原始生活的同胞；俗呼羅羅，外人又因其一向與內地隔絕而不相同化，故給了他們一個特有的名字叫「獨立羅羅」(Lndependent Lolo)，自抗敵軍興，政治文化重心內移以後，開發邊疆成爲舉國一致的口號，於是這地方始爲國人所注意。

作者在二十九年的初春，奉中央政治學校的遣派，入涼山考察，先由重慶到成都，更得中國邊疆學會中國邊疆建設協進會，四川省立博物館的協助，便於二月十日的早晨，乘小民船一艘，離成都循岷江而東下。——按岷江自松潘，汶川南來，至灌縣析爲多支，其主要兩流，東流經崇寧，郫縣而至成都，再南流至彭山縣屬之江口，此一段又名錦江；西流經崇慶，新津，到江口與錦江匯合，再南流經眉山，青神諸縣，而至嘉定，納大渡河與青衣江，流東南行至宜賓，與金沙江匯合而爲長江。作者一帆孤舟，沿錦江至江口，順岷江而下，一路青山綠水，風帆沙鷗，五日而至嘉定，嘉定與涼山，僅大渡河一水之隔，涼山之行，當以此爲起點。

二 大渡河

大渡河，是一個富於歷史性的流域，千年前，王全斌平蜀，以西南地圖獻之宋太祖，太祖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而南，非吾所有也！」從此，大渡河儼然成爲漢夷區域的分界線，千年以來，凡渡過大渡河而南的，便有「出塞」之感，

大渡河上源卽大金川與小金川，一自康邊一自川北南流，匯合後經西康之納爾壩，折而東流入四川境，經峨邊，屏山，嘉定諸縣，而入長江。由納爾壩至嘉定之一段，俗稱銅河，實際便是大渡河的下游。

作者在二月十七的早晨，僱滑杆一架，挑伕一名，離嘉定沿大渡河北岸逆流西上，中經水口場，鄢都鎮，至沙灣，計程七十里，沿途水流紆緩，山勢平坦，兩岸桑麻菜畦，風光綺麗。過沙灣而西，山勢漸

峻，水流漸急，風由谷間起，水向礁上奔；行四十里至軫溪，夜幕已張，於昏暗中隔河南望，萬山起伏，重疊紆迴，夜宿小旅棧中，聽大渡河水流奔騰之聲，令人心胸起伏，萬感交集。

翌晨自軫溪西行，離大渡河而轉入山徑，三十里翻越兩個山嶺，再走至大渡河邊，即見對岸茅屋三五，雞犬相聞，詢之伕役，始知即入夷區門戶之五渡溪。所謂五渡溪者，土人相傳，乃武侯五月渡瀘之處；其實，瀘水非大渡河而是金沙江。自宋太祖以玉斧劃河為界後，千年來漢夷仍以此地為界限，五渡溪今日雖為漢地，但過去每次戰亂，均必至五渡溪，但也祇至五渡溪即止，絕不渡河而北，而漢人之入夷地者也都以渡大渡河登五渡溪岸為起始。由一葉木舟的載運，使我們登上了千年來被遺棄了的夷土；在五渡溪一家茶店中，聽到村人講述涼山夷人叛到五渡溪的故事了。

渡過大渡河向南行，全是崎嶇的山道，七十里杳無人烟的深山中，大多懸崖陡壁，攀沿上下，滑杆只能備而不用，將近黃昏時，始達到了入涼山的第一目的地——觀慈寺。

三　初入夷區

觀慈寺是峨邊與馬邊兩縣交界處的一片山林地區，漢夷貿易的一個重要場所，鎮上住有漢人三數十家，夷人散居四山，此間有一邊地豪傑魏弼周君，四川江安人，民初曾任川軍旅長，後在鄉辦團務，民十八年率其部下移居夷區，以苦幹精神經營墾殖事業，在觀慈寺一帶開闢墾場，成立樂群墾社，此間本為漢匪與強夷出沒之地，魏先以武力剷除漢匪，再與夷人對戰，雙方攻守亘四十餘日，夷人由涼山嘯聚而來者數萬人，然終不支而潰敗；魏乃厚結其首領，對之恩威並用，現時自觀慈寺至馬邊以迄小涼山一帶的夷人，莫不知有魏弼周者，魏現任樂群墾社與抗建墾社的總經理，社址在馬邊縣城，墾場遍布馬邊屏山境內，因為他是重慶邊疆建設協進會的重要會員，曾兩次率領涼山夷人首領到陪都晉謁林主席蔣委員長，所以事前由會通知，協助我入山考察，在觀慈寺幾日的逗留，從魏君的敘述中使我對這一神秘的區域已約得到了一個概略。

原來所謂涼山區域，與漢地並無嚴格的界限劃分，漢唐之際，西昌，會理，冕寧，越嶲諸地，雖已設置郡縣；但實際大部分仍是涼山夷人的生聚地，故當時在金沙江，大渡河，岷江，所包圍的這一片廣大地區，都是涼山領土，唐於今之雷波，馬邊，屏山，峨邊四縣地置馬湖府，涼山北部始漸開化，元更設路設府，明則置七官，立縣治，清初置馬邊廳，今雷，馬，屏，峨地區始離涼山而成漢土；清代對涼山多次經營，涼山土地逐漸縮小，到清末，夷人所保有的涼山區，不過南到金沙江北岸，西到會理西昌，東及北到現今涼山中部的黃茅埂；這區域，便是今日通指為大涼山。民初邊備廢弛，民七年涼山夷人大

四八—一九五

反，雷馬，屏，峨縣區，多被侵佔，涼山範圍逐漸擴大，這些被佔的新區域，便是現今所通稱的小涼山。故就現時說，涼山範圍是，南起雲南巧家永善北面之金沙江北岸，西迄昭覺西面的建昌境界，北到大渡河，東則到距馬邊縣城十數里之地。——惟在這範圍以外，並非就絕無涼山夷人散居；即如觀慈寺，距小涼山最近處亦數十里，但四山中已稀疏地散佈着夷人的屋宇了。

入涼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不受政府的管轄，沒有官吏的設置，夷人的組織是純粹原始的部落統治，要進入這部落區域，必須經過請保的手續，就是得到部落酋長的保護；而涼山部落分歧複雜，每一個酋長權力所及之地，僅限於直統屬的部落區域，每一個部落所統轄地，大則百餘方里，小則不過十數方里，所以要從涼山邊境達抵涼山深處，有時須輾轉找保至十數次。取保有一定的手續，先由中間人介紹，說明入山的任務，並停留或通過的時期，然後議妥雙方互給的條件，即保人負責保護入境者的安全，被保人則給保者以酬勞——白銀或槍枝，數目視被保者人數及任務而定；通常請保入山的，大多是所謂「走夷方」的商販，故保金之多少，概以貨物之價值為準，例如由馬邊縣城販鹽或酒到大涼山邊的窪海，（約四日程）若能由一個酋長直保到底，則酬以貨品十分之二，即可；若輾轉換保，則所費便不止此數。條件議妥後，並不用文書契約，而是舉行一個嚴重的宗教儀式，所謂飲血酒或「開牛皮」；雙方當事人共聚一堂，用雞一隻，斬去頭，將雞血滴酒中，共飲；若儀式再嚴重一點，便殺牛一頭，將牛皮張架上，雙方携手自皮下穿過，意謂若背盟，有如此雞與牛。儀式舉行後，便可放胆入山了。

作者入山，當然也得依照取保的手續進行，但與商販之入山却稍有不同，原來今日的涼山夷人酋長中，已有多數知道中國已經沒有皇帝，却有一個蔣委員長，開明的酋長中，有的曾經到重慶晉謁過林主席蔣委員長；魏弼周君便通知了涼山的幾個首腦說，我是委員長派來看他們的，——這雖有一點假借之嫌，但作者之來，是由政校遣派，政校校長即委員長，故如是措詞，也不能算是冒牌。這樣一來，作者不獨得順利的入山，而且除了自動贈送給夷人們的禮物外，更省却了大宗的保費。

四　涼山一角

我入涼山的第一個保頭是小涼山中的強[illegible]黑夷烏抛勾卜與烏抛哈卜兄弟倆，他們住在馬邊縣城西百餘里的三河口鮮家壩地方，哥哥勾卜曾於二十七年代表了涼山夷酋到陪都晉謁過林主席蔣委員長，弟弟哈卜曾在成都軍官學校受過一年的特別教育，兩人都曾拜在魏弼周君膝下為義子，魏君遣人入山通知，得到歡迎的答復後，我入涼山第一個考察的區域，便決定了小涼山中的三河口及其附近地

由[illegible]慈寺兩日程行抵馬邊縣城，馬邊即元明之馬湖府，清代改縣時，所轄的土地本甚廣闊，民七涼山夷反，大部土地沒入夷區，今縣城距外不及十里，便是小涼山區域，城中沿街所見者，皆披氈衫赤足的夷人，商店唯一的買賣是漢夷交易，縣府最麻煩的工作是漢夷交涉。中國邊建設社的總辦事處，便在縣城內的關岳廟裏，該社協理黃自強君一見如故，竭誠招待，連日與縣政府馬縣長，縣黨部張書記長等商人口案件，由他們的協助，得在未入山之前，後見了若干黑夷，並飽看了歷年漢夷交涉案件的卷宗；四川省黨部現正積極從事於夷人開化工作，特先在馬邊縣黨部內成立了一個「大小涼山漢夷合作社」，擬先由經濟的關係與夷人發生友好的交往，現已在小涼山中若干夷區成立了分社，這對於我的入山考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二月[illegible]日，一個陰霾的早晨，我們離開馬邊縣向涼山出發，——由黨部特派了一位漢夷合作社設計委員詹鵬程君陪我同行，此外還有縣府給與的嚮導，該社派給的伕役，背負著乾糧生米，並送給夷人的布匹針線，一行人都竹杖草履，向涼山深處前行。

第一日行五十里到雲口山，這是一個漢夷交易的大市場，有漢人住戶七十餘家，黨部在這裏辦了一個漢夷合作社，一入村口，鄉公所的人即接出來，據說縣府已三次來電詢問我們的行踪，當晚鄉長李君盛宴款待。次晨適為此間逢場之期，因留觀漢夷交易情形，原來涼山夷人仰給於漢人者有四大需要：鹽，鐵，布，酒；過去皆以山產——藥材，皮革等物來換取；自從內地禁種鴉片以來，涼山夷人即遍種鴉片，從此鴉片代替了一切山產，成為涼山大宗的出產，且價值日高，沿邊漢人為利所誘，更投合了夷人的嗜好，用盡方法偷運了白銀與槍枝來換取鴉片，於是槍枝與白銀乃大量輸入涼山，涼山夷人，也便都裝富起來。這裏不僅法幣不使用，就是銀元也不通行，一切交易皆用白銀，馬邊城中的市價是法幣二十元兌白銀一兩（此為二九年春間價值），因為法幣與白銀比數的懸殊，所以此間物價之高，為國內所僅有，雞一隻白銀五兩，折合國幣已百元，其他物價可概見。

下午二時離雲口山南行，鄉公所又加派了一位夷務譯員王君並幾個伕子陪送我們，一路浩浩蕩蕩，更覺熱鬧。

自此向南行，已大有荒蠻景象，山勢險峻，河水奔騰，有時沿河傍崖而行，有時攀藤越嶺而上，甚無路可行之處，便沿山谷溪流斬荊而入，所經大體都是荒無人烟之地，四山鳥鳴，猿啼，時見群猿竄跳林間，大鹿飲水溪畔，隨員有善槍獵鹿者，一槍始發，萬山響應，驚起蟄鳥諸獸，諸聲雜作，眞有應接不暇之勢。

，行二十里崎嶇山道至濕水壩，天已昏黑，這裏離馬邊縣城七十里，已屬小涼山區域，由譯員引到崖下溪邊的一個草屋內，開始了涼山生活——涼山裏沒有村落，沒有市鎮，夷人的住屋皆單獨

裏佮地建在山巔中，甚至陡直的山峯頂上。屋用木作架，以玉蜀黍桿編列爲牆，上蓋茅草，一門無窗牖，室內隔爲二間，內一間較小，堆藏食糧及雜物，外一間較大，正中爲火坑，用三個石頭支大鐵鍋於坑上，火坑上方，舖野草及羊皮，爲客位，人皆圍坑而坐臥。我們一行十人走入這小屋中，由譯員對主人夫婦說明了來意，女主人便殷勤治餐招待，——用玉蜀黍磨爲粉，和水做爲餅，放鍋中略加烤後，然後埋入火坑內的熱灰裏，數分鐘取出略拍去餅上炭灰，便分敬客人，這是涼山中重要的食糧，通呼爲「包谷巴巴」因係貴客臨門，故特製上菜招待，——用黃豆磨成漿，放鍋內煮滾，加入菜葉煮至濫熟，不加油，用鹽一塊向菜中一滾卽將鹽取出，將菜和湯傾木盆中，用木杓兩柄，先送到首座的客人前，客人用木杓掏一杓，就木盆內食後，再依次傳給旁人。我們本帶有菜蔬米糧，因屋內過狹，無法取出，且亦願領略此種生活滋味，故完全依照主人招待而享用，但終因包谷巴粗糙不能下嚥，豆漿湯淡而無味，只好取出一塊鹽來加入湯中，始努力吃了四分之一個包谷巴。餐後，諸人皆圍火披氈而臥，特讓出一塊地面來給我，舖開了被頭，舒暢地睡下。外面已經開始落雨了，雨滴從玉蜀黍桿的牆縫中射到我的臉上，伴着屋內火坑中乾柴的爆裂聲，諸人的鼻息聲，使這雖然疲乏極了的身體，也不易卽時入睡。

晨起大霧，略進包谷巴，取出一方布並針線等物酬謝了主人，便冒雨前行，出門卽登山，山並無路，只沿山水經流的一道谿澗而上，時而涉水沒踝，時而老樹橫腰，漸上漸入雲霧中，濛瀧間只有侵潤鬚眉的水蒸汽而無打濕衣襟的雨滴了，上至山頂，回看腳下，白雲層層，四面山峰，皆浮沉於雲霧中。此地名老林口，翻山到菜園子，路約十五里，再沿山谷行數里至火石墩，始有山徑可循，行十五里經二坪到糧台，此地爲清代大軍入駐涼山屯糧之地，由此分二路，一南行入山可直達大涼山中心，一西行四十里到三河口，三河口卽清時馬邊左營大城，本駐有重兵，自民七陷入涼山後，便爲烏抛家所有，自三河口西入十里，便是我們的保頭烏抛勾卜兄弟的住地。

馬邊左營大城，築於清道光間，清末時城中居住漢人達千餘戶，民七涼山夷反，全城被焚，住民均被擄入夷中，城亦陷爲夷區，而今，破敗的城垣與傾頹的城門，尚赫然存在斜陽衰草中，入城中但見一片荒烟蔓草，五六間茅屋叢聚在一個角落裡，住着僅存的流落於夷區中的八家漢人，漢夷合作社在此成立一個分社，社長黃雪峯君，是一個能吃苦，能冒險，充滿生活趣味的青年，細心地在這兒體驗夷人的生活情形，對我們之來感到有如沙漠絕域中遇到親故那樣的興奮，我們一行，便在黃君的招待中歇了脚。

次晨醒來，太陽已經從破茅草縫中射到我的床上，走出茅屋一看，昨日滿天的烏雲，已經變成一片蔚藍色，四山則滿積白雪，閃

四八一—一九八

閃耀眼，眞一幅難以描繪的美景，不禁精神煥然，卽攜相機出外攝影！黃君導我在荒城中巡行一週，當年道路屋宇殘基，協台衙署台堵，文武廟斷碑均一一可辨。這裏的八家住戶，對我們之來，感到又驚，又懼，又喜；黃君已爲通知附近夷酋，來聆「委員長派來的委員」的訓話。在這荒城中調查訪問接待的忙碌了四日，第四日的下午，我們的保頭烏抛哈卜到來接我們了，我們便在第五日的早晨離三河口到鮮家堡——涼山大黑夷烏抛勾卜與烏抛哈卜的家中。

五　所謂「獨立羅羅」

我們進入涼山已多日，對於所謂「獨立羅羅」之眞實面目，已略有所見，這裏先對讀者作一個歸納的說明。

羅羅是西羌的支裔，其老家在西北今四川雲南境內的羅羅部族，是從西北遷移來的西羌古爲華夏之大敵，周古公避犬戎於岐山下；季歷伐燕戎，戎人大敗周師；周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武王伐紂，羌髳會師於牧野；幽王時犬戎爲患，弒王驪山下，周室東遷洛，自此伊洛間往往有羌人，此爲羌人向東侵略的極盛時期；秦獻公時大舉滅戎，韓稍魏亦同時出征，羌人從此不能再向東侵略，乃轉向移殖西南，這卽西南羅羅來源之始，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所說的「白馬」「冉駹」「筰都」都是羌人南移的部落；兩漢時羌人南移的已集居涼山一帶地，當時稱之爲盧鹿蠻（今呼羅羅，卽此一音之轉；）東晉時，一部份渡金沙江而移居雲南境，卽是所謂「爨人」；隋唐而後，散居川滇黔各地的羅羅部落，或與他族接觸，或與漢人同化，已漸失其原始的生活習態，只有涼山中所住者，因爲自來保持着與外面隔絕的狀態，所以到今日依然保有特殊的生活方式。

在現時生活中最可注意的，便是他們的社會組織與制度。組成涼山部落的份子，可以嚴格地分爲兩大階層：一是統治階級，這是一個有血統關係的部落的本體，通稱爲「黑夷」或「黑骨頭」；一除外的便是被統治階級，也便是奴隸階級，這是與前一階層沒有血族關係的部民，通稱爲「白夷」「白骨頭」或「娃子」；黑夷大概是保有較純粹的原始血統的涼山夷人，這從他們的外形上也可看得出：身體較高大而强健，眼深鼻高，髮黑而濃，耳長大；其所以能保持此種血統關係，便是由於他們實行着嚴格的族內婚制。白夷可以說是部落中的征服者或俘擄，也可以說便是被擄入山的夷化了的漢人，在歷史上，漢夷雖無大規模的戰爭，事實但涼山夷人隨時出擾沿邊漢地，搶刧牲畜，擄掠漢人的事，則是史不絕書的，到了今日，這種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入涼山所以要經過如是繁複的手續者，便爲着怕被擄爲白夷娃子。

涼山的部落便是由一個黑夷家族，統率着若干白夷而組成的一個集團，白夷的人數是遠多過黑夷的，在生活的外形上，統治

者與被統治者是很平等的，從衣食住任何方面都很難看出誰是白夷，誰是黑夷，但在統屬上，則有嚴格的制度，黑夷是主人，白夷是奴屬，黑夷擁有廣大土地，白夷只能如農奴般爲黑夷種田或因黑夷佃地耕種，黑夷可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白夷則須對黑夷擔負着納租稅，服兵役，供驅使諸種義務；再說切實點，白夷便是黑夷的財產，因爲白夷不僅是黑夷的生產者，而且可以直接被買賣，可以任意生之死之而不受反抗干預。

六 一個黑夷的家庭

烏拋是涼山中有名的黑夷大姓，我們的保頭烏拋勾卜與烏拋哈卜兄弟倆，是小涼山中强盛的黑夷，這日我們隨着哈卜從三河口到鮮家堡，走到中途，勾卜出迎了來，這是一個典型的黑夷，方額，大耳，高鼻，深目，身長在七呎上下。賓主歡談着行到鮮家堡，便先到對河去拜望了他們的寡母。涼山夷人實行絕對的小家庭制，子女結婚後，便分出居住，父母雖年老或鰥寡，也必自立門戶而不與子女同居，勾卜們的母親年已六十，且新近大病方痊，但仍獨立門戶；由幾個白夷娃子奉侍其飲食，我們到時，她很高興地殺鷄款待了我們，再順道到山間哈卜家坐了坐，哈卜因爲是小兒子，將來可以承繼祖居而住到他母親現住的房子內，所以他現在的住居，便非常簡陋，他已有兩個剛能爬行的女孩，太太是一個生得很溫柔清秀的黑夷姑娘；略坐了坐，便下山過河到勾卜家住下，這在涼山中算是最講究的建築了，土牆，樹皮瓦，一聯三間，中一間可容二十餘人坐臥，但仍無甚擺設，主客皆圍火坑席地蹲坐，屋後另有鷄棚牛羊房，大門邊的牆上，赫然掛着林主席蔣委員長的照片，這是勾卜赴陪都謁見時賜與的，涼山夷人有不惜數百里奔馳跑來瞻仰者，這是勾卜非常得意的一件事。

他們的家庭組織是有着相沿的禮俗與習慣的，男女的婚姻，由自由戀愛而結合，但有着嚴格的階級限制，即黑夷絕對不能與白夷通婚，結婚後即分出居住，等到父母雙亡，家產便由諸子分承，大部落便化爲小部落，諸子依然各爲部落之長，惟在承嗣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宗法制度，這便是大宗的承嗣者不是長子而是最幼的一子，這種宗法制度是與血族有着很大關係的，涼山夷人男女的結合，有一個相沿的風俗，即所謂「不重處女」，男女由戀愛而達到結婚之日，新娘須於當晚逃歸娘家，從此可以自由結識異姓朋友，就是和丈夫也只能在「幽會」中往來，這樣度着一生最任情的時代，等到有了孕，方始回到夫家同居，所以從血族上言，長子不一定是父親的血統，而且漢書匈奴傳所謂的「娶後母，妻寡嫂」之俗，在涼山中仍可見到；因此以最幼一子來作大宗的承嗣是很有血統的依據。

妻子在家庭中以至社會上的地位都很高，而且常被尊敬着，

從經濟上說女子的生產能力並不低於男子，而妻的家族的盛衰，往往可以影響夫家的强弱。譬如一個黑夷能娶到一個强大部落的女兒爲妻，那他本身雖不怎樣富强，他人往往便不敢再小視他，因爲萬一向他動了刀兵，則妻家定必拔刀相助，其勢自然强大了，以涼山部落相爭必先探聽對方妻家的强弱方能有所決策。勾卜之所以稱强小涼山中者，一方面固因着他的富强，再方面便由於他的太太是大涼山中最强大的部落阿侯家的小姐，有的人並非是畏懼烏抛家而是因爲畏懼阿侯家，所以便不敢與勾卜爭勝，因爲如此，所以涼山中的丈夫們，都難免有點兒怕太太，我們到勾卜家，他的太太已回大涼山後家去了，我們對他開玩笑地說，爲甚麼知道我們要來而躲回去？他答說：太太常常一去二三月不歸的。他還沒有孩子。我們問他爲什麼不娶一個姨太太，他嚇得紅了臉不敢回答。據說涼山中的丈夫們，倘小有不如太太意而被打耳光，那是絕不敢回手反抗的。

從表面上看，他們的家庭，那是再簡陋沒有的了，勢傾一方的黑夷烏抛勾卜，所特異於人者，也不過屋子的四壁不用玉蜀黍桿而是用泥土築成，屋子裏依然是一個火塘在當中，日夜的燒着柴火，烟薰得張不開眼來，凌亂的物件拋置在地上，既無桌椅也無床被，他自己仍然是日間吃的包谷巴巴，夜來和衣睡在火坑旁。然而我們能說他很窮嗎？那便又大大的錯了，一個黑夷的家庭，都擁有如下的諸種財產：

一　土地　他所統屬地區內的土地，都屬他個人所有，這些土地，有的是世襲來的，有的是開荒來的，有的是强佔或購買來的；凡可耕種之處，都分給所屬的白夷去耕種。勾卜個人所屬的土地有若干，無從得知，但據說他每年可收包谷（娃子交他的田租）千石以上。

二　奴隸　奴隸是一個家庭中的主要財產，涼山黑夷最强大者，所屬奴隸多至四五千戶，勾卜的奴隸；據說有千餘戶。

三　牲畜　牛，羊，馬，猪，鷄，等，僅數百頭。

四　白銀　涼山以白銀爲貨幣，夷人又有儲藏白銀的風氣，平日生活非常簡單，省餘的白銀，便都用羊皮袋子裝了埋在地下，或藏於山洞中，夷人最忌外客問他存有白銀多少，所以我們的主人究有存銀若干，却不便啓齒相問，但據說一個黑夷存銀上萬兩的，在涼山中不能算富有。

五　槍枝　夷人最愛槍枝，尤其是好槍，不惜重價購求，邊民偷運槍枝入山換取鴉片，成爲近年來邊地的最大事件，一個夷酋要維持他的地位，槍枝子彈是不可少的財產。

六　鴉片烟　涼山盛產鴉片，用鴉片可以換取槍枝與白銀，故鴉片亦爲夷人主要的一項財產。

在過去，涼山夷人是窮苦的，入邊的漢官商販們，只要給他們

兩粒針或一斤鹽，他們都可以五體投地爲你服役一日，現在，因爲鴉片的漲價，(其實可以說是專賣)與白銀儲藏的豐富，夷人們都富有了，黑夷固然不用說，就是白夷，要僱一個人負三十斤行李走五十里路，給以十兩紋銀，尚不可得。十兩紋銀折爲法幣，已盡够我聘教授賣一整月口與腿的代價了。

這種小家庭的組織，在家庭本身的問題是很簡單的，唯一的事只在如何統治奴隸與把持財產而已。但在家與家之間，則問題便複雜了，因爲黑夷之家的單位，也就是涼山部落的單位，家與家間的交涉也就是部落與部落間的交涉，質言之，也可以說就是涼山上的國際交涉；而涼山部落間，不外兩種關係，一是親戚，一是寃家。夷人限於階級婚，故各部落的統治者，大體都有姻親關係，親戚是互相照看的，所以，一個夷酋家庭，如果有戰鬥，强親自己也便可依倚着强硬起來；如果親戚間偶有仇怨而反了臉，那便變成寃家，夷俗，有讎必報，倘即身不能報，則子子孫孫亦必誓爲洗雪，所以，每因小故，世代仇殺，數百年不止，這叫做「打寃家。」打寃家是涼山中國際戰爭的唯一造因，遇有打寃家之事發生，則雙方各聯絡親戚，動員姪子，血肉相併，在勝敗已分之後，也有割地賠欵，更必要的是「賠奴。」

大抵涼山的黑夷家庭，勢力强大的，親戚固然多，寃家可也就不少；譬如烏抛勾卜丞保我們入山，初以爲有如此强大部落相保，總可放心，但入山之時，關係方面曾再三叮囑我；烏抛家勢大，但寃家也很多。寃家最簡單的報復方法，便是殺死或綁架對方保入山的人，使對方蒙到損害，我們在山中，便曾經兩次遇到烏抛家的寃家，而幾乎開了火。

七　白夷娃子

勾卜的家裏，有四個青年女子，專司炊爨工作，生得頗淸秀，性情也很活潑，有時大家圍鍋看她們烤包谷巴巴，勾卜也常跟她們鬬玩笑，問她們要不要嫁給我的跟隨人，她們都是勾卜的女人陪房來的白夷娃子。另外有一個牧羊的老頭兒，頭髮已經花白了，面皮非常蒼老，行動也很呆滯，每天一早把羊羣趕入山去，直到黃昏方始歸來，便坐在火坑旁，一言不發地等着吃包谷巴，有時四個使女要他在雨裏到外面去取柴，歸來時往往淋得漏身潮濕，看去怪可憐的。一天晚上，我問了烤餅的使女一句話，譯人尚未替我轉譯時，這牧羊老人突然用漢話答復了我，使我吃驚得跳起來：「你懂得漢語嗎？」「我原是漢人哪！十幾歲就進山了的。」「你現在做什麼呢？」「烏抛家的白夷——娃子！」「苦吧？」「現在好得多了。」「想回去嗎？」臉上乾枯的縐紋動了動，沒有表情地把頭幌了幌，這樣子使我想起了牧羊在北海的蘇武來，這時，蹲在牧羊老人身旁的另一個夷人，穿着整齊的衣袴，新布包頭，隨時都是神氣溢洋地，

用眼斜看了牧羊人一眼，老人便低了頭不再與我交談了。這神氣的夷人，在我到此地的第二天，便由譯員的介紹而認識了，他是勾卜的管家，也是一個白夷娃子，在離此約二里之山邊，造了一間也是土築的房子，我曾經去訪問過他，家裡有妻有子，也有四五個爲他服役的奴隸，那氣派比他的主子黑夷勾卜差不了多少，但在地位上說，他與做炊事的少女，牧羊的老人，同樣地是黑夷勾卜的娃子。

原來涼山上的奴才，也正和專制帝王下面的臣子似地，有着不同的等級的，凡初被擄入山的漢人，叫做新娃子或三灘娃子，褫去衣服，給以羊毛披氈一襲，追令作苦工，食以不能飽的包谷巴或蕎巴，夜則以粗繩繫頸禁地穴中，以防逃走，並禁不許講漢語，生活眞苦不堪言。等在山時間較久，服務忠誠，能講夷語，取得主子的歡心，由主子賞給配偶，這時或自立門戶，而陞爲農奴階級，或仍倚主子同居，而做着輕鬆的服役，這便稱之爲家娃子或白夷娃子。在一個主人下服役至數代之久，其人精明能幹，爲主子看中，命之管理家務的，這便叫管家娃子，這種娃子的派頭，便大與一般娃子不同，而家裏也居然可以使喚起奴隸的奴隸來了。

一般人都奇怪白夷既都是漢人之被擄入山者，人數又遠多過黑夷，何以不反抗黑夷的統治而馴順地世代爲黑夷的奴屬呢？還其中含着必然的原因：娃子們除初擄入山遭受非人的虐待外，一經變爲家娃子或白夷娃子，在生活上便可與主人同樣地享受，娃子有疾苦，主人必相助，娃子受他部落的欺侮，主人必挺身維護，除規定的獻納外，無其他苛捐，雖有應命從事戰爭的義務，但臨陣時黑夷必在前線，這些，都足以安定一個白夷的心而効忠於黑夷。且入山以後，生活漸夷化，若做到了農奴娃子，則有地可耕，有主可倚，反而覺得歸到漢地之不易謀生，且須受多方剝削壓迫，遠不如做涼山娃子之逍遙快活了。

娃子買賣有一定的市價，六七歲或四五十歲的劣娃子，每名可値銀三十至五十兩，十四五至三十餘歲的，可値一百五六十兩；女娃子的價值通常較男娃子高二賠至三賠，電馬，屏，峨，四縣的縣政府，每年接到人民控訴家人被擄入山請求清查的案件，數不在少，沿邊的幾個墾社，都有雄厚的武力保護，但墾民在耕地時，常有被人從後面攔腰抱住，拖入山中，永不得歸漢地者。

八　十日的夷化生活

在鮮家傳及其附近的夷人家中住了十日，我們的生活，也都大體夷化了。

獨立羅羅的裝束，：女的青布上衣，多褶長裙，亦是不着袴，辮髮束頂上，外披羊毛自製的氈衫，俗名「一口鐘。」男的青布短衣，脚管直徑二尺至三尺的寬管長袴，披氈衫，赤脚，青布包頭，頂門上留

髮一束長二三寸，用包頭布紮之使直立頂上，名天菩薩，這是夷人最尊貴的所在，倘被人觸着，便認爲是最大的恥辱，往往可能因此而引起戰爭；貴夷便用絲繩穿一粒大紅瑪瑙球，掛耳上作裝飾。我們入山後，一襲羊毛氈衫却是每個人不可少之物，涼山天寒，穿大衣則行路不方便，氈衫日可禦寒，夜可作被蓋，天雨更可作雨衣。山間行走不能着履，我們雖不能亦腳，但也一律穿草鞋，遠遠看去也好像一羣家娃子。

山中的主要食糧是包谷巴巴和蕎巴巴，我們雖帶有白米乾菜，但人多量大，不幾日也就吃盡了，臨了的日子也只好一律以包谷巴巴充饑。夷人欵待貴客，頂則宰牛，次殺猪羊，再次殺雞，殺後去毛，切成大塊，放鍋中，往往腸中穢物也不洗淨，煮至半熟便取出敬客，我們實無法下嚥，後來每到之處，便托詞不吃牛羊，叫他們改以雞敬，且要活的，讓我們自己屠宰後，借他們的鍋煮熟，加鹽後，便覺津津有味了；夷家無碗筷，每吃也只好用他們的木盆木杓而以手代箸。夷人嗜飲酒，每來見官家，唯一的願望便是賞酒，平時，對「委員」是敬畏的，但當喝醉了酒時，便膽大胡爲了，一次一個醉了的黑夷走進我屋裏來胡纏，我喊人把他趕出去，他竟揚言今晚要來殺我，且拾了一個大石打破我的門角，次早他來了，我叫譯員問他，還要殺我不？他立刻面孔漲得通紅，低了頭連說「不敢，不敢！」——這就是夷人的天性純真可愛，所以鬧事者大多是酒後的胡爲。

他們睡眠是不要床帳被褥的，把氈衫一裹，圍在火坑邊便可呼呼入夢了，我們雖帶有被蓋，但有時入山考察，本不計劃住夜的，因事或雨的阻礙而留下了，夜裡也只得裹氈衫穿鞋襪而入夢，這樣已不祗一夜了。

他們是生平不洗臉，不沐浴，不知更衣服的，早晨醒來，翻身爬起，即燃了坑中的火，便就無所事事的蹲在坑邊談閒天了，衣服從穿上身到破爛了方才換下拋掉；我們每早起來忙着漱口洗臉，往往引得成群的人驚奇地圍住我們看。在幾次偶然留宿的遭遇中，因爲未曾帶盥漱用具，也只好隨着他們不洗臉，所謂環境移人，當時也不覺得怎樣難過，因爲忙碌，所以在山中也十數日未曾沐浴換衣服

翻山越嶺，那是他們的特長，小涼山大多數的地方，直可以說是有山而無路的，據說夷人因爲防止漢人的侵入，所以不令山中有任何一道可行之路，但他們却不論男女，亦是在危崖上奔走，令人見之膽寒；有時引路者把我們引到一個無路可通的山崖邊，在他們，只把披氈往頭上一裹，便從荊棘中滾下崖去，我們却需要隨從人們用刀斬開荊棘，慢慢爬下去，這常引得夷人們大笑我們的懦弱無能。

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羅羅文即所謂爨文，是一種象形的古體字，今日雖不通行於民間，而祗限於宗教上的應用，但在酬

甯邊地中，却是最值得研究的一種歷史文化；羅羅語在今日仍被保存而通用着，且絕不受漢語的同化，我們入山幾日，居然也能說「Yah u tso ts'o」（我要吃飯）「Chen tso yah pi la」（給我一只碗）幾句應用的夷話了。

鬼，在他們意識中是支配人生的最大權威。一天，我們到了一個黑夷家，這家裏正在請了畢摩（夷人的巫師）爲一位老人家治病，畢摩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夷，蹲在病人身前，一邊祝禱，一邊把手裏持着的一塊羊肩膀骨，放一點火草在上面燃着，骨上現出一個焦點和火紋，畢摩用心端詳了多時，然後聲言這病須用一頭牛祭鬼，於是全家便忙亂起來，在山後採了許多樹枝來遍插在屋內地上，畢摩頭戴斗笠，手執經典，口中唸唸有詞，兩個家人扶着病者，隨畢摩之後，繞屋三匝，衆親友荷槍實彈相隨，三匝繞完，衆槍齊鳴，呼嘯之聲振天地，意謂如此可驅鬼遠離；然後扶病人入屋內，一頭黃牛被牽進屋來，立在畢摩身後，畢摩手持鐵鏈，面對病人高聲祈禱，我問譯員畢摩說的什麼？譯員隨畢摩之聲而譯道：「摩知支（按此當係病人之名）的魂歸來啊！這牛替你在陰間死，你替牛在陽間活！」譯員的話尚未說完，畢摩突一轉身用鐵鏈猛擊牛首，牛應聲倒地，四周的人立刻閧上，衆刀齊下；霎時剝下牛皮，將肉切成大塊，放入鍋中，剛滾了兩滾，便盛了一碗奉給病人，再一碗奉給畢摩，第三碗便遞給了我，我明知這湯裏不少牛糞，肉是半生的，但一如受了壓迫似地閉緊氣呷了一口，抬頭看看躺着的病人，正大塊肉往嘴裏送，我暗想這病人要是患的傷寒症，這一碗肉送下了肚，擔保他與牛同亡，然而我沒有這膽量說一句話，在這嚴肅的宗教氣氛籠罩下，我好似也覺得病人吃的是一碗起死回生的仙湯。

我們入山僅十餘日，但一切都在夷化了，再住下去，也許對於白夷娃子的悠閒生活，將會發生艷羨，說不定爲逃避現實而不願走出涼山了呢！

九　救救邊胞們

從鮮家堡折回到三河口，我們在歸途看到涼山另一個角落的計劃，這另一個涼山一角，恕我不能在這篇短文裏再告訴讀者，但我必須講到我們折回到三河口的一段故事：

當我們初到三河口時，漢夷合作社的主任黃雪峯君，即爲我計劃召集附近夷酋召開一個會，想藉我之來對夷人宣傳一點中央的德意，這個會在我們由鮮家堡出來的第二日舉行，到會的除勾卜哈卜兩黑夷外，還有涼山有力的黑夷酋甲甲陰陽，甲甲烏孃，哈古鐸，並有勢力的白夷五十餘人，先由我講了一通漢夷須是一家的道理，和中央對於涼山夷胞愛護之至意後，便徵詢漢夷的痛苦，願爲之轉達政府，在這樣隨便的談話中，黃君代表了三河口八家漢人的意見，提出一個問題說，三河口本是漢地，夷人侵反後，燒

四八—二〇五

擄一空，現僅存之八家人，隨時都受到夷人橫暴的欺侮，又入山的漢人時被擄為奴隸，應請中央設法處理。一個黑夷立刻便嚴重的提出來說：從前三河口城被焚擄，全是由於漢人對夷家欺侮壓迫到極點所致，中央既是愛護夷家，則對漢人欺壓夷人事，應為之處理。涼山夷人橫暴情形，在歷代史書中已有連篇記載，自入邊區後，從官吏以至民間，告訴我夷人反叛擄殺事件也已不少，而漢人欺壓夷家的事實，卻不多聞，所以我便與夷人們把漢人如何欺壓夷家之事告訴我幾件，想不到夷人竟能如數家珍似地告訴了我幾百年來漢夷仇怨事，某一次大兵入征涼山，殺了某黑夷的幾個祖宗，發掘了某黑夷的幾代的存銀，某一次某官在某黑夷的祖父入城時把他綑進了衙門，勒索了幾百錠銀子，結果還是死在獄中，做生意的如何以水當酒來賣給他們，如何勾引他們的娃子拐逃後復與縣官連結敲詐他們。夷人是樸直率真的，說到興奮時，眼睛都紅了，好像把我當做了仇人要殺之以替祖宗報仇一樣。從此使我知道了漢夷間的誤解，是幾千年纍積而成的，邊地同胞所以到今日仍度着半原始的可憐生活，其責任不在他們，而是在我們的官民，邊地同胞們在目前的確尚受着若干不平等的待遇與壓迫，「救救邊胞們！」我願用這五個字來做這篇文字的結尾。

建興五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環湖北路十五號

電話：四〇一一九號

業務要目

大小五金

鋼鐵原料

機器另件

建築材料

雙周花甲賦呈若文一百五十韻

陳樹人

周甲逢雙慶。今朝合有辭。春從天早降。壽與德相宜。旭日開層霧。和風鼓凍枝。羣山如笑對。衆鳥亦歌嬉。松柏陶陵六。田疇
雨露滋。蘚光浮葉碧。喜氣溢茅茨。兒輩先稱祜。僚曹略頌禧。方遭全國難。忍念一家釐。繁縟諸儀禮。殷勤概固辭。匪惟甘澹
泊。亦以礪澆漓。公署仍登廷。文書更閱披。未妨完案牘。抽暇一吟詩。因念當今日。端癡溯昔時。我年纔弱冠。畫學得宗師。居謂
古泉先生 吾學慚高弟。師門羨淑姬。若文爲居師姪孫女 旋承慈母命。終結好逑禱。灼灼連枝匕。翩翩比翼姿。辟纑誠所樂。舉案更相怡。
叵奈時艱重。衆之國事隳。興亡元有責。少壯敢無爲。羊石家初別。香江旅暫羈。同盟先入會。主義在攘夷。革命還文字。風潮
賴鼓吹。兩年持筆政。薄海轉風移。志大懷匡濟。才疏覺忸怩。切求深造詣。遑計遠遊資。東渡重瀛海。長拼久別離。窮年仍矻
矻。爲日亦孜孜。不繼愁膏火。難炊賦屢虞。特家應力竭。助學更情癡。釵珥供都盡。巾箱貲不貲。力排中輟議。務達有成期。藝
術平生志。研求念在茲。五年成絕業。百世賴深資。試就吾華想。方茲藝運衰。苟無新借鏡。那擴舊遺規。自審於斯道。雖微亦
有裨。復興文藝望。掛並國家靳。亦縱尋常飲。源何可不思。卿恩元極厚。我感豈因私。異域初成學。新邦恰肇基。飄然還里舍。
依舊樂倡隨。不問當時政。甘爲下士卑。教員充繪畫。師範擁皐比。民元余充廣東優級師範學校繪畫教員 文學和圖畫。相成不共虧。當時余以爲繪
畫須得文學助乃克大成 欲衆斯二者，其道更安之。決意仍東邁。迴頭可上追。此行梁孟共。使與井鄉辭。工藝卿勤習。若文畢業東京女子美術學校
造花科 文科我力治。（平）四年同畢業。一旦又分岐。我被孫公命。何辭職屬羈。不憂蠻徼遠。爲拓黨基丕。許國身奚惜。拋家意
豈悲。卿留倭島住。又過兩年奇。兒女勤教（平）學。糟糠僅療飢。時迎來坎土。復得泰天涯。清操遵東帽。久風道蘊帷。我綜全
黨奮。卿掌稚園慈。若文充溫哥華聖公會幼稚園教師 飄泊雖長也。辛勞肯已而。濠觀尼格勒。園愛士丹鄘。黨獄全平反。余在坎遭窘 前大黨獄 亦
輯綏。六年還故國。庶政始躬持。朝黨工人部。中樞祕省司。民廳四連任。省篆兩權仔。煊赫無功建。清廉有譽聲。鹿妻貧自樂。
萊婦餉難糜。林壑思三樂。都城賦五噫。挂冠當有爲（仄）拂袖亦何居。西子湖邊艇。姑蘇阜上騎。得詩同賞趣。抄景共探奇。
不意天凶降。俄然國難罹。瀋陽轟炮發。禹甸警烽瀰。被髮情何急。纓冠詎自訑。萬民同赴難。一已可猶夷。耿道東山起。休嘲

北闕馳。金陵程勉就。黃閣位慚尸。備務惶綜攬。民情懼少遺。極危齊策勵。遇事肯委蛇。卜式殷紓國。弦高慨犒師。實球全力赴。光衆一心支。祖國忠同效。僑兒氣亦概。聲名慚鄭李。（鄭和李鴻章一時名震海外）補袞慕周伊。亦偶乘公暇。相將一玩戲。（平）霞錡鍾嶽麓。倚棹後湖陂。臨杳千重錦。垂楊十丈絲。江南多畫料。白下足詩資。願此長偕隱。從茲不再馳。何圖增劇變。大患更如斯。寇自蘆溝至。敢將神器窺。關頭臨最後。戎角起前驅。抗戰全民奮。遷都百吏咨。我奔川自漢。卿去港之湄。我愧奇男子。卿真好女兒。地方馳鐵馬。人那憶金鞿。患難安如素。公私定有差。同心先國事。大義本良知。不羨鶼和鰈。寧偕牲與犧。何思同國難。自不計途巇。旅港元安逸。來川實苦危。乘風銀翼降。奉國赤心推。逆賊終踰海。周姜遂至岐。前賢多鑑事。明訓不吾欺。行在情殊慘。烽烟景可懷。不時遭燬炸。遍地覩瘡痍。隊影排荒鷺。（轟）聲吼猛獅。崩樓連折棟。斷脰叠殘肢。奉命行疏散。遷居任切劘。吏員藏密窖。衙署借叢祠。樸被吾儕往。寒酸亦可嗤。三椽支稻草。半畝種菘葵。衣破勞親補。糧稀自炊。苦寒覩井臼。手足任胼胝。此苦誰能耐。惟卿樂不疲。林深時把臂。峯遠共齊眉。廚下夫人號。（若文夙有廚房夫人之稱）山中宰相訾。台司廿年列。風教半生維。問我何能此。非卿更是誰。一身資內助。百代得心儀。兩事真堪紀。為卿要一提。憶歸從海外。遇變反甯羈。（十一年夏余從砍拿大返國至香港適遇陳炯明叛變總理蒙難珠江居永豐艦若文力陳大義勸余即赴艦與總理共生死）總理方蒙難。舟師獨指揮。危機真一髮。去死只毫釐。明得堂堂義。陳將振振詞。即時須急難。萬勿少躊躇。又憶留香島。群奸布似棋。（若文留香港時傀儡欲得余附之若文誘引恐嚇均遭嚴厲拒絕）盡情羅陷穽。終反受鞭笞。卿自如仙子。他曹似魅魑。貞忠心不改。誘惑計安施。事欲椿椿舉。詞難一一摛。卅年諧伉儷。片刻靡參差。此日應稱慶。生朝可受祺。親朋辭盛宴。僚屬謝豐貽。聊亦供清醼。愧無獻瑞芝。佳（兒）弱鬢任。嬌（女）潔杯匙。市（遠）無兼味。村寒有伏雌。山珍輸市脯。家釀勝瓊糜。燭燦茅檐矮。筵開斗室卑。杯盤雖草草。氣象最熙熙。賓客都無有。兒孫足悅怡。為伸誠滿臆。敬（進）酒盈卮。我性清而介。卿情潔不緇。出身原及早。退老詎宜遲。切望平三島。妖氛靖四陲。邦家蒙福祉。（寰）宇告清彝。志潔追陶令。功成效范蠡。杯持三徑菊。舟泛五湖漪。專愛三生幸。良模百代儀。仰天無所愧。樂命復奚疑。游藝依仁矣。心安理得之。不惟登耄耋。自可逮期頤。

川滇紀行（一續）

萬里

（三）臨邛考古

十五日星期三

六時張佑來，買了他幾件邛窯物品，然而頗費唇舌。

七時半雇車出南門到汽車站，換乘長途人力車，因爲公路車擁擠，不易買得車票，不如人力車去新津，沿途還可瀏覽風景。

八時十五分啓程，天空中的飛機有十餘架，有的是三發動機的飛機，有的是教練機，有時排隊飛行，有時練習俯衝，然後迅速上昇，直到四十里過了雙流，轟轟的機聲，方才稍遠一點。

午飯在華岩寺的一家小飯舖裏，要了一盤肉絲炒豌豆（四元），三個荷包蛋（三元），二兩酒（一元），如此一頓也要八元多。

下午二時半到舊縣，擬雇車即去邛徠，車夫說攏不到，並且路上不見得太平，所以不敢走夜路云。到航空站訪周醫師未晤，遂雇伕子背行李，渡過幾道河流，進新津東門，即在蜀新旅館安頓好了行李，往晤戴君於中國銀行。他亦說邛徠道上不見得安靖，談了一會辭出。在一家小飯舖裏吃了一頓飯，回到旅館，打聽邛徠道路，據說可以走，當即雇好一輛人力車，預備一部分行李留在新津，車費是單趟四十五元。

十六日星期四

八時啓程，因爲路上不十分安靜，索性遲一點走。一車夫說，邛徠過去到雅安一路，有時運氣不好，會碰到麻煩，去邛徠是沒有什麼問題。車夫已經吃過早飯了，我則買了一塊錢的金錢餅，（祇有十二個）再買了一點花生，在車上剝剝，早餐同午飯，就是這樣過去。

下午二時半到邛徠，中間經過太平場，羊場，高橋，東嶽廟各處，均未停留。

進城先到天慶街臨邛茶廠，晤何德欽君，係方幹見所介紹，稍稍休息後，即同他出南門，過河，到十方堂邛窯窯基調查。

其地在崇禎時（有一碑）稱高窯壩，現在因爲那雙小小寺院的緣故，所以叫十方堂，在十方堂附近挖掘的地方，滿地很多破碎的合鉢，而碎片並不十分多。據說當年唐軍長軍部駐在邛徠時，派了一連兵挖掘，隨後碎片也用汽車裝到成都，在他的別墅裏用以鑲嵌牆壁，倒也別致。當時出土物品很多，精美的亦屬不少。

我同何君在此撿拾碎片標本，頗高興。

六時半同進城，特意走過川南的第一大橋。

將行李安頓在中山旅館，何君邀至隨不居吃飯，宮保雞家常

蔬豆蜂菜極可口。

十七日星期五

何君因茶廠有事特派羅君有章來陪同前往敬亭中學，晤校長張君開源，亦係張志穌兄所介紹。由張校長導觀各部，此校校產有田地三百多畝，市房數處，均係張志穌兄所捐贈。

張校長出示前年挖井時所得的碎片，純白色的幾種，較厚較薄的都有，頗似定器，是否卽係大邑所產，不敢斷定。

同張君到公園附近小攤及舊貨店[illegible]，居然有一家邛窰的東西頗多，還是當年收買餘下來的底貨，挑選了幾件，價較成都公道，但也不甚便宜。訪謝咸熙秘書於縣政府，出示所得邛窰；謝君沒有趕上當年挖掘的時候，聽說一位陳科長收羅尙多，已經送回灌縣去了，未及見到。

張君邀往蜀味腴午飯之後，訪黎君於民敎館，邛窰物品有五百件，均係標本材料。又去訪石君於蜀才小學，亦見到多件，隨去周家封家看見早年十方堂所出土之完整物品兩件。

到茶廠天忽下雨，遂同何君等仍去蜀味腴晚飯，張校長酒與甚豪，於是三個人大喝其本地所做的茅台酒，飯後復到俞家看桃花罇，惜乎主人是去成都了，未能晤談，回旅社已九時半。

今日從張校長處得悉過東嶽鎭十二里有固驛鎭，過河，亦有古代窰甚，出品與邛窰相類！

十八日星期六

天陰無雨，決定回新津，未及到茶廠辭行，卽於八時半動身離邛。

途中遇雨，幸而卽止，下午二時半到新津，仍住蜀新。去中國銀行晤藏主任，明日如天不下雨，約定九時左右來旅館同去車站。

今天因昨晚上飲酒多了一點，覺得頭痛，胃部亦略感不適，早餐沒有用，到了蜀新，吃了幾塊帶來的烘麵包，並且沖了一碗豆漿粉。

（四）遊峨眉

十九日星期日

昨夜雨，早起雨止，決定今日離新津！九時藏主任來，一同出城過渡，經寶資山到鄧公場，此次因行色匆匆，未及往遊寶資山蠻洞——實卽漢墓——有點遺憾。

到了鄧公場由戴主任去看某君，復由某君招呼站長，經此介紹後，戴君回城，我則一人在站候車。十一時到了，先來一輛商車，裝貨既多，旅客又有四十餘人，都是高高地坐在車上，我不想擠上去。第二輛是開往眉山的短程車。及至第三輛木炭車開到，已下午一時。由站上人與司機接洽，可以坐在司機旁邊，其實已有兩座客，我

再加入，連同司機就有四人司機說可以擠車票，原來七十三元二角，此則加倍，當即付以一百五十元，我就這樣買做了一條黃魚。另有行李多件，由站役拴在車頂，另給小費十元。我自己一想，要是沒有當地某君的介紹，站裏人不會如此幫忙，要是沒有三張五十元的法幣，休想擠得上去，可見行走此路，勢力與金錢，二者不能缺一。蜀道的難，難於你既沒有勢，又沒有錢，那就毫不客氣地要你嘗一嘗蜀道難的滋味。

車過彭山稍停即開，四時到眉山。一路極為泥濘，並有小雨。同時木炭車上坡甚費事，所以到了茶場，說沒有木炭了，於是一座客下來挑着買了三十斤的炭，大家又下來推、幾次車，總算發動了。如此十五里的路得竟走了一小時，到夾江已大黑，後胎洩了氣，前面的燈又甚暗得很，總之一身是毛病！司機說在此過夜，座客都很抱怨他，說他不該在新津的舊縣停留得太久，也許存心就要住在夾江。如此紛擾了許久，司機也走了，大家抱怨有什麼用，遂由站夫解下車頂上的行李，大家要在黑暗中尋找自己的物件，路上又是泥濘得很，真是一件苦事！

我先在附近大安旅館開好了房間，然後來取行李，休息一下，就在旅館外面要了一個菜，吃了一點炒麵句，為的是要想把胃靜養一下！

二十日星期一

早起提行李到車站，才知道等候嘉定來車修理後，方可開出，如此我就要在此白白底等候一個上午，有點犯不上。我立刻改變方針，決定雇人力車先到峨眉再說。人力車到峨眉是三十二元，穿過夾江，得有一看此小小縣城的機會。出城後過青衣江，溪流甚急，因之過渡費時，約有半小時之久。

天氣轉晴，峨山已完全在望。自此過杜公場，雙福鄉，十一時到峨眉北門外，就看見了公路衛生站，當即下車，晤站主任戴君，並識黃建中先生現在川大教書。談了一回，戴君約同黃先生一起進城，在青香居午飯。

飯後，黃先生因事他去，我同戴主任出南門，到旅行社招待所，覺得布置甚好，決定回到公路站，將行李搬來，然後入浴，一洗塵襟，非常舒服。

傍晚戴主任來，一同進城，買了兩張峨山風景片，並決定明天進山。

二十一日星期二

八時戴主任來，同乘滑杆離招待所。由戴君之介，識同鄉姚醫師，現在川大為校醫。吾們先遊聖積寺，此處有明嘉靖中列傳和尚募鑄的銅鐘，正殿供普賢騎象銅象，後殿有銅塔，寺門前並有陰沉的兩棵古老的黃桷樹，其餘的房屋也就破敗了。其次保寧寺，是川大一部分的職員宿舍。後到萬行莊，那是理科所在的地方，門前

兩棵大楠木，筆直的幹，嫩綠的葉團成把傘樣的一個樹形將整個兒的萬行莊就這樣隱藏在裏面了。對面田埂上是一株一株的白蠟樹，我感覺看此一刻雖未入山，而峨眉風物，到此已就有點不同，姚君導游各處，並參觀生物學系的標本室，也祇匆匆一覽而已。

出了萬行莊，先到報國寺，川大行政部分在此，未及參觀，即往伏虎寺，先晤建中先生，後訪鄧只淳先生晤之，與談邛窯情形，僅數分鐘，未能盡意。

離伏虎寺五里，解脫橋，在此向南十六里可到新開寺，就是當年華西大學西人避著處。吾們因爲要繞道，所以未能去，就上解脫坡。坡盡，即雷音寺。寺僧指我看合掌石，我僅能點頭而已。要準試驗的，雖有標記註明，可惜木牌上的紙，大都剝落了。爲什麼不寫在木牌上而加上桐油呢？四里華嚴寺，二里純陽殿，都是下來看了一看即走。一里慧燈殿，午飯於中，所以盤桓較久。寺院並不大，而小樓數間，自有牠的特長處。祇要推窗一望，一層一層的峨山諸峯，彷彿羅列在几席間，一一可以指數。最遠的是金頂千佛頂萬佛頂：其次是大乘寺洗象池諸峯，再其次華嚴頂大坪諸峯，所以要遠望峨山，這是一個最佳處，到此就可以看到峨山的面目，也祇有這一處可以看到如此層次分明的峨山。

離開慧燈殿三里神水閣，有泉一泓，清澈見底。石壁刻有陳希夷福壽二字，蘇東坡的雲外流春。寺僧出峨頂新茶餉客，並娓娓清談虎跑泉，跟此處神水泉的比較，覺得味兒，自屬不凡。然而我終認爲於虎跑之泉，龍井之茶，以爲什麼天下第幾泉，什麼芽茶雲霧等類，萬不能與之相競勝，或者是我的阿私所好，亦未可知。

此處有隋智者大師塔，有玉印，此行非考古，淡然視之而已。三里大峨寺，規模頗大，爲唐僖宗所勅建，芍藥正盛開。又半里中峰寺，亦尙潔淨可居。過觀音閣後上石級，即爲龍井閣及廣福寺，從神水閣來此，計有六里，實則三四里而已。廣福寺不遠，即係清音閣，門外有雙飛橋，黑白兩條水在此會合，峨山招待所設立在此，現爲惠民圖書館所居，所以未能停留旅客。

本日遊山到此爲止，曾智和尙導游牛心石，牛心石是適當黑白兩水會合處，所以寺門前有聯云：「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最爲貼切。

晚飯時，寺僧出薰肉饗客，樓上臥室極清潔，終以溪聲太大，不易成寐。

二十二日星期三

早起離清音閣，四里白龍洞，有楠木林，竟有五人抱的大楠木。寺僧某，天津人，曾受學校教育，因此頗可談，不像別處的和尙斤斤於膳宿費的多少也。他說此處氣候夏天不熱，冬季亦不嫌太冷。寺產以種植包穀爲主，也養一點蠶。楠林中有蘭草百餘種，附近時常可以聽到虎嘯。藥草方面，峨參所產甚多，四五元至十餘元一斤不

等，黃連野生的較貴，種植者須四年可以收成，價較便宜云。寺極整潔，院中有牡丹花，剛開過，櫻桃兩株，結實纍纍，且有草花若干種，門外可以望見金頂，為峨山中一個較為可居的地方。

離開白龍洞不遠，是金龍寺，門前亦極開展，附近山坡，均已開墾種植。由此經會亭，即極樂寺，有靈官閣，至此才見到藥攤。再上為萬年寺，自清音閣來此，計十里。一路上有人打掃路道，知道是有達官將要到山了。寺有釋迦文殊普賢及接引佛銅像，院中有雙柱，是山中所不易見到的。磚殿有厚朴樹極高大，樓上可望北面諸峰，若屏障然。萬年寺為山中一大叢林，遊山的往往借宿於此。過此即上觀心坡，觀心頂，計七里。往東一望，伏虎山鳳凰坪都在足下。五里息心所，又鬼門關，都是上坡路，蹬道整齊，未見險阻。戴君計算，約有千二百級，到長老坪。自此過觀殿，經上天梯，即到華嚴頂。此處已見寒杉金頂露出一角，時被雲霧忽隱忽現，仰可以觀洗象池諸峰，俯可以瞰大坪，自較萬年寺為勝。此處有旅行社招待所，房間十四元，每餐十六元，是相當的貴。離華嚴頂下坡，可見對面長壽峰的九老洞，到蓮花石，從長老坪來亦有十里，

過蓮花石後，上坡就是所謂鐵心坡，我自開始上坡起到第一亭休息，費時六分，自第一亭到第二亭七分，自第二亭到洗象池十二分，所以除了休息不計外，計費時二十五分。洗象池寺前有一平台，可以眺遠。對面是華嚴頂大坪諸峰，均像一個土阜而已。西南羣山層疊，天氣清朗時，可以望見雪山。東北望過去，峨嵋縣城歷歷如繪，這在山中是一處絕好的可以遠望的地方。今日即宿洗象池，還預備明早在此看日出。

二十三日星期四

天未明即起，想看日出，恰恰在地平綫上一段有雲氣，被遮掩了。及至一輪透出，已經很高，戴君引以為憾，我則於岱頂觀日之後，在天台，在黃山，均已看見過，峨眉觀日，不是此行目的之一，看不看倒毫無關係。

八時離洗象池，就上羅漢坡。叢篁夾道，至為幽靜。坡盡就到大乘寺。過了大乘寺，又要上閻王坡了。坡路一如羅漢坡，更說到陡，不見得，更談不到什麼險，不過捨了滑竿走上去，有一點兒累而已。下坡，到白雲寺，此處有巨大的杉木林，却是寒杉。樹枝平行着，頗可入畫。一路上巖石亦極好看，彷彿是一個大花園中的假山，而娑羅樹又是一堆一堆地掩映在杉林巖石之間，開着深紅粉紅及紫檀樣不同的顏色，遠望過去，宛似芍藥，這是別處山上所不能見到的風景。所以我敢說這一段——就是大乘寺到白雲寺——那是峨嵋所獨具的景物，並可於將到白雲寺之前，從杉林中遠望着在南山上的接引殿，同時見到巖壑的幽深，雲霧的飛騰，真可以說是氣象萬千，而峨山的真面目在此處正是展開着這麼一幅圖畫來證實這四個字——雄偉闊大。我記得當年游黃山的時候，看到天都蓮

花二峯，也有此種感想，似乎一個人的胸襟，就開展了許多，這就是山的雄偉闊大處。

白雲寺屋頂蓋着樹皮，長着厚厚的一層青苔，我覺得比之錫瓦鐵瓦來得可愛，可惜寺的房屋，不見怎樣整潔可居。

過白雲寺到雷洞坪六里，由此五里到接引殿，並無坡路。此處對面長壽山弓背山，天氣清朗的時候，可以望見西康方面的雪山，自然此處的氣象也很開展。

離接引殿後是七里坡，路較長而蹬道稍差，所以走起來格外來得費力。過此即太子坪，四圍盡是杉林，草花中有一種紫色冬蓮花極多，一路上雜樹正在發芽，所以青青的除了一株一株的杉樹，一叢一叢的矮竹，一堆一堆的娑羅而外別無所見。

到永慶寺前後左右都被那杉樹所包圍。我相信在冬季雪深的時候，別有一種奇景。由此另走小路，經天門石，一石中開，有明萬曆間題名，及詩有。由此過七天橋，普賢塔，到金頂，一時雲霧四起，瀰漫山谷間，寺僧說雲霧太重了，不能見到佛光，我與戴君似乎都有點失望；但是我退一步想，何妨保留一點重遊峨嵋的興趣呢。於是乎就到了一躺捨身崖，祇見白茫茫一片而已。摩挲了一會銅塔，看了看臥雲庵的足以臥雲的所在，就感到滿意了。爲了怕要下雨，急急的別了金頂下山。

歸途中，仰望白雲寺上方雲霧極濃，似有雨意，匆匆過洗象池，下鑽天坡，一口氣走下去，僅費時十五分。過蓮花石，滑竿夫擬住遇仙寺，我以趕到九老洞後，買酒慰勞他們，於是下長壽坡，經長壽橋，一購嶺是下坡，路長而陡，勝過鑽天坡也。

傍晚到九老洞。寺極整潔，各院芍藥正作花，尚未怒放，側屋一排有樓房，用以招待旅客的，清靜可居。還有小小兒一間販賣處，設有桌椅數事，就命滑竿伕在此以花生下酒。我與戴君另沽酒若干，胡桃花生鹽鴨蛋加上寺裏的素菜，邊喝邊談，喝得舒服，談得痛快，直到九時才休息。

二十四日星期五

昨晚上胃病復發，鬧了一夜，沒有好好兒睡覺，早起還吐了兩次，所以極感不適，酒與我殆將絕緣了。

八時乘滑竿離九老洞，一路都是下坡，過九十九倒拐處下來步行，因爲昨晚下過雨，所以有點滑，以我揣度，將近四十五度轉灣的地方，實祇三十處，所謂九十九者，言其多而已。過此就到洪椿坪，藏經樓上的千佛燈，雖是近代雕刻，製作確極精美。二十八年林主席曾來此，所以還保存着一個庭院。牡丹尚開着，一株茶花也還未落盡，茶花與牡丹同開，真是奇觀。尚有厚朴紫薇樹亦均作花，小小庭院，倒也清靜。戴君在此用飯，我則默坐而已。

離洪椿坪下坡，沿着黑龍江的山坡走，這一路中怪石嶙峋，虎泉急湍，就是峨眉一段風景最優美的地方，亦不爲過。中間有一段

架着棧道雖非險峻，却是頗可入畫。過清音閣而走北道，經五顯岡，涼風岡，一路沿着白水與黑水所合流的尖溪向東。此處陡斜的山坡上，盡已開墾，遍植包穀，人爲的經營，不能不令人爲之歎服，然而林木已毀。悉成山地，不識當局者將如何於增加生產之中，仍能保持峨眉原有風景，是一值得考慮之一點。

到龍門洞，飛瀑十餘，誠屬奇觀，小樓數楹，即在溪邊，推窗一望，可以縱覽龍門之勝。溪中據說有魚甚大，却未之見。此處有茶葉可購，有龍芽龍鬚龍鱗等十餘種，十塊錢一兩的說是可與龍井媲美。同時標榜着這末兩句話，說是：「龍門洞中水，峨山頂上茶」可與虎跑龍井爭勝，我未敢信。因爲龍井芽茶，選得精，焙得勻，恐怕此間，無此好手法也。

四時，回招待所。

二十五日星期六

午前因頭痛很厲害，未能起床，爲鄰厲一般所謂某某官也者，就是達官遊山的侍從們，大唱其京戲，心裏非常厭煩。

下午起來寫了許多信，戴君來了，一同走到大街上，再去看看照相館裏的峨山風景片，可看的實在很少。但是三寸片子，每張須三元整，照相三寸的二十四元，四寸的四十八元，六寸的九十元，放大每一英寸十六元，120 號膠捲要六十塊一捲，這種價錢，眞要嚇我一跳。但是有一家百貨店裏的老鷹牌煉乳，每聽五十八元，還不能說是離譜。

回到招待所吃了一點帶來的麪包以及豆乳粉，不敢進其他東西。一面是休息，一面回想這幾天峨眉清遊，雖則沒有看到佛光同雪山，沒有遇見山兒，(猴)其實我是很滿意了。因爲前三天上山的時候，天氣晴好，峨山諸峯完全現出牠的眞面目來，爲此峨山的所謂天下之秀，於此行實能領略體會，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收穫。後我而上山的人，不湊巧得很，連日雲霧滿山，峨山的秀，爲這雲霧所掩蔽了，於是不得不掃興而返，這是遊山者所常常遇到的，所以我是感到滿意了。我還覺得峨山之所以秀的妙處，是在於並不纖巧，依然是雄偉闊大，猶之黃山之奇，並不流於獷野，是同一個理由。否則秀是秀了，局面不開展，不足以資流連與回憶，那就不能稱得起天下之秀。有人說青城要勝過峨眉，青城我尚未去過，不敢有所批評，在我看來，好的山水，原來不容吾人輕易判斷，何況各人有各人的眼光，各人有各人在當時的意境，所以我以爲眞要絕對的來一個甲乙的評定，是不必要的。

其次說到遊山的路徑，本來過保寧寺後有兩條路可以上山，一是北道，一是南道。到了清音閣會合後，又可分出南北兩道，就到蓮花石會合而上鑽天坡。過保寧寺走萬行莊報國寺的南道，以及過清音閣後的北道，又可以說是大道。另外一條就是小道。我以爲上山時先走大道，下山時可走小道。因爲小道的坡高級多，走上去

較爲費力倒不如下山爲便。同時上山的時候多經過些寺院看看，下山時可以多領略一點風景。有人的意見，恰恰與我相反，那是各人見解的不同處，祇好由遊山的人們，自行抉擇罷。

二十六日星期日

鄰廒的人從六點鐘就喧嚷起來，一直鬧到七點半鐘，這個說副官揩油，那個說要看副官的眼，大概是爲了飯菜的原故。峨眉小住，有此俗客爲鄰，掃興不淺。

八時起來吃了一點麵包，即到衞生站，由戴君導觀各處。原來公路衞生站之設置，是在民國二十八年樂西公路興建的時候，交通部委託衞生署在富林冕甯峨眉西昌四處，各設一站。二十九年三月樂西公路局設置衞生專員，當時甲種站有病床二十五，是富林金口河擦羅三處，樂山西昌是直屬分站；乙種站有病床[illegible]，是拖烏黃土廠冕甯峨眉四處，另設衞生隊十六，各站附的分站有六處。三十年四月起改由衞生署辦理，設立富林冕甯峨眉三站，西昌則改設衞生院，這是一個簡單的經過。晤葉縣長，而與之雜談諸事，因爲他是新登人，我是一度被委爲新登縣長而堅辭未去，所以說起來，大家都還曉得。

十二時回廒休息，而閱看確導月刊、新寧鏡諸刊物。

五時戴君來，同去看興聖寺圓覺寺菩提庵各處房屋。

二十七日星期一

午前，在廒寫信。

十時進城看趕場，有布攤紙攤，及出賣米豆包穀的場所，另有魚攤一處，見到大魚一尾，約有七八斤，詢之每斤八元。吃了一個米粉做的煎餅叫做煎蕎粑，說是趕場時有名的甜食。又買了幾個豆棕同玫瑰包子回去作爲午飯。

下午整理遊山日記，五時到縣府，戴君已先去，並識史君夫婦，係江蘇崇明人。後來姚醫師夫婦來了，他們是江蘇吳縣人，那是親同鄉了。其後戴太太羅太太黃小姐等都來了，入席，菜餚極佳，有一碗原湯腿片，是峨眉的名菜，九時半回廒。

二十八日星期二

午前閱雷馬屏峨調查記。

十二時到麥香，應姚醫師之約，在座除熟友外，有胡營長亦江蘇同鄉。

飯後同壽濤到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晤鄭君，即參觀大佛寺。

四時在衞生站與同人說話，約一小時半。

晚應壽濤之約，吃包餃，很痛快。可是兩天來都沒有喝過一滴酒，胃病眞討厭，興致爲之減退不少。

貴陽市農林計劃書草案

農學士胡宏基擬

貴陽在昔以交通不便，地理上之自然條件不足，故土瘠民貧，素爲人所輕視。抗戰軍興，貴陽以地當桂川滇黔四省之樞紐，市況[illegible]形中已成畸形之發展。所謂畸形者，以都市日趨繁榮，農村日漸[illegible]深也，孟子論政；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市民）民有飢色，野有餓莩，（鄉民）之現象，如貴陽見之，料亦仁君子所不忍聞也。今以市[illegible]立場而談農林，要以不背繁榮市面，改進市政爲原則。市街何以[illegible]需農林也？記在拙著——『經濟農場設計學』中，所謂都會農村[illegible]，都會農村化，不但爲改造市政之要着，且爲今日防空與保健之[illegible]要方針。此在今日市政學者，軍事學者，農林學者，均認爲切要之[illegible]。吾人從事農林，凡三十稔。游歷川滇黔，將近四載，值自國府西遷，[illegible]家之重心，在西南而不在西北，西南各省之經濟重心，今後在貴[illegible]，而不在川滇。故貴州地瘠民貧一語，已成過去。我　領袖以天亶之明，使吳主席掌黔政，實有過人之眼光。然此經濟重心，必如何而能達到也耶？其必從貴陽市入手，毫無疑義。貴陽市經濟之開發，當先以農林爲出發點，而後及其他也，故欲改良貴陽市政，應先振興農林，今分陳貴陽市之農林如左：

市區之農林，屬于狹義的農林。

A 行道樹　市區範圍之公路，如栽植行道樹，可使市街[illegible][illegible]化，美術化，其樹種有選擇之必要，樹形姿態，亦宜講求，白楊，法梧，刺槐，楓楊，爲行道樹中之最適宜者，林學上稱爲救荒林木。因其生長速而樹姿美也。

B 觀賞樹　本係森林樹木，園藝家最近將其拖入園藝範圍。改良市政，減少空襲與疫癘之損害，唯有多闢公園，使三十萬人口之貴陽市，人民有游息之所，將欲建公園，必先培植觀賞樹，此觀賞樹苗，如雪松，龍柏，刺柏，側柏，千頭柏，羅漢松，冬青，黃楊，紅楓，青楓等。均應大量育苗，以應社會之需。

C 菓樹　雖屬園藝範圍，但以經濟價值甚大，與花色之美麗，以之點綴市區，或于近郊闢一菓樹園，不但可以維持市府之收入，且可增光彩于市容。青島市政之馳譽全國，良由嶗山森林及菓樹之賜。德人經營嶗山森林與菓林，在磽确高在八百公尺以上之山，用人工挑土上山造林，用去五百萬馬克，蔚然成爲今日之大觀。

D 花卉　花卉爲繁榮市面，安定人心之工具。抗戰後，東南各省之花卉，多已摧殘殆盡。今日眞正中華民國之正統，在西而不在東，燦爛之西南都市，應使之化戰爭氣象，爲和平之氣象，以遂百年戰爭之目的。則勝利在我而不在彼，以上數端，欲遂目的，必須有廣大之苗圃十所，由一經驗家總其事，方可供給都市之需，苗圃之

中，以訓練工人爲第一要事，選擇苗木籽種次之。

E經濟林　市區所轄距城較遠之山，應造經濟林，樹種以松，柏，杉，爲主，三椏，雁皮次之。蓋改良市政，須有建築材，而後方能談到工藝。爲今假定造林最密之距離，橫六尺縱四尺，植以松，柏，杉。每畝可植三百株。一萬畝可植三百萬株，二十年後，每株以低價二十元計，可值洋六千萬元。而觀賞樹，與樹之代價，更不止此數。吾料今後之市府，已非消耗機關，而爲一大生產機關。以視其他之各政界，均以毫無出路，兩袖清風而有憂色。殊有天壤之別。

F保林問題　查東西各國，欲發展森林，必先明定森林法律，如燒山者死。盜山者徒，蓋欲振興林業，舍設訂森林法外，別無他求，惟此事須藉政治力量，務使市縣以下之自治機關，通力合作，協力保護，同時一面發展農林教育，使人民漸生愛林之心，則吾國林業，方有辦法，吾聞貴州土人言，在昔種鴉片者努力而種樹，吾敢謂是在執政諸公，有以致之也，森林保護問題，大可效法者，莫如德人之在青島，青島市政府德人除設林務官，司森林法外，復如市郊廣設小學數十所，小學不但爲保林機關，且爲引誘人民愛林之機關。不十年而成效大著，貴陽市府，曷不仿而行之。

至於如何舉辦，則視乎法，視乎人，視乎經濟，此不過芻蕘之貢獻耳。謹呈

市長何

卅二、四、六、於師大

興豐行
桂南路一三九號
五金
工具
鋼鐵
材料
電話五〇二〇

七星岩之遊

黃漢棠

肇城郊外，靈岩競秀，峭壁崢嶸，奇境異蹟，蔚然佳妙，予心久儀其景，屢欲一遊，終未果；民廿七年夏，因乘悅城進香之便，得假道一遊，雖云山水怡情，恍如雲烟過眼，然探僻尋幽，別饒趣緻也。東坡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既遊名山，不記之筆墨，豈非有負彼蒼之厚哉？

八日悅城進香後，踏星夜啟行，九日晨返抵肇慶，予等遂整裝出發，是時陽光熹微，風飄吹衣，出郭，[illegible]步於莽莽草原，阡陌縱橫，禾稻風動，而老農操作於其間也。沿途怪石嶙峋，異乎素見，惟憶西江沿陸，多火成岩，故亦不之異，行頗久，七星岩始在望，但見蒼巖四五，散佈其間，中有奇峯三兩，傀然高聳，遂沿小徑行，迂迴曲折，抵一巨巖，高峯峻峭，隆然峙立，有「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之勢，遍。其山，似方黑石，如啄玉蕊，雖大小不一，然極規矩，如經彫琢，石隙間野枝攀騰，鬱然回繞，蒼翠欲滴，蛋黃花滿生其間，燦爛點綴，巖之外，有池一，水清瑩見底，士人呼之曰「龍池」，飲其水可解百憂，殊無據。池倚壁而成，石乳流成雲朵，中一巨名，降然外伸，狀若龍頭，備極神肖，有清泉自一穴出，如龍涎點滴，故得名。池之左，即爲洞口，頗寬廣，沿石路而進，頓覺清涼沁人心脾，毫無炙蒸之意，耳畔聞號角金鼓之聲，心甚異之。巖內鐘乳四垂，如掛纓絡，又如簷前吊舊，欲流欲止。內分光黑二巖，因光綫相異而分也，故名「光黑巖」，拾級而登，先作光巖之遊，於一轉曲處，見村童三四，敲一巨石，聲作雷鳴，或伏於尖石上，則聞號角頻吹，始憶頃所聞之聲，殆爲此所發歟？詢之果然，蓋此二石，名「石鼓」「石角」，爲巖內天然勝物，光滑如經膺削，試而敲之，鼕鼕作響，亦一奇蹟也。登巖臺上，大可二丈，如一涼台，石乳低垂，如熔漆流下。中供一觀音石像，彫刻細緻，不類天然，遊客鄉愚，多膜拜其間，香火薰騰，繚繞而昇。據云此像初爲一石，忽一夜，雷雨交作，翌日遂成一像，因酷肖觀音大士，故刻之以爲供拜焉，此巖亦有名之曰「觀音巖」乃取於此，巖之盡處，有兩巨石，相倚而生，惟一縫露光，名曰「一綫天」，相離僅半寸，兩旁石乳迴旋生成二龍，張牙舞爪，極具神態，而旁乳堆叠成雲，如仙雲萬朵，非神工鬼斧莫克能爲，始爲靈氣所鐘歟？

沿級下入黑巖，與光巖相距不過二丈，而黑漆如墨，伸手不見五指，欲取路而入，惟因西水滾漲，淹沒其路，遂僱小舟，士人手持火把，行於水中爲前導，火光熊熊，時而掩映，但見巖孔低垂如波濤怒起，士人詳爲解釋，曰「石吊蘭」，某一石中懸，石帶掛垂，如蘭枝四散，又曰「石獅」「石虎」「石豹」，無不維肖維妙，神態畢現。一石鬱然昂起，曰「石鳳凰」，果肖一鳳，悠然棲於碧梧枝上，凡此

穗纏，皆天然所成，非人工所能彫琢也。紆迂而入，一石名「龍井」大可七八尺，一石生其旁，若吊桶，雖嚴蝕不整，亦具古井之態，相對一巨石，附於峭壁，名曰「龍床」，大可一丈，平滑可照人，兩石掛斜其上，如瓔纍懸，謂此石物，如帝皇御寢，誠奇蹟也。進至巖之絕處，有一穴，僅可容舟，惟土人堅以爲有毒蛇爲僻，不肯深入，遂無法再窮僻境，誠一憾事也。出黑巖後，至茶亭稍憩，巖上蛋黃花露之泡茶，香味芬郁，且能治痢疾，故亦購之以歸。

距光黑巖可四五丈，有古廟一，年代湮遠，破落不堪，不辨其名，廟內供大佛三尊，高可丈餘，像上金漆，爲人削盡，香火寂然，蝕案塵埋，頗形荒涼，同行者德翁云，彼於少年時來此，廟宇新修，暢闊異常，不意今非昔比矣。因題詩一首，以誌感懷：

二十年前此地遊　蛋黃花發廟新修

如今再到經行處　院內無僧翁白頭

離寺後，循西行，抵一岩，其勢怒然，峻石嶙悍，具奇險之勝，探其洞口，有「蓮花洞」三字。洞口怪石屏障，如賦天險，俯身而入，黑漆不見一物，引電炬，始辨一二，岩內怪石低伸，如毒蛇吐舌，稍不慎，即有流血之虞，俄頃間，忽去路豁然開朗，兩旁石物犖犖，若石螺石蚌石龜等，星羅棋布，目不暇接。中一堂，如宮殿之模；當是時也，如置身於水晶宮焉。堂之旁，本有小道，云可通至山後，然西水漲積，無法通行，遂不果。

出巖向西北行，欲作「出米洞」之遊，洞距此二三里，時因西水暴沖，桑田成滄海，可陸地行舟，遂下小舟，取捷道而往，泡頤二巖，東西對峙，各逞奇姿，頗感是遊之快，行未久，舟行一蓮塘中，紛白翠荷，爭妍競秀，因憶「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之句，引手摘其潔者，歸以泡茶，香韻佳絕，抵一地，涉水登石，至一古廟，香火頗盛，廟雖已呈陳態，而殿宇猶新，廟旁一小巖，即爲出米洞之所在，傴僂而進，黑暗潰濕，不可駐足，巖內一石邱，旁臥一石像，行彌勒古佛，手持念珠，微笑偃臥，想久困靜寂，聞音遂喜也，佛手旁，一穴可容指，惟有缺口，此乃流米之處，據云明時，此穴晨昏流米一次，其量足供寺內僧侶，故名出米洞，迨後方丈貪婪，大其穴，遂失靈驗，其後僧侶四散，今寺已改爲廟焉。嗟乎，天之所厚，寧可妄求哉！

罷遊戲地，爲時所限，匆匆以歸，回首諸景，頗懷存戀，

今夏北上，道出肇城，欲順道重遊勝地，不圖此幽僻之所，已作防空之處，不勝嗟嘆，夜泊舟於江口，明月照人，萬籟俱寂，既憶舊遊，復懷親老，烽火連年，未知昇平何日，因作五律一首，以誌已懷。

山寂聽猿愁　西江夜急流　風吹兩岸樹　月照一孤舟

濛江懷故址　肇城憶舊遊　還將眼前淚　遙寄望親樓

十二月九日坪石

旅行的新認識

——怎樣編輯「中國萬寶全書」？

一

困居斗室，沉悶無聊，我們不得不更換室內畫幅，改變桌椅器物的布置地位，以求得新鮮氣象；改變之不足，常須至室外散步，以呼吸新鮮空氣，使耳目所接發生新印象與新刺戟也。

旅行者就是以走向大自然家中求新畫幅與新印象為其主要意義。

中國土地廣大，史地社會的情況均極繁複豐富，我們中國國民，沒有一個人敢說已經熟習本國的「家園」；不但沒有人瞭如指掌，甚且沒有人敢說已在家園的每一角落裏遍遊一過，這一個家園是我們的「國家博物館」，有植動礦物的「活標本」，有山川氣候的「活動電影」，有風俗教育政治社會前因後果絲毫不紊的如劇場如實驗室如圖書館種種材料種種形式的陳列表現，給你隨有盡有的欣賞與參考。

二

可惜我們還很少人能夠利用這環境。有的視為畏途，不敢出門去考察；有的一見就昏迷了——或則低頭不敢正視，或則瞠目不知所措。

這原因雖然怪社會的設置沒有預備我們去考察研究，而且視我們考察者為仇敵之故；但也要責備我們自己沒有觀察社會的基本訓練，一遇困難即束手無策了。

青年朋友們，不論你學習那一種學科，你要找尋好材料，在這「國家博物館」中，俯拾即是，只要你肯伸步走伸手取用就是了。

現在全國學生都在暑假中了。中國的暑假是專為蚊蟲而設的，每一個暑假完畢的時候，檢討過去，每一個學生只有一個成績，就是被蚊蟲請了去參加蚊蟲的音樂會。此外是沒有帳可以報銷了。

三

豈但學生，試問你教師，公務員，掌櫃先生，我自己也在內，工餘時間能不圍坐四面墻壁的中間聽蚊蟲演奏會者，能有幾人？

我奉勸正在暑假中的青年，切勿空空的放過，利用這個休息時間，作一個旅行，以你的所學，盡力的採集與研究。你研究自然科

學嗎？有許多花草蟲魚鳥獸，多非書本所論及。你研究地理與人文科學嗎？雲態雨量，山勢土質，以至鄉鎮城市，物產人口，語言風俗，交通運輸，都是很好的材料，可與學習過的相參證，可以訂正書本的錯誤。你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嗎？那是決非書本所可了事的。人類組織有家庭，有部落，有集會，有公司，有各種各樣的結合，各依其需要與環境而異其性質。造成此種不同性質的需要與環境，都可歸納出理論，而以此理論來分析，求得其利弊之所在。合全國學者與學生，分工合作，把整個中國的各部分，各種實情，紀錄下來，先分析而後綜合起來。就成爲一部「分科實用手冊」或者是最完備的「中國萬寶全書」，比「萬有文庫」還要豐富充實，雖全世界各種文字的百科全書亦不免失色！

倘若你以爲無人發起如此大規模的大組織，你就不妨先從事你個人所愛好的一部分，不能作遠道旅行，先作近地的，甚而至於幾里路的小旅行。有一位法國作家，寫過「臥房周圍的旅行」一本書，也成爲一個名作。我相信，要寫一本書的材料，眞是俯拾卽是。卽使不以寫一本書爲目的，見聞的增加，不待說是由旅行得來的。而呼吸了新鮮空氣，發生了新鮮印象，對於你的事業增加了興趣，增加了理解的能力。而且，你日常見而生厭的桌椅畫幅以及子女與配偶——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又覺得事事新鮮可愛了！

所以說，旅行是向大自然家中求新畫幅與新印象。

四

「旅行雜誌」移到桂林來出版，已滿一年了，同人等雖盡力依照已定目標做去，但對於國家民族有幾萬萬分之一的利益，絲毫不敢自信。同人等除親見本誌每期刊印後，卽有如饑渴的推銷了去以外，從不見絲毫之責備。這大概因爲「戰事中不苛求」之故，特別受讀者諸君的原諒；今特再提出最誠摯的請求，希望大量的賜予指示與援助。

本誌竭力提倡旅行事業，使地大物博的中國賴交通而逐漸靈活，逐漸團結起來，從全國各地物資的彼此交換，以至於免除精神上的你疆我界，達於全國融和的境地。彼時「國家大博物館」所產生的「中國寶實全書」也就可以出版了。

今先將「中國寶實全書」中應有的綱要，也就是「旅行雜誌」所歡迎的材料，概括之分爲四大類，向全國公告：

甲　論說類

凡交通政治社會經濟等等之論文，能增進文化之溝通，教育之普及者，均須盡量的研討，盡量的發表，使整個中國社會貫串一氣，成爲一個靈活生動的有機體。

乙　學術類

人類生活，由智識的指示，漸漸的進步，漸漸達到有意義的境

界中國各地的生活高低不一，形式各異，我們利用學術的指示來批評與改良一切不滿足的現狀。

丙 遊記類

凡見聞所及，考察所得的實情，不便於作成專論者，均可不拘形式，用日記或遊記的體裁表出之。文字較爲自由包含更可廣闊而深切，大可寫成最有價值的作品。

丁 文藝類

詩歌小說或其他文體之富有情感者較易動人，圖畫木刻照相等作品等不但增加文字的功效，且能補救不識文字者的缺憾，如能盡量利用，亦可大有裨益。

旅行是常事，並不一定是貴族的，也並不可以有什麼驕傲；但大家習以爲常不加思索，甚且引爲苦事，以致把一切好處都忽略而放棄了。謹以此小文徵求對於旅行的新認識。

孫福熙

偶患小恙作於病床中。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歐美采風記

此書爲沁明女士精心傑構，全文在旅行雜誌連續刊載達四年之久，早已膾炙人口，自有評論。本社爲應各地讀者之請，集印單行本，分上中下三巨冊，約於八月底出書。凡預約訂閱者，請先匯寄六十元，出書後即可寄奉。

中央餐廳

特聘香島名廚
精調應時西菜
設計堂皇富麗
座位清雅寬舒
夏季特備冷飲
侍應服務週到

精製西式細點

兼備咖啡名茶

地址：桂南路陽橋口